

雨中的中环，鸡飞狗走，兵荒马乱。天桥上挤满一双双溅满污渍的皮鞋，在忙乱的走着，很有你践踏我、我践踏你的情势。分明已是有盖遮头，依然撑着伞子赶路者大有人在，雨水沿着伞边滴下，搅得旁的人一头一脸尽是狼狈至极的湿濡。

没有人有多余的闲情去作理论和分辩，好像都认了命似，只管急促地加强脚步，尽快离了场才是正经。

那容许计程车停下来上落乘客的交易广场转角处，乌压压地聚了一群人，守着、候着，偶尔驶来一辆计程车，他们就活像一群饿透了的苍蝇，飞扑到那一滴红艳艳的血上去似。

乐秋心是那人群中的一个。但，她决不像一只饥不择食的苍蝇，纵使在这横风横雨、乌天黑地的劣境之中，乐秋心仍然是一只色泽鲜明、神采飞扬的粉蝶。

身上那件齐膝宽身湿漉漉的嫩黄色雨衣，娇艳欲滴得近乎反叛与放肆，在灰蒙蒙的天色之下，如此的耀人眼目，完完全全地鹤立鸡群，别树一帜。

黄雨衣使乐秋心的周围像捆上了一条淡金的边边，把她与人群分割，让她超然独立，继续发挥她的魅力与光芒。

等待一般是艰辛的过程。

无了期的等待尤然。

但，乐秋心在这个期盼的过程中却显得信心十足，精神奕奕。

只有一个理由，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来。

迟来的梁山伯之所以要饮恨，只不过有马家郎在而已。

否则，迟来的相聚，只有更使等待的情绪高涨至沸点，益发烘托出久别重逢的那番喜出望外。

果然，在 10 分钟之后，一辆白色的罩上淡啡色厚帆布顶盖的摩根跑车，刷地从对面马路转过来，正正停在乐秋心跟前。车门清脆玲珑的一打开、一关上，就把乐秋心载走了。情景浪漫得有如沙尘滚滚的古战场上，勇士策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寻着他心爱的小美人，一手就把她揽上了马背，一扬马鞭，四蹄并发，扬长而去。

乐秋心才坐好在车上，头回过来，触着了英嘉成的脸，眼前就是一黑。

因为乐秋心习惯了每次当英嘉成吻她时，一定闭上眼睛。

直至耳畔响起了很多很多汽车的鸣按之声，英嘉成才放过了乐秋心，让车内的热浪跟车外的不满，渐渐的双双引退。

乐秋心睁开了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说：“英嘉成，你好大的胆子，等下酿成最严重的中区交通意外，问你良心怎么过意得去？”英嘉成回望乐秋心一眼，他那双会笑的深棕色眼睛眯在一起，状若沉思，细细考虑过才答：“若只酿成我和你两个人的死亡，也算不上惨案，是不是？谁说过的，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正好成全我俩！”“你不留恋其余的一切？”“其余的一切？那不是等于乐秋心一个人么？”“搪过了油的一张嘴。”“总胜过抹了油的一颗心。”“嘿！”“说不过我了？”英嘉成问。

“等会有得你瞧！”乐秋心白他一眼。

英嘉成风驰电掣地把汽车驶回那间座落在西南区域多利道面海的公寓，一把拖着乐秋心走进屋内去，门才关上，英嘉成就一把抱起了乐秋心，直走进睡房里，重重地把怀中的她扔到床上去。秋心还来不及翻过身爬起来，英嘉成已经连人带脸的压上来，狠狠的吻住了对方。“如果有一天，我对你说，秋心，我不再爱你了，你信不信？”英嘉成拿手扫抚着乐秋心那双浓密得似假的眉毛，说着这话。

“不可能发生的事。”太对了——打从他俩结识的那一日开始，就知道英嘉成与乐秋心有着的的是不可解的、从前生带至今世、再到来生的缘份。

他俩相识的那日，是个艳阳天。

整幢富恒大厦都由玻璃幕墙所建成，阳光挤过玻璃透进富恒企业的会议室内，应该是温柔而恰到好处的。然，室内的气氛却是火热。

乐秋心气鼓鼓地以双手撑着台面，跟坐在主席位上的富恒企业总裁孙国栋争执至面红耳赤。

孙国栋在金融业内是老行尊了，从未遇到过像乐秋心如此张牙舞爪、盛气凌人的下属。

姑勿论乐秋心的工作成绩多辉煌，她的职位已经在行政架构上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她仍应该记得这之上的一人正正是他孙国栋。缘何可以如此不留情面地作她的据理力争？因而，孙国栋的面色是相当凝重的。

乐秋心之所以敢犯颜直谏，明知顶爷者谁，一样理直气壮，不退半步，只除了她生性的耿直之外，正因为她此举是为民请命。

要求孙国栋为富恒企业全体后勤部门加薪的百分比不低于前锋部门，这份利益并没有包括乐秋心自己在内。

富恒企业辖下的业务包括港股、国际股票、黄金、期货、外汇等经纪以及商人银行业务。这 20 年间，随着本城在国际财经地位的日益巩固，业务蒸蒸日上。每年负责冲锋陷阵，在前线争取客户，使佣金利润节节提升的部门，一定在年底多获几个月的花红。

至于那起负责后勤工作的行政、人事、公关、广告、会计、公司秘书、法律等部门同事，花红一般相对地少，这也不去说它了。今年，风闻董事局还要将这等部门的薪金升幅调低，就无论如何完全说不过去了。

乐秋心这高级经理是后勤部门的总舵主，当然的认定非跟孙国栋算这一笔帐不可。

“老总，做生意的部门功绩固然可嘉，但，守在大后方的同事，一样是胼手胝足的苦干，年底花红已见了高下，还在薪金的升幅上头刻意地要二者造成差距，一定影响士气。”孙国栋答：“富恒的大门是周时敲开的，谁都可以自由作出选择。”乐秋心把嘴角向上微微一提，她这个表情妩媚而又决绝，看得人心中不觉有半点寒意，她以手撑着会议桌子，把身子稍为冲前，对牢孙国栋说：“老总，这句话可清清楚楚是你老人家说出口的。我们的同事有权利知道，然后作出他们的选择！”说完了，转身就走，才一拉开了会议室的门，孙国栋就急急的叫住了她：“秋心，秋心，何必要小题大作，多生枝节？”“老总，让我同你打个比方吧！”乐秋心回头撑着腰说：“你在孙家当然算是一家之主，钱经你手赚回来，由你多花一点，合情合理。但你家的老婆、菲佣、司机，一样有他们的职责和贡献吧，若没有他们，看你怎么可能一下班就翘起二郎腿，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人心肉造，何必欺人太甚？若真认为他们一无是处，就干脆自己动手，将他们革职查办。”乐秋心再狠狠

地加多几句：“跟在一个只晓得自己身光颈靓，而让家丁仆从蓬头垢面，仍认为理所当然的男人屁股后头干活，简直有辱斯文！”说罢掉头就走，竟跟站在会议室门口的一个男人碰个正着。

当两对剪水似的双瞳接触时，二人的心头都煞地抽动。一种敬佩的神采满溢在这个叫英嘉成的男人脸上，他觉得她艳如桃李，正气凛然，那么的不畏强权，主持正义，像一尊愿为普渡世人而牺牲自己的玉观音！

乐秋心在盛怒激动委屈的情绪之下，一回头，看到一幅满是同情支持欣赏庇荫的表情，她差不多就在那一刻钟内融化。

自踏进社会做事开始，就是参与一场连接一场的大小战役。轮不到你不招架、不还击、不进攻，否则人们就挥军直捣你的领土、践踏你的所有、蹂躏你的自尊，直至你一无所有。

每每战至人疲马倦，连深深叹息也无心无力之际，就会殷切地盼望旁边出现一个人，会为自己吁出长长的一口气，替自己拭揩掉额头上的一把冷汗。

当乐秋心回头一看见英嘉成时，立时间心上有种找到了的浓郁感觉。

那种感觉舒服畅快得令她整个人松软，只能站在原地上，不再晓得走动。

乐秋心与英嘉成每次提起那相识的经过，就作会心微笑。

英嘉成说：“富恒的董事局要我跳槽以出任他们的执行董事，彼此为条件而作拉锯战凡半年之久，如果老早知道有位叫乐秋心的在那儿工作，根本省掉不知多少工夫，我会得立即走马上任！”这以后，是太太太顺势发展的一回事了。

英嘉成与乐秋心都明知彼此借了公事为借口，着迹地走在一起，跟着情不自禁地闹起轰轰烈烈的恋爱来。

爱情火焰灼热而猛烈，燃烧着两个人的身与心，完全无法掩饰，不能自控。

尤其当英嘉成与乐秋心单独相处的时刻，彼此都有一种非要将两个人化成一个整体的冲动。

那种冲动，令他们热血沸腾，整个人紧张，整个脑胡思乱想。

官能上的极度兴奋，把他们的灵魂带上九重天。

一旦攀上高峰，无人会愿意一下子又被摔下来，只会竭尽所能多站在云端一时得一时。

乐秋心倦慵无力的在英嘉成耳畔轻喊：“别动！”“嗯！”英嘉成在此时此刻回应的一声，对乐秋心尤其吸引。

她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属于他的。

女人能有这种感觉，是至高无上、难以描述的幸福。

乐秋心拿手抚揉着英嘉成那头浓密而硬挺的黑发，他则把脸伏在她胸肩之间，像一个乖乖的，依傍在母体上的男婴，在饱餐一顿之后，于极大的满足之中，熟睡了。

是她赐予他安宁与丰足。

在英嘉成均匀的鼻息里头，意味着乐秋心无比的快慰。

与其说，乐秋心陶醉于她与英嘉成的造爱热潮之中，倒不如说她沉迷于这份二合为一后所产生的浓浓归属感内。

乐秋心静静的，心甘情愿的等待着英嘉成转醒过来。

也不知过了多少个钟头，睡房内依然黑漆一片。英嘉成转了一个身，把怀中的乐秋心放弃了，管自再睡。

乐秋心轻轻地吻着情人赤裸的背，用双手环抱着他的腰，试试寻梦去。她知道今晚英嘉成不会离去了。

能把一个相爱的男人留宿在自己的公寓内，竟然是一重难以形容的骄傲与喜悦。

转醒来时，天还是乌蒙蒙的，雨仍倾盆而下。

乐秋心想，幸好今天是假日，可以埋头再睡。

她温柔地问：“嘉成，你醒着吧？”“嗯！”还是那从喉咙间发出的声音，有效地紧紧扣着她的心弦。

“还要不要再睡？”乐秋心问。“不睡的话，我们可以干些甚么呢？”英嘉成问。

之后，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乐秋心。

英嘉成扭亮了灯，看一眼床头钟，正是早晨6时40分。

“为甚么要亮灯？”“因为要看清楚你。”英嘉成真的捧住乐秋心的脸，在灯前细看。

“这是眉，这是眼，这是鼻，这是你的小嘴！”英嘉成拿手逐一的在乐秋心脸上点指兵兵。害得秋心乱笑，赶快捉住了对方的手，不让他胡搅。

“快别这样，我这就起来给你弄早餐好不好？”“好。”“先给你调一缸暖水，你洗过澡，早餐就刚刚弄好了。”“秋心，我把你娶过来后，会不会仍有这样的好服侍？”“甚么意思呢？这分明是你看低了自己，把理所当然的责任，视作引诱成交的薄饵，英先生，你是侮辱了人，也委屈了自己。”乐秋心嘟长了小嘴，一脸的不悦。

“对不起，这回是我的错。”英嘉成慌忙道歉。

“有哪一回是我的错呢？”乐秋心还是不放过他。

“对，对，罪该万死，由始到终数来数去都是我的错。”“最错的一着，你心知。”“那只是早晚会解决的问题。”“是早还是晚呢？就是问题的关键。”英嘉成沉默了，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乐秋心立即补充：“我是真的怕，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英嘉成一时间沉默了。“已经拖了半年了，看样子还要拖下去。”“要商谈的条件实在烦复。”“她又不是要掉了你的整副身家！”“如果那是唯一的条件，倒易办！”“你舍得？”“舍得，当然舍得。秋心，我说了多少次，现今我最舍不得的只是你。”乐秋心垂下了眼皮，她是相信英嘉成的。

如果对方没有诚意，根本不会切切实实地安排离婚。

通中环的大企业内，闹婚外情的人怕有成千上万，究竟看几对能修成正果？数字一定低得令人大吃一惊。

问良心，乐秋心并没有在跟英嘉成上床之前，就讲好条件，非要他离婚不可。

只是其后情势的发展，令他俩觉得有永远相依相叙的需要，这是大前提，无可取代与置疑的主要原动力。

其次，也为要光明正大的在人前走动，不要太多无谓的是非，干扰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及他俩如日中天的事业。

于是，一切由英嘉成采取主动。

有一天彼此并坐在床上观赏电视新闻片时，英嘉成无端端地对乐秋心

说：“我跟她说了。”“甚么？”乐秋心未能捉摸到对方的意思。

电视画面仍然在播放着一件弥敦道的抢劫案，一名警员被枪伤了。

这种案件，渐渐的失掉震撼力，实在越来越多。越普通。观众的麻木意味着治安的确令人忧虑，只是观众未曾敏锐至知道两种不同的情绪与情况是有密切的关连的。

乐秋心虽然也不是全神贯注于画面的罪案之上，但他们有着甚多共通的同事、公事与话题，因此，实在一时间领悟不出个所以然来。

英嘉成重复地说：“我向她提出离婚了。”乐秋心把电视机的遥控掣一按，房内一片静谧。

她伏在他宽敞的胸膛上，觉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快意。

没有比这个男人在自己提出要他离婚之前，自动自觉地采取了行动，更能令人振奋与安慰！

多少次，乐秋心打算开心见诚地跟英嘉成商议：“我们不能这样子下去了！”只是话到唇边，就觉得量浅小家，无法启齿。

正在不断踌躇、担忧、挂虑，以致有点进退为难之际，问题似乎一下子迎刃而解。

乐秋心怯怯地问：“她的反应如何？”“出奇地冷静。”“你以为她会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又不致于，姜宝缘毕竟是个念过书的女人，有她的涵养。”乐秋心静静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小器。英嘉成如今的态度和语气是合理的。

别说是多年夫妻，就是相交一场，一旦分手，也不必口出恶言，这才是真正的风度。

乐秋心望了英嘉成一眼，更觉得他可亲可爱可敬可慕。情不自禁地，乐秋心坐直了身轻吻英嘉成的脸颊，微微肉紧地咬了他的耳朵一下。“怎么了？我在跟你谈正经事呢！”英嘉成说。“你尽管说，我不是在好好地听吗？”“宝缘说，她要好好考虑。”“考虑？那要等待到几时才给我们答复呢？”“秋心，你别心急，我们能有这个结果，已经是极大的意外，最低限度宝缘没有大吵大嚷，断然拒绝。把局面和关系弄僵了，只有对我们不利。”“可是，任何事都有个期限。”“你在得寸进尺。”“人之常情而已。”“孩子！宝缘在考虑如何安排孩子的教养问题，她要女儿和儿子都跟她。我不肯！”英嘉成最后的那句话是相当决绝的。

“就算由母亲带着孩子，你还是可以定期见他们的。”“我有隐忧。”“什么？”英嘉成突然抿着嘴，不作声。

“嘉成，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乐秋心是实话实说：“你平日已经忙个不亦乐乎，怎么可以腾些空闲出来照顾孩子。”“你不打算帮我共同负起责任吗？”英嘉成提出这问题时，神情是严肃而认真的。

“嘉成，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姜宝缘是全职家庭主妇，她有时间与心思带孩子，我却有正职工作。”乐秋心说：“你不会认为我应该辞了职，在你家里带孩子吧？”乐秋心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是：若带的是自己亲生儿女，也叫没法子的事。

想着这问题的那一刻，顿时觉得自己猥琐。

是不是爱得英嘉成不够了？怎么自己会有这么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如果是全心全意爱嘉成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也应如同己出，何分彼此呢？将来，尤其会有自己的亲骨肉，更不应厚此而薄彼，削弱跟嘉成之间的感情与关系。

乐秋心悄悄瞥了英嘉成一眼，看他还是皱着眉，心上顿生不忍，立即将口气放缓：“当然，如果有一日你坚持要我当全职归家娘，我也是会肯的。”英嘉成一把将乐秋心抱在怀内说：“秋心，是不是现在你的每一句说话都能如此有效地打动我的心？我实在感动、感激！”“那么，你还是要坚持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回来？”“对，反正母亲愿意带孙儿。”“你跟她也交代了？”“看，我是认真的。”“嘉成，感谢你！”他们俩好像有千亿句彼此道谢的话，永远说不完似。

互相欣赏，爱恋、尊重、感谢，这一种美好而完满的感情一直填满了乐秋心与英嘉成的二人生活。

还有比这种情况更令人羡慕吗？“所以，不论出任何条件，我都要铭刚和铭怡两个孩子在英家长大。”英嘉成咬一咬牙，重复着他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他极为重要，因为有一个顾虑，始终挥之不去。他不能排除姜宝缘三字，始终有日冠以他姓。英嘉成自问是个头脑比较保守的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血缘骨肉要生活在别个男人的门楣之下。何况，这男人是拥有了他曾拥有过的女人。

好笑不好笑？自己已弃的敝履，竟这么不情不愿地让人家捡回去使用。

英嘉成问自己，究竟是对姜宝缘犹有未了的余情，抑或是纯粹大男人主义使然。

别说与乐秋心共处一室之时，心气相通，恨不得把她紧紧的扭着不放，更莫道在公司里面，一大群人坐在会议室内谈论正经公事，气氛庄严肃穆得可以令人窒息，只要眼角稍微看到乐秋心的轮廓，或当她发言时，那软绵绵的声音，随着室内调节着的空气钻进身里去，直贯心窝，就起一种即时见效的催化作用，令他全身血液急急窜动，甚而小腹之下有一股极好受又极难受的滋味。

一个男人在有这种亲身经历之后，除了肯定自己对那个女人的占有欲之外，还能有甚么其他的解释？于是，英嘉成热切而确实地认为自己对乐秋心的爱，是无庸置疑的。

要他放弃她，万万做不到，连想一想若有分离的可能，都连连冷颤，背上阵阵发冷，浑身的不舒服。

就算有同事在人前背后，提一提乐秋心三个字，他都会得悬起半个心，担忧有人讲她的不是，又希望有人会对她不住赞叹。

外间对乐秋心的毁与誉，英嘉成全部感同身受。如此这般的感情关系，牢不可破，他没有理由相信自己不是已誓无反顾地爱恋秋心，对发妻已不再有丝毫留恋。

英嘉成认为是自己头脑的古板与人性的偏私造成了他不愿意姜宝缘终有日会再婚，尤其不能把他的孩子带着嫁予他人。

虽然不涉及他对妻子的感情，但，还是不必要对乐秋心解释这个关键。

相恋以来，这是第一次，英嘉成没有把心里头的話，讲出口来，跟乐秋心有商有量。

乐秋心于是乐得飞飞的，认为只须解决了孩子的抚养问题，她的大喜日子就在望了。

女人一般很受情绪影响工作，乐秋心这阵子很明显地是情绪高涨，于是工作得分外起劲。

这天，碰巧没有午膳之约，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埋头批阅人事部的

最新职级调整报告，忽尔，有人轻轻敲门。

“请进来！”探头进来的是乐秋心的秘书冯逸红。

一个年纪 20 来岁，刚自大专院校秘书科毕业了 3 年，一直忠心耿耿地跟乐秋心做事的年轻女孩子。

那张并不漂亮，然而，非常清秀祥和的脸，予人一种极好的印象，乐秋心每逢见到秘书那笑起来，深深陷进脸颊去的梨涡，就觉得整个人轻快。当初，乐秋心也是为了这个原因而雇用她的。

“你果然没有出外吃饭，我给你买来了午饭盒呢！”冯逸红关切地说。

“谢谢，你一提起，立即腹似雷鸣。”乐秋心把文件放开一边，实行据案大嚼。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外出午膳？”“你日记簿上没有午膳之约，我是知道的，再加上，”冯逸红微微笑：“我刚才在街上碰上英先生，他跟一些朋友走在一起，没有你的份儿。”乐秋心看了秘书一眼。平日在办公时候，她有严肃的一面，但在下班或在工作稍闲之际，她倒是不介意跟谈得来的同事打成一片。

没有一个工作上的伙伴，会比自己的秘书更亲热。

乐秋心的起居生活，差不多都不可能秘书面前保密。于是，冯逸红是公司里，第一个知道英嘉成约会乐秋心的人。

两个女人的关系，也由此而跃进了一步。

每逢周末，英嘉成有大束的玫瑰送来给乐秋心，冯逸红就会摇头摆脑地说：“这年头，开花店是真会发达的。”直笑得乐秋心弯了腰。

恋爱中的女人，尤其情不自禁地会找着任何合适对象，讲起自己的心中所爱来，诚一大乐事。

于是，余闲之际，主仆二人的话题就额外得意。

“乐小姐，你别说我多事，真是心急想知道，你大婚之日定下来了没有？”

“为甚么皇帝不急太监急？”“因为身边多的是好奇诸事的人。”冯逸红直言无讳。

“而这些人又都不尽是我的朋友。”乐秋心笑着答。

她当然明白摆在目前的情势。当她与英嘉成走在一起的消息披露之后，公司里头的好事之徒已在暗地里打赌，究竟乐秋心从今要沦为情妇，抑或能在不久将来落实英夫人的名号？不消说，在公事上头跟她合不来的一总人，恨不得乐秋心一脚踩在泥沼之内，一无所得，反而弄得脏兮兮。很多时，是为自己敌人生活，多于为朋友生活。

天下间以爱心为出发点的动力，似乎不及由仇恨为根本的，更加威猛。

奈何！

因此，今天的乐秋心，胜券在握，非常的轻松，对诋毁及轻蔑她的人，一点都不在乎。

“乐小姐，我希望你争气。”秘书这样说。

对于爱护自己的朋友呢，好应该有个交代，于是乐秋心答：“好，小红，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们大概快要水到渠成了！”当“我们”那两个字说出口来之际，乐秋心的心，甜到发腻。

“那就太令人高兴了，看来，我们办公室的风水正盛，主桃花盛放。”冯逸红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看在乐秋心眼内，忽尔心上一亮，忙问：“你也是受惠人之一吗？”这问题教冯逸红愣住了，立即耳赤脸红。忙把眼神移到

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去。不敢正视自己的上司。这种表现，比答案还要清楚。乐秋心高兴极了，连连嚷：“怪不得！这阵子，你好准时下班。”“我从来都是把功夫做妥才走的。”冯逸红分辩。

“这自然，我只是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故你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真奇怪，念书时代，老师多数反对学生闹恋爱，认为会分心，影响学业。而这理论呢，又往往获得证实。”冯逸红摊摊手：“可是，成长之后，情况就作了一个 180 度的转变。我这些日子来，工作的兴趣更浓。”看对方越说越兴奋，乐秋心被感染着，也忍不住问了个相当私人的问题。

“谁个如此幸运，可以获得我们小红姑娘的青睐？”小红是冯逸红的小名，在部门里头，同事都爱这么称呼她。

“他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答这话时，小红的脸红得像个熟透了的苹果。

“他是在工业专科毕业，学机械工程的。现今在立昌行的工程部当主任。这不久的将来，他说要自立门户，正式开设一间冷气维修工程的公司。”小红下意识地低声说：“这阵子，他是暗地里做私帮生意，收入还真不错。”“为成立小家庭作准备了？”话匣子一开，小红脸上那可爱的难为情，渐渐引退，代之而起是一派紧张而兴奋的神情。

“乐小姐，我们公司对职员置业低息贷款，低至五厘，然而，在年期方面，可否跟银行要个特别人情，由 15 年延至 20 年的样子。”果然是在打算成家立业了，乐秋心很为冯逸红开心，女孩儿家，尤其是在事业上不可能有甚么突破的人，最大的幸福，便是出嫁了。

千古不易的道理，女人是要有男人认领了，才益显矜贵。

将心比己，对于能登彼岸的至爱亲朋，都有一定的安慰。

于是乐秋心说：“你放心，直到你有确切需要时，我去替你想办法。你开始找理想的房子了吗？”“闲来，就会得跟小麦去看看示范单位。”跟着，冯逸红又补充：“我经常跟小麦提起你，将来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这将来的机会，很快就出现眼前。

当日，乐秋心准时下班，就在步向停车场时，看到冯逸红拖住了一个年轻男孩子在轮小巴的人龙上站。

乐秋心跟他们打了招呼，随即毫不客气地把那男孩子打量一番。

跟小红配衬极了，个子不高不矮，样子普通，举止平凡，然，予人一种舒服平和的感觉。

这种少男少女，实则上充塞着整个都会。他们脚踏实地，精打细算，欢天喜地的生活下去，始能维持一个城市的繁荣与安定。

功不可没。

因此乐秋心看着一对小情人，打从心底里笑出来：“太好了，我们今天才谈起你来。”乐秋心这句话虽然说亲切，仍然弄得那位叫麦耀华的男孩子有一点点的腼腆。

“要不要我载你们一程？我这就要到香港南区的乡村俱乐部。”麦耀华呐呐地不知如何作答，小红立即抢着说：“好呀！我们正想到置富去。”上了车，小红继续解释：“我们去置富看一个出售的小单位，五百英尺多一点点，价钱还算合理。只是楼龄不浅了。乐小姐，你可给我们一点意见。”“是自住的话，最紧要还是那一处的交通方便，环境整齐。不一定要新屋子才成。”现今市面上的全新屋子，尤其是分期发展的房屋，售价是额外的高。

对于只能有一间自住楼字的小家庭，乐秋心认为他们真不必凑这种地

产业上的热闹。

凡分有一期至多期的屋子，人们的心态是前期的一定比后期的着数。因为地产发展商基本上一定会把楼价提升，如此一来，是无形中制造了一个有效指标，且催谷了该屋字的楼价。

乐秋心把冯逸红麦耀华载至置富之后，就让二人下车了。

2

冯逸红急步拖住了麦耀华的手，快快寻觅那个约定经纪等候的座数。

他们是的确有点心急的。因为同价钱的房子，已经找了两三个星期，依然茫无头绪。

上礼拜六，跟另外一个买家争购香港仔中心的一个单位，结果就是因为经纪等错了地方，以致延迟了半小时才得见卖主，被对方捷足先登。

小红曾重重地叹一口气说：“香港楼价这么贵，利息这么高，而买楼的人依然这么多，谁说九一、九二年，香港的地产市道不景气呢，真是见他的大头鬼！”麦耀华摇摇头，嚷：“也许直至九七，楼价比政制更似直通快车，不住冲前，通行无阻。那些移了民到外地去的人，要回头也不容易了，单是香港的楼价就已经升了不知多少倍。”小红突然歪了头，想一想，问：“耀华，本城是不是我们安居立命之所？”“何以有此一问？你有移民的意思？”“你呢？你怎么想？你也有个妹妹在澳洲，从没有想过移民一事吗？”麦耀华摇摇头：“没有，几难得才在本城站稳阵脚，才不要巴巴的跑去看洋鬼子的面色，我之所以要创业，无非为争取这种生活的自由。到彼邦，连洗厕所都要有当地经验方才取录，我们会有甚么前途。”麦耀华看了小红一眼，再补充：“除非，你坚持要移民，你会吗？”“这样说，如果我坚持，你就委屈地随我去了？”小红得意地问。

“那也个算委屈，总之有你在的地方，就是乐土。”小红开心得灵魂飞上青天去。

“耀华，我们甚么地方也不去，嫁鸡随鸡，我们就在这原居地过幸福日子！”两个年轻人相拥着，似要立时三刻就在站着土地上兴建起一个牢不可破的二人王国来。

要安乐乐地建立起真正的二人世界，当然需要找一个小居所。

大概本城之内，有太多情投意合的年轻情侣，心急地要成家立室，故而中小型房子仍是城内肯定的热门货。

试过上次的经验，小红不期然地又恐惧会迟到，或等错地方，而错失一次良机。

当他们找到了那一座大厦时，预约的经纪已在等候，二人都舒了一口气。

在经纪的引领下，他们走进那个小单位内，业主已经搬出，房子是交吉的，并无留下任何家私，看上去还有点宽敞的感觉。

房产经纪的无线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下意识地走到客厅的窗口一角去细听，只余小红与耀华随便遛达。

他们走进厨房里去，小红正埋头埋脑地盘算着要把甚么厨房用具，诸

如炉子、雪柜、微波炉等放在那儿，冷不提防麦耀华在她背后，突然的环抱着她，连连的吻在她的粉颈之上。

“你这是干甚么的？等会经纪看到，以为我们是不三不四的人。”“他在听电话，没有这个空。”“你别发神经好不好？”“我情不自禁。”“在此刻此时？”小红有点啼笑皆非。

“正是。一想到不久将来，你会在这儿为我煮饭烧菜，我就兴奋得要有点表示。”“见你的大头鬼！”才及时挣开了麦耀华的痴缠，房产经纪就走进来问：“怎么样？理想吧？”“价钱可否再便宜些？”麦耀华问。“业主已不是个胡乱要价的人，这个市道，有这种尺寸的房子，还愁没有市场吗？”经纪在拼命催谷。

“二千元一英尺旧房子也真太贵了。”“现今要买平货，只有一途。”经纪以权威的口气解释：“就是购买巨屋，我们手上有好几桩五千英尺以上的房子，平均每英尺不到一千六百元，仍然无人问津。”小红无奈地吐吐舌头。一下子能挪动一千几百万在置业上头的人家，在本城仍占少数，他们也必有足够能力移民海外。不同于他们这种只有能力撑得出一个小家庭来的普通人，没有太多的选择。

这份领悟为小红与耀华带来一阵子的迷惘，他们很快就抹煞心上的些微不安，重新投入自己的理想之内。

说到底，自己的幸福已在手里，也就不必管别人更大的风光了。

他们是知足的。

故而又多一层的安乐。

辞别了经纪之后，耀华说：“我们到哪儿去吃饭？”“就在这区吃吧，也好熟习一下周围环境。”“那么说，我们是决定买那个单位了？”“你意下如何？”“由你决定，你将是家庭主妇。”“可是，你才是一家之王呢！”说上了这几句话，忽然间彼此都笑了起来，甚么叫相敬如宾，此之谓也，实在令人甜上心头。

他们走过一间餐馆，正要走进去，小红就拉住了耀华，说：“不！还是去吃碗面算了！”“为甚么？”“两个人吃两个牛扒，饮一杯咖啡，少说也花掉百多二百元，反正饱肚，两碗牛腩面，一碟油菜，再加两杯清茶已很足够。”小红煞有介事地说。

麦耀华站住了，忽然间把双腿一拍，向小红致敬：“遵命，你说省便省。我唯命是从。”“当街当巷，你这样子吓死人。”小红娇嗔道，拉着耀华快走。

直走至一间粥面店，正想走进去，耀华说：“我倒有一个更省钱的主意。”“甚么？”小红问。

“倒不如我们回家去，只喝一杯清水算了，有情饮水饱，省下了钱把你早日迎娶过来才是一劳永逸。”两小口子就是如此你调我笑、你拉我抱，欢天喜地的去吃他们的晚饭。

任何人的一口饭是否甘香，不在乎实质，而在乎心情。

好像这一晚，在一间顶高贵的会所餐厅，那铺着一大片云石的贵宾房内，也有另外一对人在吃晚饭，他们的气氛就比较紧张了。

说到底，俗语所谓“丑妇终须要见家翁”是说得顶对的。

乐秋心虽一方面要英嘉成正正式式的让她见英母。然，另一方面，她也忧心戚戚，怕自己未能表现良好，给对方一个坏印象。

实际上，在她与英嘉成的恋爱中，她需要英母的支持。

今日要彻头彻尾地把英嘉成抢过来，最低限度需要令英母答应看管两个孩儿，此其一。

他日新的一对婆媳相处，若不愉快，只会被旧人见笑，此其二。

至于其三是乐秋心认为她与英嘉成的相恋有如一块完美的碧玉，她不欲这块美玉有一丁点儿的瑕疵而破坏了气氛。

如果英母不支持和赞同，纵使无伤大雅，也是一项无可否认的遗憾。

因此，乐秋心异常紧张。

英嘉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这一点，从一开始相交，乐秋心就知道，且十分欢喜。

英父是英年早逝，而英嘉成由母亲一手带大。虽然，英父有相当丰厚的遗产留下来给孤儿寡妇，他们一家从不愁衣食。但，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守寡的英母只是 30 刚出头，年纪轻、样貌美，加上身边有个自由钱，这样条件的女人如果肯再嫁，是不会没有人要的。

说实在的一句话，只要有巨额家当去平衡孩子的数目，携子再嫁的女人，一样有本事馨香过黄花闺女。

英母可能也切实遇过好些追求者，然，据她说，为了儿子，她屡屡打消再嫁的念头。

英母曾在英嘉成懂性之后，一直灌输着一个概念与一套思想给他：“我如果再嫁，那人也是我的至亲，手上的一副身家，算他有份抑或无份呢、实在太难了。万一：还有别的孩子，不也是我的亲骨肉吗？一分了我的心，嘉成就少了保障了！”她的意思是英父的血汗钱干贴补不是姓英的人，她情不愿。

但如若以身相许，却又分开楚河汉界，那又怎么对得住陪伴她下半生的人？既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必会左右为难，那么，倒不如不要陷自己于如此苦恼地步算了。

英嘉成非常敬佩他母亲的坚强意志与冷静头脑。他自认能够安乐地过一个唯我独尊的童年与私下拥有全部英家遗产作为事业的后盾，完全是因为英母的果敢决断。

就为着这几十个寒暑里所作的牺牲，英嘉成认为他对母亲补偿。

他不能不爱乐秋心、不能不爱母亲、不能不爱孩子，于是英嘉成无可避免地受着这几方面的压力。

在他心目中，母亲的这一关应该先闯。至于孩子，说到底还是小，尚在肉在砧板上的地位，无奈他何。

英母的轮廓仍然英挺，一副精明的气派洋溢在眉梢眼角，很有点慑人的威力。

英嘉成长得不象母亲，大概是遗传父亲的体型和面相多一点。尤其是骨格，英母比一般女性小，英嘉成则比普通中国男人要魁梧。

母子二人坐在一起时，英嘉成很自然地把双手搭在英母的肩膀上，那种亲切，不自觉地惹得乐秋心微微妒忌。

随即，她板一板腰肢，坐直身子，将那个意念扫出脑海之外。

真危险，一见面就有心病的话，以后怎么相处下去？婆媳关系一下子弄糟了，不是容易拯救得来之事。

于是，席间的乐秋心一直堆满笑容，完全一派和颜悦色的模样。可以这么说，她的态度比平日拘谨客气得多。

为英母添菜的功夫，英嘉成与乐秋心轮流做着，老人家只是一味低头的吃，并没有太多言语。直至英嘉成不知是有意抑或无意的离了席，上洗手间或打电话去，只余英母与乐秋心二人在座，双方的话才多起来。

“乐小姐比我想像中年轻。”英母说。

“伯母，请直呼我小名吧，太客气令我不安。”“我们才是初相识呢！甚么样的称呼，也是一句。”这句话听进乐秋心的耳里，很不是味道。分明一开腔，就分清楚河汉界。

不论乐秋心已在英嘉成的心目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仍然有人不卖帐。

乐秋心倒抽一口冷气，不动声色，继续言笑晏晏。又胡乱地聊了两句，英母的反应并不热烈，她淡淡然说：“年轻本事的姑娘，真有很多惹人喜爱之处，也因此，其实你的选择十分多，是不是？”乐秋心愕然。

她开始感到自己的背有点发冷，浑身有股寒流湍动似。

为甚么会跟她说这两句话呢？如果对手是老板的话，等于请他另谋高就了。

乐秋心突然回答：“伯母，我的选择没有错误。”“这只是对你而言，是吗？”若是对英嘉成，那就不一样了。

换言之，英母间接指乐秋心把个人的正确选择建基于别人错误的决定之上。

这个罪名委实是太大了。

乐秋心的脸色骤变，如坐针毡。

幸好恰于此时，英嘉成回来了，他若无其事的又重新带领了话题。

菜吃完之后，他问英母：“妈，喜欢吃甜品还是水果呢？”“甚么都不要了，我想赶快回家去。”英母答。

英嘉成一听母亲嚷着要回家，也没有再问乐秋心是否要吃甜品，就赶忙叫侍应结帐。

乐秋心在心内唧咕。

自与英嘉成走在一起，他一直记得乐秋心最喜欢吃饭后甜品。

英嘉成每次看着乐秋心吃甜品的那个模样，就忍不住笑。

“笑甚么？有甚么好笑？”乐秋心嗔道。

“你那馋嘴的模样，像个小女孩，可爱得教人肉紧。”每次，当乐秋心完全投入在她的甜品时，英嘉成就交叠着手，非常专注地欣赏她的神情。

英嘉成在心里想，他和乐秋心二人，其实都在欢天喜地的品尝自己的甜品。

故此，他不应该忘记她这个饭后的习惯。

然，现在有更权威的一个女性，取代了乐秋心在英嘉成心目中那一等一地位。

乐秋心随着英嘉成母子走出会所大门时，步伐是缓慢的，毫不起劲。

会所的当值侍应把英嘉成的汽车驶过来，英嘉成对乐秋心说：“我们先送母亲回家去，再送你，好不好？”乐秋心还未及答复，英母就说：“你们若仍有别的节目，我可以叫街车回家去，最不喜欢这样子兜来兜去。”乐秋心立即答：“伯母一定是累了，嘉成，你们回家去吧，我叫计程车载我回去也可以。反正明天一早要上班，大家早点儿休息吧！”乐秋心声音平和，态度从容，看在英嘉成眼里，很放心，于是他点了点头，随便应了一句：“这

也好！”刚好在这时有辆计程车驶来，乐秋心截停了，跟英母打过招呼，扬手说罢再见，就一跃上了车，比英嘉成更早就绝尘而去。

在计程车内的乐秋心，微微蜷缩着，她实在难过，下意识地借这么一个动作，去保护自己。

有一个很要不得的观念，突然钻进她的心。

世界上最能保护自己的人还是自己。

不会有别个。

连英嘉成也不例外。

她突然的心灰，突然的意冷。

就为了英嘉成迁就她的母亲一点点而已？自己真的如此敏感，小器、量浅吗？不，不，不。

乐秋心蠕动着身体，在计程车的后座上，发出了似是呻吟的微弱叹息声。

她不能忍受自己与英嘉成的关系与感情蒙上些微的污点与瑕疵。

尤其不应为一个英嘉成和她都应该共同尊敬的人。

回到家里，睡在床上，乐秋心开始辗转反侧。

唯一能做的不是努力数绵羊，而是不住告诉自己，那女人是英嘉成的母亲，自己未来的家姑。且，最主要的一点是，英嘉成对母亲的爱，决不同于对自己的。

不要这么愚蠢，去比较两种性质根本完全不同的感情。

必须朝这个方向拼命想、拼命说服自己，才能入睡。

请记住，自己是明天还要上班的职业女性。

可惜越紧张入睡，越是眼光光，望着天花板。这令乐秋心心情烦躁，她甚而无端端的，突然的拿起了一个枕头，就扔出去。

旨在发泄。

然，暗黑之中，竟有人轻呼。

乐秋心吓一大跳，坐直了身子嚷：“谁？”“唧唧唧，怎么小姐要发这么大的脾气？”英嘉成走进来，扭亮了床头灯。

乐秋心看见了眼前人，忽然的想哭又想笑。

她自知表情滑稽，故而当英嘉成伸手拧她的脸孔时，她干脆埋首在对方的胸膛上。

“你怎么要这样吓唬我？”乐秋心嗔道。

“我吓唬你？这话有欠公平吧，我一推门，一个枕头飞过来，我没吓得怪叫，算我定力足够。”“人家根本不知道你会来，不是已陪你的母亲大人回家去了吗？”“回了家，可以再出来嘛！”“这么晚，为甚么呢？”“不晚，我省起来，你还没吃甜品，看，我给你买来了什么？”英嘉成扬扬手中的纸袋，说：“这是你喜欢吃的芝麻煎堆，补偿你刚才的损失，好不好？”太好了，乐秋心在心内狂叫，表面上，她鼓着腮，望住英嘉成发呆。

“秋心！”英嘉成喊了她一声。“我爱你。”“我知道。”“不要不开心，你答应吗？”“我没有不开心。”“真的没有？”“现在没有。”“那就好！答应我，以后都不会不开心。”乐秋心点点头，从头到脚像掠过一股暖流，舒服得难以形容。

这算不算失而复得呢？满以为这一夜就要孤衾冷枕的过，又认定了英嘉成没把自己放在心里最紧要的位置上。结果呢，全部都是自己多疑、善妒、

过分敏感。

英嘉成再静悄悄的摸来，手里提的是那包自己欢喜的甜品，那情怀、那意境、那气氛……乐秋心忍不住笑了起来。

英嘉成问：“你笑甚么？”“笑你！”“笑我？”“嗯！忽然之间觉得你像个女人。”“好不奇怪？”英嘉成扬扬眉，一派英气，乐秋心何出此言？她解释说：“从前李后主有位小情人，就是日后纳为正室的小周后，曾经为想念后主，不顾宫禁森严，偷偷到访，夜凉如水，路湿霜重，更怕惊醒旁人，于是赤了足，手提金缕鞋，会情郎去。刚才你提着甜点心的包包，摸进来的样子，教人想起这千古传诵的风流浪漫的爱情故事。”英嘉成是念洋书出身的，并不认识这些中国典故。他闲来阅读的书都是英文侦探间谍小说，或是有关时事财经的杂志，故此对这新鲜故事，感到陌生而有趣。

他捧起了乐秋心的脸：“男女有别。我是李后主，你才是小周后。故事最终的结局是把那小周后明媒正娶过来，是不是？”乐秋心应得非常爽快，说：“是。”“那正是我的意思。”英嘉成说罢，一把将乐秋心拥在怀内，狠狠地吻她。差不多吻得乐秋心的嘴唇发痛，整个人几乎窒息。

是柔情。也是激情。

心灵上小小波折后的再度契合与融和，是更完美、更无缝隙纸漏、更上一层楼的。

乐秋心睁开了眼睛，看着英嘉成那张俊朗英伟的脸，她伸手扫抚着他挺拔的鼻子，直至嘴唇。

“秋心，让我先告诉你一件千真万确的事。”英嘉成吻着对方的纤纤玉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叫我爱你少一点点。”乐秋心再度闭上眼睛，梦呓般说：“这是冗长而复杂至极的句子，我回应的比较简单，只有3个字。”他的说话，不论复杂与简单，都如此美丽、如此教人心醉。

英嘉成将要娶乐秋心为妻的消息，很快就在富恒企业传开来。

当事人虽然没有证实传言的真伪，但，单看每日都神采飞扬、顾盼生辉的乐秋心，就差不多可以肯定答案。

冯逸红尤其落力以各种形式去落实这件喜事。

做秘书，最要紧是对直系上司有归属感，没有了荣辱与共的心态，工作不会起劲。

这天，午膳时间，冯逸红在富恒大厦附近的购物商场。碰见了另外两三位富恒董事的秘书，其中一位叫蒋秀娟的，跟冯逸红最熟络，说：“哗！抱得满手都是礼物，小红，你办嫁妆了？”“见你的大头鬼，你都不看清楚我买的是甚么东西？”几个女孩子于是吱吱喳喳、热热闹闹地检视着那大包小包的礼物。

“天！”蒋秀娟失声地叫：“小红，你这叫做未学行先学走，买这么多儿童礼物干甚么？”“不是我买的，是替乐小姐买的。”小红得意地略昂起头，清清楚楚的说。

“乐小姐要扮圣诞老人？连儿童节都不是时候呢，为甚么上仓似的买这么多孩子们的玩具？”“她送人的。”小红说了这句话，见身旁的几位同事一时没有接腔，又立即补充说：“送给英先生的一双儿女。”“嗯！”蒋秀娟说：“这年头，要当后娘还真不容易。”“以乐小姐的心肠，她定会成功。”小红充满信心，“那个娶到她为妻，是福份。”“我说呀，小红，那个人请到你做秘书才是福份呢！”乐秋心这个秘书的忠耿与周到真是没话好说。秋心这天

忙个不亦乐乎，因是集团的中期派息日，故而要兼顾的事务特别多。明天一早，约好了英嘉成，第一次跟他的一双儿女铭刚与铭怡见面，当然非备办礼物不可。又因着时间紧迫，非到八九点也不能下班，怎么还能冲去百货店搜购儿童恩物呢？幸好有小红这好帮手。事实上，这些日子下班后的时光，乐秋心是甚么都提不起劲做，只一心一意的去享受爱情之旅。在这个神奇美丽艳情陶醉的途程上，乐秋心怕是天掉下来也当被盖，只要盖着的人是英嘉成与自己，那就可以了。这天晚上，乐秋心跟英嘉成在公寓的露台上紧紧拖着手，赏月光。

秋心忽然把头歪过英嘉成的肩膊上去，轻轻地喊了一声：“嘉成！”
“嗯。”秋心忽又无话。“你有话要跟我说？”“我有点紧张。”“为甚么呢？”
“我怕明天跟铭刚与铭怡见面，他们不喜欢我。”“不会的。你不是已买了很多逗孩子们喜欢的玩具作见面礼吗？”“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市侩、都现实。”
“礼多人不怪，且伸手不打笑脸人。你有甚么好担心的？”“嘉成！我有个挥之不去的预感，我跟你的母亲及你的儿女都不会相处得好。我不是那种很能在家庭琐事上吞声忍气的女人。”“各人有各人的长处。你的其中一个绝大优点是知道自己的个性。这已经赢人一大步了。”“可是……”秋心低下头去，不知如何把心内的烦忧与挂虑再作倾诉。

“秋心，我和你的感情才是牡丹，身旁的事、人，只不过是绿叶而已。你不必担心，需要你肯定的，有信心的，都已在你全权控制之内。”秋心失笑：“英嘉成个人有限公司，我占控股权？”“绝对。70%握在乐秋心小姐的手上，其余在市面浮动之数，不足以定乾坤，难以影响大局。”“嘉成，为甚么？”秋心忽然问：“为甚么爱我？”“因为你是一个很吸引的混合体。一个有女性妩媚温柔，又有男性刚烈果敢的混合体。”“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贺尔蒙的分泌如此有问题。”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在万籁俱寂的环境下荡漾得很远很远。

其实一切解释都属于多余的。天下间有成亿成亿的人，为什么会偏爱其中一个，甚至至死不渝，实在很多时都分析不来。

是缘也分也。英嘉成跟很多很多的男人一样，日子一拖长了，对妻子的感情就像用得太久的一条橡筋，没有了张力，于是缚他不住。

十宗离婚案之中，怕有半数以上，不是发生了甚么离奇曲折，忘恩负义的大件事才构成的。却是生活与时光将彼此的感情磨得既淡且白，终至食而无味，弃之可惜。

要弃呢，当然要候至有迫切的需要，才行此最后斩断关系的一着。

这种离婚，在感情上其实是最模糊不清、拖泥带水的。

英嘉成跟妻子姜宝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正如姜宝缘在聆听了丈夫提出离婚的要求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嘉成，我是否有甚么地方做错了？”英嘉成清清楚楚地答：“没有，宝缘。完全不是这个问题。”以策安全，姜宝缘再问：“这就是说，我没有甚么对你不起？”“没有。对不起你的反而是我。”姜宝缘听罢这几句话，转身就走向房里去。以后有整整一个星期，拒绝跟英嘉成再在同一问题上钻研讨论。

接下来，情势悄悄转变，姜宝缘肯重提旧事，商议离异的安排。

姜宝缘的这番举止，只落实了一点，是英嘉成对她不起，是英嘉成做了错节。

这肯定造成英嘉成心上的一项沉重的压力与负担。而不便诉诸于口。

更不能跟乐秋心透露。

这一夜，乐秋心与英嘉成睡得不好，心上有事，像块重铅，压得连呼吸都不得均匀，如何成眠？乐秋心自小就是个颇孤僻的女孩子，父母只有她一个，并没有兄弟姐妹，她习惯独来独往，闺中无伴，仍很自得其乐。因为闲来，她捧一本书畅阅，或握一枝笔作画，就已能过日子了。

她对于孩子的心态、习惯、好恶全都是陌生的。

乐秋心在见过英母之后，更感触到要打进英家圈子去的压力。她下意识地害怕跟英铭刚与英铭怡这两个孩子相见。

如果她自己与铭刚、铭怡都是英嘉成心上的一块肉，无分伯仲的话，万一相处不来，不就等于撕裂英嘉成的心？这是轮不到乐秋心不诚惶诚恐的。

她差不多是睁着眼等天亮。

至于英嘉成，他骇异于姜宝缘的应变态度。

近日来，她主动跟自己商议离婚的细则之后，整个人都变起来。

姜宝缘平日虽不算是个多言多语的女人，但她的说话也真枯燥无味，甚至接近多余的。

比方说，银行宣布加息了，她就会立即扯着丈夫问：“银行加息，意味着百物腾贵，通货膨胀了，你们公司有没有可能调整高级职员的薪金，以平衡需要？”英嘉成没好气，回应她：“你别担心这个好不好？”姜宝缘立即说：“话不能如此说呢，你不提出来，那些做老板的，省得一分就一分，才不会来个自动自觉。你说我这话对不对？”不能说她不对，但又不能说她对。

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道理，最坏事、最令人手足无措、啼笑皆非。身为集团内的执行董事，怎么可以提出这种加薪的要求来？是太不成体统的一回事。

妻子要从小地方着眼，也只有事后吁一口气就算。

吁得多了，日子有功，就觉得烦。

然，自从姜宝缘原则上同意离婚之后，英嘉成再听不到她在自己身边说上半句无谓的话。起初，英嘉成以为是姜宝缘有气在心头，根本都不愿跟自己交谈，故而耳根霎时间清静。

其后，他发觉事实并非如此。姜宝缘主动地跟他攀谈的次数还是不少，然，说的都是正经事。换言之，都属于非讨论不可，或甚至需要好好商量的事。一星期之前的晚上，英嘉成比较早就完了一个业务应酬，也没到乐秋心的住处，就直接回家里去。

姜宝缘坐在客厅等他，有话同他讲。

姜宝缘说：“有几件事跟你商议，你不累吧？”英嘉成解了领带，坐到梳化上去，摆好了一副聆听教益的姿态。

就算现今姜宝缘有噜嗦，他还是打算接受的。不是已经铁定了整宗事件，自己是那个罪魁祸首，妻子是完全无辜的。那就是要他得着一些现成骚扰，作为报应，也是没话可说的。

然，英嘉成估计错误。

姜宝缘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十分理智而合理的：“请问你打算把孩子寄养在你母亲家呢，抑或把你母亲接到你的新居处。一同居住？”还未等英嘉成答复，姜宝缘就温温文文的解释：“你决定之后，我还得替孩子们办理转校手续，这年头，教育司署定下来的规矩也真多，早一点有预算：好办事。”“我还未物色新居。”英嘉成想，母亲住惯了司徒拔道，大概对那一区有固定感情，未必会愿意搬往别处。现今乐秋心的居所，是肯定不合老人家心意了。再说，一家大小的搬到乐秋心的公寓，也太不成话了。

为了这个问题，英嘉成沉思了好一会。

真好笑，若不是姜宝缘提起，他还不知道要正视这件紧要事。

姜宝缘说：“报读新校的手续是要及时办理的，照看，就算你们搬在一起住，也要好一段日子，倒不如我试留意母亲那区的学校，万一再有甚么变卦，白做功夫总还不要紧，免得临急抱佛脚。”英嘉成慌忙地点点头，以示赞同。

他原本很想加一句：“宝缘，真要谢谢你这般细心！”然，话到唇边，又溜回肚子去。好像这句话很婆婆妈妈，不得体似的。

姜宝缘再板一板腰，说：“嘉成，如果我的投资户口仍放在富恒，会不会不方便、这也是我要预算的一回事。

对我，哪一间基金经纪行代我打理金融投资，也不相干。最紧要要是他们的表现良好，别把一笔女人的私己钱胡乱包汤便成！如果你认为日后不便囑富恒的同事代我打理户口，就给我推荐另外一间投资机构好了。”这是非常关照英嘉成的一个举动。尤其是英嘉成的新欢乐秋心也是在同一间机构内办事的。万一有甚么同事，为了公事而要在工作会议上提到了姜宝缘户口的事，惹起乐秋心或英嘉成的不快，也很不必了。

姜宝缘先行报案，且把主权双手奉送给英嘉成，这份细心隆情，令英嘉成再多一层感动。

他只能说：“不相干的。只要你不介意，我仍有可能因业务关系而知道你的投资情况，富恒和我都欢迎你继续让我们做你的生意。”“谢谢你！”姜宝缘说这句话时，倒是十分自然而流畅的。

英嘉成心上不无惊骇。想，为甚么姜宝缘可以如此的落落大方？大概来来去去只为一个原因，她于心无愧，磊落光明。

“嘉成，请别怪我太仔细，今晚要跟你商量的最后一个问题，在我是非常重要的。”“请说。”“你坚持要争取铭刚与铭怡的抚养权，我之所以答应考虑，只为你母亲肯肩承抚养他们的责任。为此，我可以放下一半心。至于另一半心，就得看你那位乐小姐跟孩子的缘份了。”“我会做个好父亲。”英嘉成只能这样答。

“这是我并不存疑的。然，也为使你在日后容易做人，其实，你应该现在就安排孩子们跟乐小姐相识，希望他们在要接受她的新身份之前就能跟她混得谳熟，这对彼此都有益处。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两个孩子其实并不难服侍，只要有耐性、有心机、有爱心，就可以将他们融化。人际关系，当然要时间去栽培。”“很好的建议，我试试安排。”英嘉成答应着。

忽然之间，英嘉成心头的压力加重，好像有个巨大的声音，在他身畔指责他：“英嘉成，你搅甚么鬼？竟为了一时间的情欲，遗忘责任，抛弃一个如此无助无援无失无过的发妻？”他不期然伸手抱着自己的头，不要再想

下去。

姜宝缘站了起来，说：“你累了，睡吧？明天又得早起。”然后，她就独自回客房里去。

姜宝缘搬进客房去也是近期的事。

英嘉成想，到底有教养的女人必定紧张自尊，姜宝缘已决定不要嗟来之食。

他们之间的缘分已尽了。

剩下的可以是互相尊重，也可以是彼此埋怨。

如果姜宝缘选择后者，或会令英嘉成更好过一点。可惜，她没有。

常言道：文穷而后工。有慧根的人，会在经历了磨难之后，忽然开窍，出落得漂亮潇洒、有风采、有胸襟、有个性。英嘉成无法不在心内喟叹，当年自己跟她情投意合，不无道理。就为了姜宝缘的建议，他安排一双儿女跟乐秋心尽早相见。当然英嘉成没有把姜宝缘采取主动一事告诉乐秋心，他的烦闷亦因源于此，一旦说溜了嘴，只怕秋心多心，自己的精神压力更大，真正所谓腹背受敌，难于应付。

星期日竟不是个艳阳天，一直刮着微凉的风，太阳又不露脸，气压似乎很低，天是灰蒙蒙的，令人惆怅。

在这个气氛下跟孩子们初相见，是颇煞风景的。

英嘉成把乐秋心和儿女们送到浅水湾酒店的餐厅去吃午饭。

才叫好了菜，乐秋心就把一盒盒的礼物推到孩子跟前去。

“看看你们是否喜欢这些玩具？”乐秋心兴致勃勃的说。

“是甚么东西来的？”英铭刚问。

这一问，乐秋心话穷。她根本不知道小红为她备办了甚么礼物。

她尴尬地答：“你们打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铭刚是个聪明的孩子，立即答：“那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买了甚么礼物给我们？”“铭刚！”英嘉成略提高声浪，对儿子有点不满：“不能以这种口吻跟长辈说话。”“哥哥没有说错甚么话嘛！”才十岁的铭怡一直是牙尖嘴利的。

一开始气氛就弄得不好，英嘉成的确有点紧张，乐秋心更甚。

也只好勉力打个圆场，秋心再对铭刚与铭怡说：“我这阵子忙透了，没赶得及亲自去挑选礼物。只把你爸爸给我的贴士转告秘书，请她代劳。”“做女强人的秘书是不是很辛苦、很受气？”铭刚突然这样问。

搅得乐秋心又一次的目定口呆。

“谁教你这种见解？”英嘉成问。

他似乎下意识地希望是姜宝缘搅的鬼，若是，倒令自己心安一点。

可惜，答案非但叫英嘉成失望，更令他和乐秋心面面相觑。

铭刚和铭怡兄妹双双昂起小脸，很权威地说：“是奶奶给我们说的。”既是英母的言行，就等于是最高指示，有无上的慑服力，不可抗拒。

乐秋心无法禁耐得住气馁之情，稍稍低下头去。

英嘉成把手伸过去，在台底下，紧紧捉住了乐秋心的手，以示无限支持和安慰。

这个动作才有效而快速地安抚乐秋心已满是伤痕的心。

她强颜欢笑，仍给孩子们说话。

“等会儿我们上哪儿去玩好呢？”她这样试探。

忽然，乐秋心又心酸起来，真不知有多久没这样子忍气吞声过？大概

只在初出道时，对上司才如此小心翼翼，诚恐有失。

现今巴结的对象变成了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真令人感慨。

为甚么呢？为来为去，都只为自己深爱的人心安，既如是，就不要生怨、不必难受、不用感慨。

乐秋心握紧英嘉成的手，再看着他。对方那有求饶求恕意味的眼神，令秋心刹那间愿意接受考验与磨难。

说到底，能为爱情受一点委屈，才更能感受到彼此的爱重恩深，情长义厚，有甚么不好呢？乐秋心对嘉成嫣然一笑，再耐心地候着小主人翁的答复。

铭刚和铭怡都没有发表意见，只埋头吃他们的牛扒。

乐秋心于是建议：“我们去海洋公园好不好？”铭怡头一个摔下刀叉，一脸的不耐烦。

铭刚立即加入和应：“那是去过十万九千七次的地方。”乐秋心立即以眼神阻止住英嘉成说话，这男人在是日午膳时间内，已经做得够多破坏工作了，乐秋心不要英嘉成为了照顾自己的感受，而伤害孩子的心灵。

必须要勉力维持一个好的开始，才是成功的一半。

于是乐秋心又建议：“那么，我们开车去游新界，或者到甚么会所去游泳打球，好不好？”铭刚与铭怡再无表示，耸耸肩，不置可否。

英嘉成只有打圆场，故意喜孜孜地说：“我们把今天的节目弄得热闹一点，先去新界兜一圈，再顺道到粉岭哥尔夫球会去游泳，吃晚餐吧！”就这样决定下来。

孩子们抱着那一手的礼物，坐到车厢后上，才坐定了，兄妹俩交换了一个眼色，还是忍不住把礼物逐一拆开，兴奋的神情，表露无遗。到底是孩子，或者说到底是人。

乐秋心吁了长长的一口气，如释重负。

只要人们不肯放弃利益，总是有办法的。

忽然之间因着人性的天生弱点，而使生活上点燃起另一种希望，其实令人啼笑皆非。

这一天乐秋心的身与心都疲累至死。

英铭刚与英铭怡两兄妹比他们的祖母更难服侍。无他，成年人做事总是含蓄，不会像孩子般直接坦率，唯其童心是百无禁忌，想到甚么说甚么、做甚么，于是更能使人难堪，更令人难于应付。

只消英嘉成一不在身边，两个孩子就活像得着个甚么宝贵机会，立即跟乐秋心过不去。

英铭刚问：“你和爸爸是不是就要搬在一起住了？是他搬去你家，抑或你搬来我们家？”乐秋心愕然，只好小心翼翼地应付，微笑着答：“若果搬到你们家去住的话，你们兄妹俩欢迎我吗？”英铭怡立即答：“你不是要爸爸将我们两个送到奶奶家里头去吗？是你不欢迎我们。”乐秋心哑了。叫她怎样解释呢？要解释，都不知从何说起。她原本应该答：“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没有不欢迎的理由，就大伙住在一起好了。”可是，翻心一想，绝对不可如此作答。万一真的成事，那她跟英嘉成的二人世界就要被破坏得体无完肤了。

侍候两名小孩子一天半日，也弄得心力交瘁，要是整日为伴，都不知会出甚么乱子？怕要刺激至猝然暴毙。

于是乐秋心改口说：“我们要上班，反正陪伴你们的时间少，到了假日，再在一起欢聚耍乐，岂不是好！”英铭怡突然一脸老成说：“我最怕应酬！”如此一句不配合孩子身份与年龄的说话，其实应该是惹笑的，然怎么能叫乐秋心笑出声来？况且英铭怡还未待她反应，又多塞一句：“以后每周的星期日都是属于我们妈妈的。”乐秋心自出道以来，还未真正在社会上遇过比现今更难堪的场面，未遇过比这刁钻的两兄妹更难缠的人物。最令乐秋心心寒的，还是两个小孩背后有主持人，那才是一股完全不能忽视的势力。再想深一层，轮不到她不寒而栗，尚有一位高手，叫姜宝缘，始终未在战局中亮相。

她是龙是蛇，功力如何？不得而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今对方不出手，不现身，自己在明时她在暗，这场仗怎么打？乐秋心还不知道，武林上最一等高手，根本就不会让敌人认得出真面目来，只会非常隐蔽地在暗中伺候，令人不晓得他的虚实，单是精神上的困扰与担挂就会弄得对方筋疲力竭，不战而败。

姜宝缘正在有意无意之间采取这种策略。

她已首先赢了一仗，那就是稍稍唤醒了英嘉成迷惘的心，令他有了一重自咎。有自咎，等于对妻子仍有感情、仍会尊重。

这条伏线是埋得太多、太深奥、太仔细了。

把孩子送回家去后，乐秋心如释重负。

泡进浴缸里，洗完热水澡，身体一躺在床上，倦意立即散开来，没有了知觉，蒙头大睡。

跟英嘉成再见面交谈，竟是在富恒的联席会议上。富恒的主席杜佑祺宣布要加强富恒商人银行的生意。他把在英资纳丰年集团内的一位商人银行业务高手徐永禄重金礼聘过来，为富恒争取大生意。

徐永禄名衔是富恒集团辖下全资附属机构富恒投资企业的董事，既是子公司的董事，就得向母公司的董事负责，顶头上司正是英嘉成。

乐秋心因是总管所有后勤部门的一把抓，故此，杜佑祺也把她叫来，跟徐永禄相见。

会议席上，杜佑祺对徐永禄的推许是毫无保留的。这位富恒企业的创办人兼主席的口才以及善用良将的大刀阔斧手段，早已名闻江湖。

财经界的才俊被富恒看中了而罗致，肯答应服务，除了富恒出得起钱之外，更为叨杜佑祺的光。无他，那种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势，就会不胫而走。这对自己的能力、声望，是一次极有效的宣传。

当年，英嘉成也是怀抱着这个心态，答应杜佑祺的邀请的。

如今，这位商人银行业务的精英徐某，怕也是如此。

老实说那又有甚么亏可以吃的，一纸合同在手，就深受深障。试过一次，杜佑祺以高出市价两倍的薪金把一位外资银行总经理赫伦伟斯引进富恒来，结果，洋鬼子跟那些在富恒已各据山头，老树盘根的华人头头合不来，时间精神全部花在斗气斗法上头。

杜佑祺屈指一算，长此下去，损失惨重，于是实行壮士断臂，赔足3年薪金，让洋鬼子立即离去，整个富恒随而结束种族之争，重新投入在生意的搏杀之中。拿了3年薪金的所谓失业汉，有甚么叫损失的？才不过赋闲半载，又在金融界内捞到一官半职了，那3年薪金袋袋平安，根本不用等到两发皆白才拿退休金。多好！

此事传诵江湖，一时间，富恒的高级职员都在谈话中说句笑话：“现今

在晚祷中，最好祈求上天恩赐，杜老爷大发雷霆，天颜震怒，不惜一掷万金，要自己立时之间消失在他眼前为快。好过中六合彩！”话说回来，杜佑祺非常郑重地对与会中人说：“欢迎徐永禄的加盟，希望他的才干能尽快发挥出来，让英嘉成领导的业务有更辉煌成绩。

“现今国际投资气候是绝佳的。中东一役，奠定了美国大阿哥的地位，在往后很多年都势难更改。苏联更有内患，无暇他顾，如此说，20年内看不到有甚么战争爆发，这是个意外之喜。

“本城的小气候，是外资对我们的信心比我们对自己的大，这个形势初成，就得趁众人还举棋不定之际，先行一步，鼓励一些新公司上市，我相信有可为。”一轮训话之后，是午膳时间了。

英嘉成在走出会议室之后，跟在乐秋心后头，低声问：“有人约你午膳吗？”“你呢，你约了人没有？”“现正想约一个。”乐秋心笑了。

两人跟着走到太平洋会所的扒房去吃午饭。

乐秋心突然说：有些人顶不喜欢夫妻二人共事一个机构，就为朝见口晚见面，会易生嫌。你想。这会不会是个问题。”“很多同事之所以闹恋爱，全为彼此在同一环境工作，有共通的众多话题，且有共同的朋友，你又怎么看呢？”“很好，那我就不用考虑另谋高就了！”“你当然不同。就算因此要到那个考虑的地步，都应该是你，而不是你！”“为甚么？”“秋心，我希望只是我敏感，我觉得富恒的情势可能有变。”“为甚么？”“一言难尽。”乐秋心叹了一口气，再追问。

“是不是跟徐永禄的加盟有关？”“也许是，也许不是。”“嘉成，你别说得如此含糊不清好不好？真是急死人！”“连我都是在摸索探测的阶段，这纯粹是一个触觉性的问题，而非有甚么真凭实据。”“杜老聘用徐永禄时，有没有跟你提过？”乐秋心是经英嘉成这一提，怕是杜佑祺预先雇用个徐永禄来分散英嘉成的职权。

英嘉成连忙说：“杜老是个甚么样阅历的人呢：他才不会把心内筹算的一套计划轻易泄露出外。他岂只有把要雇用徐永禄的事跟我提起，根本上，是他跟我商量，要加强阵容，因而考虑挖角，还是由他提起市场内有徐永禄这个人，由我去打探，讨价还价，商议合作细则，以致水到渠成的。杜老这人顶仔细周密，未到最后关头，他不会让下属认为不受重视。”若然此念一生，就会令忠心耿耿的职员再不把心与力全掏出来为老板效力了。杜佑祺当然不傻。

不过，这也是说，英嘉成感觉到有暗涌，在很险暗的角落里开始形成，迟一些，可能会逐渐扩散出来。这姓徐的加盟，是一种先兆而已。商场如战场，天天都要如此你算我，我算你，你防我，我防你！不比男女之间的私情，好像乐秋心与英嘉成的，浩浩荡荡，毫无保留，一泻千里。恋爱时的感觉是激烈而赤裸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爱仍如黑白分明，清清楚楚，绝不含糊。

乐秋心握住了英嘉成的手，道：“嘉成，放心，没有人可以把你取代！”英嘉成拿起秋心的手，放在唇上，笑着说：“乐小姐，你只是指在你手上无人可以把我取代而已？”天下间那有缺了任何人就成不了事之理，除非是在激情热恋之中。

此所谓非卿不娶、非君不嫁。

“嘉成，我是认真的。如果富恒不要你，从今天起，就等于要两个人走

了，我们祸福与共。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秋心，那又未免说得太严重，我只不过觉得在不久将来，业务上有些事，存在着一些暗涌而已。你别大惊小怪吧！”乐秋心抿着嘴，久久不能平静情绪过来。

“看！你要是这样子的话，将来真有大事出现，我才不敢坦白告诉你。”“你敢？”“不敢，不敢！”英嘉成故意的打恭作揖，猛赔不是：“唯命是从。”“担当不起呢，还未曾正名。”“指日可待了。”这倒是真的。再下来，英嘉成快要与乐秋心商量居住的问题。

却万万想不到，还未轮到他俩作出决定，姜宝缘就有她的一个既定主意。

她竟然又候着英嘉成下班回家，跟他提出请求，说：“嘉成，离婚时，你打算怎样分配我们的产业？譬如说，我们现住的一间公寓？”英嘉成对姜宝缘这样开门见山的提出来，先就愣了一愣。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

倒是姜宝缘滋油淡定的继续说下去：“嘉成，我想平分我们的资产，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处置方法。这幢公寓反正是我们联名买下来的，理应各人一半。现今，不外乎三个途径可行：其一是我把公寓买起、其：是由你将之承担、其三放盘市场之内，套了现再分。”姜宝缘把腿交叠起来，换了一个姿势，说：“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方式比较切合实际。老实说，我是习惯在这儿居住，在这一区出入，一动不如一静。你呢，我看要乐小姐搬进来，住到我的房间去，她未必会喜欢，也不是小器与否的问题，女人的心比较敏感，不适宜有太多的触景伤情。”英嘉成望住妻子出神，他奇怪姜宝缘怎么会变成了这么一个大方的女人？她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吗？是自己太过迷醉于与乐秋心之恋以致于没有留心看这身边人的动态与品性吗？英嘉成下意识地摔摔头，不再去想这个具诱惑性的问题了，反正是悔之已晚。

“若是将房子变卖出去，又再买回别间公寓自住，无疑是平白多给了印花及利得税，还添双重不薄的房产经纪佣金，那又何必呢？如果你同意我的这个做法，就请你开一个价，我把你的百分之五十业权买过来吧！”两人闹离婚，妻子嘱丈夫开一个价，买起自住的物业。这番说话令英嘉成听在耳内，十分不是味道。

突然间，英嘉成宁可姜宝缘会放声痛哭，骂尽自己的忘情弃义，要求赔偿，强要他把这间公寓双手奉送。最低限度，这会自然地平衡他的怯疚心理，令他那男性的自尊得以完整保存。可是，姜宝缘没有这样做。

她选择了不再抬举英嘉成，不再将之视作高高在上、独一无二的人物，须要求他施恩舍惠、矜怜垂悯。

她很有自信，很有志气地提出公平交易。

英嘉成讷讷地答：“我也不知甚么价，最好还是找测量行房产经纪评定楼价，比较公道。”英嘉成满以为这个答复是得体的。然，姜宝缘比他还更胜一筹。

姜宝缘想了想，说：“要测量行来估价，不是不可以，但，未见官先打八十，他们的费用相当高昂。如果用在商业上，凡买卖交易均要讲真凭实据的话，这笔钱还是用得有价值，否则，未免冤枉了。至于找其他房产经纪行来评价，除非我们想出售物业，才能得到人家的专业服务，反正不是真有机会让对方有佣金可收，何必白叨人家的光。

“嘉成，我看，你且根据你在商场上的知识，随便说一个价，我照付就是了。”英嘉成心如鹿撞，卜卜乱跳，整张脸一时间变红。

姜宝缘所史的招数，不论是刻意营造抑或随意所为，都教英嘉成措手不及。

像一盘沙蟹游戏，对方如此面无表情，毫无保留地推出面前的所有筹码，只为要看他的底牌。究竟她是葫芦里头卖甚么药，一概不知，只可以猜。

似乎英嘉成一用心去猜姜宝缘的心态，一关心她的想法与部署，就已掉进一个深深的陷阱之内而不自知。

姜宝缘站起身来，说：“真的，嘉成，事不宜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你还是早搬出的好。”

“我们住在一起，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了。也别让你在公司的内引起不必要的尴尬。现在大太阳底下做事的人，很多额外的人情要关顾，给人多说一句半句闲话呢，我这种全职主妇可以不知不觉，但当事人可不只我一个。何必要做一些各方面都没有好处的事出来？”英嘉成只能点头，目送着妻子走回书房去。

一整夜，英嘉成辗转反侧。

自与乐秋心相恋之后，他从没有试过像如今的情怀意乱。他在一见了乐秋心之后，马上倾心，瞬即恋慕，立即义无反顾闹他的极度激情。

因为丝毫没有保留、没有疑虑，没有反省，他的爱念、感情、欲望都一泻千里，去势甚劲、甚流畅、甚舒适。

直至今日，他体验到一份阻力，使他已完全奔驰到乐秋心身上去的心，悄悄地、静静地回顾，望一望过去，是否有值得他留恋的人物？或者，说得具体一点，以英嘉成这么一个有智慧、有身份、有条件的人，他容不下有人可以不当他作第一选择。这动摇了他的信心，也刺激了他的自尊。姜宝缘对他撒手不管，好比他以为背后必有一张椅子在，自己几时玩得累了，就能坐到上面去歇一歇，谁知如今一坐，整个人就摔倒地上去似的。

情势狼狈，令他夜不成眠。

翌晨一早醒来，执拾了一皮箱很简便的衣服杂物，就开车到乐秋心家去。秋心还是刚刚转醒过来，见到那一脸愁眉不展的情人，心内暗吃一惊，问：“什么事？你的脸色十分难看。”“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为什么呢？”

“也许是想念你！”乐秋心开心得像一只小鸟，飞扑到英嘉成的身上去，紧紧的让他抱着。“嘉成，我那么的爱你，那么的感谢你！”英嘉成拍着对方的背，说：“我从今天起先搬到你家来住，以后再找合适的新居。”“姜宝缘知道你这决定吗？”乐秋心问，竟有一点担心。

英嘉成随即答：“她稍后会知道，我们昨晚已谈过这样的安排。”“嘉成，从今天起，请让我好好服侍你。”英嘉成吻着乐秋心的前额，表示欢慰地笑一笑。

他其实狡猾，相交以来，他从没有在乐秋心跟前歪曲过自己的行动，隐瞒过自己的意向。

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恶例一开，可能就会成为习惯，一不做二不休的心态一旦形成，真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这天，乐秋心是满怀高兴的回到公司去，只觉已完全的胜券在握，一整个英嘉成的人，已在自己掌握之中，心呢？老早已俘虏过来，那就更不用说了。

她的喜悦跟秘书冯逸红是一式一样。彼此见了面，竟搁下公事不谈，先交换了私人讯息。

“小红，如果你打电话到家里找我，接电话的是一把男声，切勿大惊小怪，那只是英先生，他已先搬到我家去住了。”“甚么时候结婚了？”小红急不及待地问。

“快了，他跟妻子已经谈妥了条件，彼此同意签纸离婚的话，很易办理。”“英先生是不是给对方作置了一大笔？”乐秋心原本想答，她不知道。实情也是如此。

然而，回心一想，答案改为：“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了吧？”小红立即说：“真难为了英先生，不过，千金难买心头好。”乐秋心要的就是这句话。就让外间人传扬这个一掷千金，为载情人归的故事吧，历史上也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要江山要美人，万古留芳的中外奇谈。那种光荣感是完完全全属于千里共蝉娟的最后得主的。乐秋心不打算放过。

一想到这场仗，打得空前顺利，她就乐得飞飞的。小红也不甘后人，说：“老板，趁你心情好，明天我想请几小时的假。”“做甚么？”“我要跟耀华去抢购廉价家私。”“为你们的新居添置用品？”乐秋心才刚刚向人事部写了推荐书，对她的工作极表满意，希望人事部批准冯逸红可以把职员家居贷款的年期增长。

“就是嘛！房子交吉了，我们搬进去，除了一张床褥摊在地上为榻榻米之外，甚么家私也没有，也真是怪可怜的。没办法，耀华他自资的小型冷气工程公司，又急着开张，要资金周转，另外，首期两成又是一笔可观数字，我俩的积蓄根本都用清了。

“上星期，看到报载，说有间家私厂在新界，举行清货大减价，我们明早准备去轮队抢购。

“我看他们的广告，有一套4人用的餐台椅，顶便宜，减百分之七十，差不多半卖半送，我们总不成坐在地上吃饭吧！”乐秋心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请足一天假期。”“不用了，一则耀华也赶着开工，并不能抽空陪我选购其他必需品，只我一个人去买，也没多大意思。二则，我就快请大假结婚了，有很多文件积压着，心里不放心，怕连婚也结得不安不乐的，故此还是赶回来。况且，去抢购平价货的人极多，我们天一亮，就得到达，待厂房一开门，就冲进去成交。回到中环来，怕还未到11点。”乐秋心笑着点头，示意允其所请。心里却又难免另有一番感慨。

中下阶层的少男少女，要组织起小家庭来，原来也是这般吃力的。

比起自己，手上有一笔为数7位数字的积蓄，再加一份年薪不俗的工作，若还把未来夫婿的家当算在内，生活上是完全优哉悠哉的。

乐秋心当然高兴英嘉成住进公寓来，但，过些时，也要另外物色一幢公寓搬进去才是。

说到底，自己嫁入英家，总应该住英嘉成的物业，这是一项荣耀与权益。

这一夜，乐秋心与冯逸红两个行将为人妇的姑娘，都睡得无比甜美，发者一个又一个美好、浪漫而幸福的美梦。直至天色渐明，闹钟一响，小红

才整个人跳起来。

跟小红同住的家人不少，虽不至于一家 8 口一张床，但兄弟姊妹 5 人，只除了大哥睡在客厅外，全挤在一间房，小弟今年 9 岁，根本就跟小红同一铺床睡觉。

闹钟这么一闹，害得一家人都转醒过来，怨声载道。

小红的大哥，据家中各人的传说，这些天来跟走在一起的女友闹翻了，心情尤其不好。每晚开张折床在小客厅内睡觉，实情是辗转反侧，到天要亮时，才刚睡去。今天被小红的闹钟这么一闹，心火尤其旺盛，于是骂道：“你这是干什么的？还不过是 5 点半，就把全家吵醒了！”连 9 岁的小弟都拿脚踢小红的屁股两下，以示抗议，才翻一个身，重新睡去。

小红一叠连声的说：“对不起，大哥，我要早起去买家私。”“我管你早起干甚么，自己的事自己打理，你若然心上挂着有事办，自然会得准时起床，用得着如此的把自己的方便建在家人的不便之上吗？”小红被兄长如此谩骂，心里头有气，回敬一句：“没有你说得严重吧？怪人需有理。”小红的母亲一向最偏爱长子，于是插了嘴：“小红，你别顶撞大哥好不好？要嫁要走，是早晚的事，但今日你还在家里头，就得体谅娘家的人。”小红被母亲这样一说，眼眶就湿润起来，想跟她驳斥，幸好父亲先开腔：“好了，好了，越吵越不能睡好。小红，你赶快出门吧！”小红跑到九龙塘火车站跟麦耀华会合时，眼睛很觉红肿，是哭过了，也是睡眠不足之故。

耀华紧紧的拖着她的手，问：“为甚么会这么愁眉苦脸？”小红嘴一抿，差点要在公众地方哭起来大出洋相。

“小红，别这样，你有甚么难过事？是我干了甚么令你不高兴吗？”小红摇头。

“我害你早起，是不是？我知道为了成全我的事业，要你多受了很多苦。”只这几句安慰的说话，就终于令小红破涕为笑了。

再多受苦也是不要紧的，世界上只要有麦耀华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苦衷，爱惜自己就已足够补偿所有了。

坐在火车上，小红把今早跟家里人呕气的事，复述了一遍。

耀华听罢，紧紧的捉着小红的手，放在胸前说：“不要紧，我们快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再简陋，也还是可爱的，是不是？”小红喜悦的拼命点头。

找到了家私工厂时，有人比小红他们还要早到，看样子，他们是排队中的第 5 对。前面 4 组人，肯定有 3 组是跟耀华及小红一样，是年青的爱侣或夫妇，另外一个年纪较大的，怕是打算买便宜货的商人模样。

小红扯扯耀华的衣角，说：“我有点担心。”“担心甚么？”“担心买不到那套餐桌，”“为甚么呢？他们不见得都打算买我们心目中的产品，工厂大减价的家私顶多。”“万一他们也看上了那套餐桌呢？”“那就是天意了，我们已尽全力，是不是？”耀华用手指拧一拧她的鼻尖，说：“大不了，我把妈妈的麻雀台扛到我们新居来作饭桌，用一个短时期，待我们买到之后才归还。”耀华提起了母亲，小红的面色就略略一沉，忍不住说：“你别怪我小家子气，你妈妈那天问我，买齐了家私用具没有？我告诉她，不打算买甚么了，积蓄都用去供首期，且你的公司又要开支。我以为她老人家会赞美鼓励我们一两句……”“她没有吗？”小红嘟一嘟嘴：“好说话非但没讲，还塞了我一句。”“她说甚么？”“她说：‘我一直给阿华说，没有这么大的头，别戴这么大的帽。现今男人 30 过外置家也不迟，急些甚么呢？又不是一结了婚，就

打算要孩子，这年头，就算不结婚也属等闲。’“华，你说，好笑不好笑？我从未想过做父母角色的人会说这么令儿女气馁的话。”“别把她的说话放在心上，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不同意呐，华，如果将来我嫁给你之后，跟你母亲有甚么冲突，你偏帮谁？”“何必要胡乱假设？”“才不是呢，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天地间有几多互助互爱一如母女的婆媳？”“小红，若果你老早存了这个心，将来跟我母亲相处就有了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开端，对我们没有好处，你必须谨记，我自小就没有了父亲，母亲守了一世寡，把我和妹妹养大成人的，她不可能不爱我，我也不可能不爱她。”小红一听耀华那么一说，就有气在心头。她原本是希望小情人会又疼又哄的，在她今日情绪低落时，说一两句好听的安慰说话，逗她欢喜，谁知适得其反，惹了对方乘机讲几车子孝顺的大道理，言下之意，跟指责小红不体谅他的处境又有何异。

于是小红脸一拉长，立即反驳：“谁叫你不爱你的母亲了。”“小红，我只不过向你解释明白，爱屋及乌，你如果爱我，便应该也爱我母亲，不要胡思乱想，先以为她会跟你过不去。”“这么说，你已经算是给我答案了？”“甚么答案？”“我刚才问你，将来万一我和你母亲有甚么冲突，你会站到哪一边去，看来，答案是很显而易见的，是不是？”耀华为之气结。

兜了一大个圈子，仍是原地跑，又苦苦缠扰在那个荒谬以及完全不必要的问题上。

怎么女人可以如此的蛮不讲理兼幼稚？“你不能答，不敢答我了？”没有适可而止，只有变本加厉，小红更进一步的无理取闹。

“你喜欢想当然，解释是没有用的。”耀华答。

“怎么没有用，我只需要你说一句话，说无论如何会站到我的一边去帮我。”小红绝对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再加早上跟家人的争执，于是心火特盛。

“不要强迫我说不愿意说的话，我不是个你叫我行便行，指使我止便止的人。我有自己的主意，全部要因人因事而异，不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很好，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小红咬一咬嘴唇，挽起了手袋，就急步离开那家私工厂，一扬手，跟前停了辆新界的士。

她火速拉开了门，还有一阵子的迟疑，回头看见耀华跟本没有追上来，面子更放不下，立即上车，扬长而去。

那段由新界回到市区上班的路程，像由天堂走向地狱，痛苦得难以形容。小红有想过回家去，好好的哭一大场，不要上班了。

然，回到家去，依然有一大堆差不多可以肯定不会以自己之忧为忧的父母兄弟，何必在他们的跟前献丑！一脚踏入公司，埋头在的的得得的打字声中，或者精神还有寄托。

真没想到原本应该最可爱的一个场面，会落得如此收场。

乐秋心看见小红气鼓鼓的走进办公室来，心里有点骇异，本要开口相问，又有一点顾忌。毕竟在公司环境内把主仆身份拉得太近、太着迹，绝非好事。

最怕小红年纪不大，阅历还不深，把自己付予她的支持与关心掌握得不好，有了过态的情况出现，对自己与对小红都有害而无益。公司内的各个部门头头的秘书角色跟封建帝皇时代的后宫与身边的宫女，有一点点的相像，在这个明争暗斗异常激烈的环境之下，主子固然极需要贴身心腹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传递及探听消息。得宠如侍婢宫娥，多是能干聪敏的多，然，

一旦恃宠生骄，狐假虎威，闹出一个小争执来，都可以成为乱政的借口，非小心不可。

故此，乐秋心明知小红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还是由着她，不打算过分表示关注。且，也实在忙。那新上任的主管商人银行业务的行政大员徐永禄，工作效率相当高，态度非常积极。为了配合他拓展计划需要，所有有关部门，都做过不少功夫。

乐秋心是集团后勤部门的总舵主，很多方面都成了徐永禄的好帮手，就像今早的会议上，徐永禄就提出：“我这一张清单，列出心目中可以鼓励和催谷上市的公司，希望资料研究部能尽快把他们更多的背景与该行业的各项数据找出来，以便参考。”乐秋心接过清单，皱一皱眉头。

她不是怕功夫多，更不是嫌工作烦，而是下意识对徐永禄的急进有点儿抗拒。

为了那天英嘉成在午膳时略略提过的顾虑。

商场如战场，多了一名勇将，就可以分功。

谁愿意自己的地位发生任何威胁与动摇。

乐秋心当然完全为英嘉成着想。

徐永禄再加多一句：“不会太麻烦你吧？”乐秋心随即答：“当然不会。”“那就烦你安排了，公司里头传诵的术语甚多，其中有一句我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谨记了，他们都说：乐小姐办事，人人放心。”真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乐秋心听了徐永禄的这凡句话，刚才一闪而过的顾虑，就荡然无存了。

“给你尽快办妥。”“谢谢！待我筹备的第一间公司上了市，要好好的答谢同事们的支持，请你们吃顿饭。可否赏我这个面子？”乐秋心说：“但愿那是月会，或甚至是个周会，那就好了。我们几个部门的同事。年底的花红靠你。”这么你一言，我一语，都不外是得体而轻松地互相吹捧，把同事之间的情谊气氛搅好，以便日后合作得更愉快。

无论如何，在社会上做事，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

这天晚上，当乐秋心与英嘉成在自己家里头吃那两菜一汤的家庭便饭时，秋心提起了今日会议的情况，说：“那徐永禄好像真有点儿见得人的功夫。”“不是猛龙不过江，初加入集团，更是勇于表现。”英嘉成这样说。

“你看他的业绩会不会乐观？”“你看呢？”“我不是他的直属上司。”

“从平起平坐的同事眼光看，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英嘉成望着乐秋心再说：“你的语调，似乎跟徐永禄交过手之后，他甚得你心。”“言重了，英董事！”“对、对、对！”英嘉成轻吻乐秋心的脸颊：“乐小姐的心，怎么会轻易地就能得到，是不是，是我姓英的，前生修来的绝好福份。”“吃你的饭去，别再卖口乖。”“卖口乖就要赞赞你的厨艺了得，我不知多久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家庭小菜。”英嘉成大口的喝着汤，吃着菜，问：“现今的男人真难服侍，既要求身边的女人是巾帼须眉，有本事、有才干，又要她在赚钱之余，会得把女性天职，包括煮饭洗衫，布置家居等，都一一履行，真是！”乐秋心笑了，难得英嘉成如此通情达理，好让自己没有白白辛苦一场。

开始过二人世界的生活，毕竟是甜如糖，腻似蜜的。

这一夜，乐秋心睡得甚是安稳。

然，在她枕畔的英嘉成却久久未能成眠。

英嘉成的顾虑越来越多，徐永禄的激进与得宠，无可否认是一项不容

忽视的威胁。

更令他不安的是，这阵子他们安排茂荣食品厂有限公司上市，在政策上英嘉成与徐永禄就意见分歧。

茂荣经营的罐头食品畅销全世界，除了在大埔工业村设厂之外，在中国蛇口与台南均有分厂，且地皮是自己拥有的。茂荣的老板盛茂荣其实是英嘉成的世伯，跟英家是两代相交；说得具体一点，盛茂荣是英嘉成父亲的好朋友，英父壮年早逝，盛茂荣依然跟英母保持亲密来往。

这次茂荣食品上市的安排，盛家根本不劳找其他的商人银行来商议，一股脑儿就认定英嘉成服务的富恒集团最值得信任。故而这单生意是不费吹灰之力而到手的，比起其他公司上市，事必要跟行家打得落花流水，才能把总包销的地位抢夺过来容易得多。

无疑，功劳绝对是归于英嘉成的。

不知是不是英嘉成的敏感，他下意识地觉得徐永禄打算刻意求功，在他已稳操胜券的局面中打一场漂亮的游击战，突出自己的实力。

就在今天的会议上，徐永禄大力建议茂荣应该把中、港、台三地的物业及生意都集合在一起，齐齐上市。他所持的理由甚为简单、茂荣的资产值越大，盈利越高，则向市场集资的能力越劲。

当然是对茂荣有好处，能集资二亿，自是比集资五千万划算，反正上市费用不菲，筹备要花几百万元作各种准备，如果集资数目太少，未免白费功夫。

而实际上，最有利的还是承办上市的富恒集团，集资的数目越大，他们能收受的佣金越高，同一单生意，同一番功夫，当然是收多一点好过收少一点。你永禄的建议似乎是顺理成章，甚至无懈可击。

然，英嘉成有保留。他在会议席上作了最后裁决：“是否向茂荣建议，要把中、港、台三地的生意与资产一齐拿出来押阵，且稍缓，让我考虑清楚，自作定论。”徐永禄问：“成哥的意思是甚么呢？”“或者分开来办对茂荣更有利。单是他们在港的厂房物业与营业成绩，已足够支撑大局。把中、台两地的资产稍缓，再进注入母公司，会使茂荣在上市后不断有好消息传出，再行集资也会顺利。”会议上各人没有多说，毕竟英嘉成是主理商人银行业务的头头，他的决定只有集团主席才可以否决。为了这件事，英嘉成心内好像生了一块铅似的，他认为徐永禄的建议跟自己的打算有抵触，会是一场不能避免、可大可小的战役。

当然，最好是跟徐永禄同声同气，同一阵线。可是，英嘉成无从向自己的良心交代，因为以他的专业知识眼光看，是的确把资产分成三份，分别或分期上市，对茂荣有利得多。或者，这份对茂荣的着想与袒护，渊源于私人感情，总括来说，他有一点点的以私害公，令英嘉成焦虑。

另一方面，直至目前为止，他还是徐永禄的上司，凭甚么要向他屈服，买他甚么帐？单是有这个念头，已教人折损了英气。

英嘉成是深深不忿的。

他心里想：今日决非吾日。

茂荣上市一事的为难还悬疑未决，又来了另一个私人疑惑。

大清早回到办公室去，英嘉成就收到姜宝缘代表律师送来的支票及文件，姜宝缘把他们共同拥有的住宅买起来。

如此的火速、果敢、誓无反顾的行事，代表甚么？英嘉成忽然想，会

不会姜宝缘已另有新欢。

一个女人，手无寸铁，只靠着那个英太太的身份度日，如何会一下子爽快痛快如斯？不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纠缠不休，弄得筋疲力尽而后已。

姜宝缘竟是个例外？不会吧？除非她背后支撑有人。

这个念头，使英嘉成呆望着桌上的支票及文件很久，不晓得作出处理。

脑海里只翻来覆去地出现故居睡房的情景，只幻想床上躺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如假包换的姜宝缘，另一个不是他英嘉成，而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

英嘉成一拳捶在书桌上，意图宣泄掉心上的一股戾气。

跟着他气馁地抱着头，哭笑不得。

究竟自己在搅甚么鬼？移情别恋的是自己，抛妻弃子的是自己，到如今，悔不当初的又是自己？不会吧，不会吧！

只不过人的自私心理作祟，自己扔掉的东西，仍不许别人拾起来而已。日间，到底有千百样公事缠身，也不能再细想了。

只是一下了班，心头的翳闷又在作祟。英嘉成按动内线电话，找到乐秋心，问：“我们今晚在家吃饭是不是？”“我为你洗手作羹汤，好吗？”

“好，秋心，我要回旧居去拿点惯用的物品，好不好你先驱车返家，我很快就赶回来。”“好的。”乐秋心对英嘉成绝对信任，一个男人与妻子分居之后，连回到旧居去取一点日用品都忙不迭向自己坦白报告，这份忠贞是要欣赏的。

乐秋心并没有想到英嘉成回家去的目的并非为取甚么应用之物。

英嘉成希望突然出现故居，会有机会抓到甚么蛛丝马迹，以证明自己的推断正确抑或错误。

当他回到原本的家，拿出了门钥来，要开启大门时，他的心卜卜乱跳，如果先进睡房去，看见睡在床上的是两个人而非一个人，他会怎样反应？捉奸在床？笑话不笑话？一个已经先不仁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指责后不义的对手。他只好哑忍。

英嘉成飞快地把门钥一转，就冲进屋里去，走上睡房，突然推开门，亮了灯。

睡房根本没有人，姜宝缘不在。他背后有人说话，是菲佣。

“先生，你找太太吗？她在饭厅。”英嘉成有点失态，那菲佣看他时的神情是奇奇怪怪的。或许是自己的动静有欠光明磊落，作贼心虚，反转来觉得对方有点鬼祟。

“我回来取点应用的东西。”他主动向菲佣解释。

然后，径自走到浴室去，打开了抽屉，胡乱地拿了盒医生牙线，就放进口袋里，自以为已经圆了谎。

英嘉成走出睡房经过饭厅，探头进去，果见偌大的餐桌只姜宝缘一个人在吃晚饭。

一种落寞凄酸气氛充塞空间，令人感慨。

那才是一张英嘉成梦寐以求的图画。

他叩了一叩饭厅的门，说：“吃饭了？”姜宝缘抬起眼皮一望，随即展开笑容，说：“对。你吃过饭没有？”“没有。”英嘉成答：“等一会吧！”“对，还早呢！”姜宝缘答：“如果我不是赶着去听音乐。也不会这么早就吃晚饭。”

“听音乐？我不知道你有此兴趣。”姜宝缘又笑笑说：“朋友盛情邀请，主张我多培养一些生活情趣。我想说得也是，便答应下来了，是中国管弦乐团

演奏。”英嘉成略略一愣，把那个“你跟甚么朋友去听音乐”的说话硬压下去，不许吐出口来。

“我回来拿点东西。”他以这句说了两次的话替代。

“拿到了吗？”宝缘问：“要不要替你找？”“拿到了，谢谢！”再没法子说下去，只好扬扬手，说声再见。

一路上开车子回乐秋心的住处，英嘉成的脑袋，没有停过回想姜宝缘独自悠闲地吃晚饭的那个形相，没有停过思考究竟她是不是跟男友去听音乐？在英嘉成的记忆中，他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未曾跟姜宝缘携手共寻生活情趣。每天晚上若不是有必要应酬，他就回家，早早躺到床上去看电视。姜宝缘在家有很多零碎的杂务，可以谋杀整晚的光阴，他们夫妻俩表面上是很各得其所的，心里头原来盛载了几多不满，彼此都没有认真想过，更没有打算着应如何改善处理。怕就是如此这般让感情淡泊，让关系恶化，以致于乐秋心一出现，就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晚上，躺在床上去时，英嘉成面对着已经熟睡的新欢，竟然难忘旧爱，折腾得他辗转反侧。

窗外微弱的月光投映进房来，正好让英嘉成看清楚枕畔人的美丽轮廓。

他拿手扫抚着乐秋心的那高耸的鼻子和那樱桃小嘴，再拨开了覆在额前脸上的碎发，忽然的觉得要吻下去。

乐秋心自喉咙间发出幽怨似的叹息，然后把双手搭到英嘉成的肩膊上，决定缠着他，不让彼此分离。

英嘉成闭上眼，来自肉体的一切快意与欢乐，很容易将一个男性的血肉之躯吞噬。

他心里确实也迷惘一片，分辨不出自己拥有着的女体是属于新欢抑或旧爱。

或许是新旧冲击，融汇而成的一个混合体。

英嘉成由于一整日的忧虑，令他疲倦，他决定放弃，只朝一个满足自己官能的目标冲刺，直至令自己完全满足为止。

其他的一切，他且不管了。

这种特殊的疗治失眠法很见功效，英嘉成终于熟睡。

清晨起来，他坐到早餐桌上，面对着笑脸迎人，似是一身阳光的乐秋心，纵使再不去想昨天曾有过的焦虑，英嘉成还是觉得很惭愧。

一个分明是深爱着自己的女人，为了能跟他双宿双栖而如此的喜形于色，可是呢，昨夜怀抱着对方时，心上的影像却模糊不清，两个生命上的女人剪影交叠着，才掀起心底一重又一重的兴奋，这就是太对不起乐秋心了。

英嘉成很怕很怕这种已然背叛了乐秋心的感觉。

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新鲜。

就在不久之前，当他跟乐秋心走在一起之后，第一夜回到姜宝缘身边，躺下，面对妻子那一脸平和无躁的表情，自咎就油然而生，一直咀嚼着他的心。

那种难过，驱使他终于把心一横，干脆迅速堕入爱河，以乐秋心的浓情蜜意抚慰他那负咎畏怯的心。

不，千万不要再来一次。英嘉成在心里轻喊。

他突然捉住乐秋心的手，送到嘴边，吻着，说了一声：“秋心，我爱你！”乐秋心的笑容美得像含苞待放的玫瑰，惹人要采摘下来，握在手上，肆意拥

有和欣赏。

“真的，秋心，请相信我爱你。”英嘉成重复又重复地以这些话肯定内心的感受。

乐秋心呢，没法看到感情背后的千疮百孔，她才会笑得如此毫无保留。乐秋心乘机问英嘉成：“我们甚么时候结婚了？姜宝缘已答应把离婚手续早早办妥了吧？”英嘉成答：“让我跟方律师联络，看他如何说吧！”英嘉成的电话接到替他办理离婚手续的方律师写字楼，对方说：“英先生，说句老实话，我很久没有办过这么顺利的离婚案了，英太太的要求全部在法律保障的权益范围内。换言之，她没有多要一分一钱，她所提出的都是她应得的。你们可以随时签署离婚书，让我代你们向法庭申请，快的话，3个月你就可以回复自由身了。”英嘉成有点茫然，不辨悲喜，问：“既是双方同意，法庭还要审核些甚么文件才肯批准离婚呢？”“都是循例式手续而已。其实法律不外人情，总希望结了婚有转圆余地，或者有些人会在这最后关头有突破。平日打生打死，到了决定分离时，就会是情难舍也未可料。”无心的一句话竟说到英嘉成的心上去，他急急挂断了线。

乐秋心收到英嘉成的消息，立即蠢蠢欲动，对英嘉成说：“那我们正好利用这个空隙时间准备婚礼，好不好？”英嘉成突然觉得被对方催得紧了一点点，显了些微不悦，并没有造声。乐秋心再问。“怎么样？嘉成，好不好？”“没有甚么不好？只不过，米已成饭，用得着那么喉急吗？”英嘉成想了想，又画蛇添足地解释：“有些男人丧偶，总要等过一两年才再成亲。”这个比喻是用得太差了。

乐秋心一听，立即变了面色。

“你是认真的？”“你指甚么？”“我们等一两年才结婚？”“根本上，我们现今的情况跟结婚有甚分别？”“英先生，太有分别了。”也许因为乐秋心的神态带三分轻蔑七分霸道，使英嘉成微微反感，更乘机发脾气说：“你且说来听听！”乐秋心正打算分辩，忽然觉得胸口的一阵翳闷，直往上冲，堵住了自己微张的嘴。

为甚么要她巴巴的解释呢？事件太明显了，配偶去世，剩下来的一个伤心哀怨，以致于不能收拾起受创的心情，再觅爱侣，是顺理成章的。即使伴侣死前，已经另有他欢，还有道义上的责任，要做一些门面功夫。红白两事总不至于在同一个月内双双临门，如此的惹人笑柄。

可是，英嘉成现今的现况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姜宝缘尚在人间，死去的只是他俩的夫妻情份。取而代之的是乐秋心这个人、这份爱恋，完全是众所周知的一回书，还有甚么好遮掩、好隐瞒、好惺惺作态、好故弄玄虚的？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知道他俩的恋情，明知离婚成了定局，却突然要她乐秋心守望过两年才得嫁进英家去，颜面何存？成什么话了？英嘉成没有理由忸怩作态，除非他旧情未了，或死灰复燃。二者对乐秋心而言，都是绝顶的刺激。彼此都是聪明敏感的人，何须叨叨唠唠的争辩不休？乐秋心的心一下子灰起来，也就不讲话，站起来走回房里去。

英嘉成更觉得不是味道。要跟进去吗？老不是味道。

从前跟姜宝缘吵架，他英嘉成依然大摇大摆的把自己抛在床上，就睡去。说到底还是英家的床、英家的地方。

现在呢，不受乐秋心欢迎，仍跟进她的房，是太失面子与身份了吧。

怎么会沦落到如今这个田地呢？这一次怎么好呢？就这样冲动地跑到

街上去，又如何？有家已经归不得，跑回去那已经过了户的房子，怕不笑弯了姜宝缘的腰？去叩母亲的门吗？只怕丢尽孩子与母亲上下两代之现眼？难道就去开间酒店的房借宿不成？一种无人相伴的凄苦袭上心头，从未试过像如今般觉得自己飘泊与可怜。

英嘉成一挺胸，站起来，忽然有种冲出重围的冲动，直奔进乐秋心的睡房去，叫嚷：“好、好，这就立即要你，你无话可说，无冤可诉了吧！”说罢，整个人跳上床，牢牢地抱紧了正在啜泣的乐秋心。

一场悲情折子戏，就如此这般，草率地收场，落得一个啼笑皆非的结果。

其实，午夜梦回，乐秋心仍有她的担忧与怅惘。

今日，她才蓦然发觉，自己付出的一份情爱，未必全无瑕疵。

纯情之后出现激情，激情的火花迷人炫目，动魄惊心，然，之后呢？火花不同于火炬，未必会一直光亮的燃烧下去。到了一个极限，就会熄灭。

天！太恐怖了，乐秋心不敢再想下去。

至于英嘉成，他暗地里深深叹息，觉得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这真的不是笑话，人人都以为女人难做人，唯是如此，才显得男人更难做人。

成筲的责任，上至精忠报国，下至养妻活儿，都放到男人的肩膀上去。

开始偶然有那一个女人把这属于男人的责任与份内事分担了，不得了，差不多要申请建立牌坊以示功勋。

有功有劳之后，男人要得回一点情与欲上的自由，又是几千几顶大帽子扣下来，甚么用情不专、朝秦暮楚、忘情弃爱、人欲横流等等，泰山压顶地直压得男人头昏脑胀。

人们总是忘记有些事情男人是不能单独一人去完成的。

相恋就是一例。

廉政公署尚且重复又重复地告诉市民，行贿与受贿者同罪。

那又何解事必要以为男人是祸之源，罪之殃？像他，英嘉成，只不过为了摆脱较沉闷婚姻，让自己剩下半生的下半生人好过，他就要付出很多很多，到头来，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像是猪八戒照镜子，总之不是人。外行人还以为他不知多舒服，女人于他，予取予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事实上呢，夜阑人静，他就给自己的两个女人烦得辗转难眠。

怎么能把心一横，从此以后，天涯海角去远，不顾家国之事，做个无知无欲的浪人还好。英嘉成想，难怪有些家资富裕，妻妾满堂的男人，也会有一日，一声不响地出家，其来有自。女人能给男人带来的烦恼比她所能为他带来的喜悦相差不远，甚而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晨，两人照样起床，道早安、亲吻、微笑、共进早餐，一齐开车上班。

外表仍是亲亲热热的，确是没有瑕疵。实情呢，各自把伤心与感慨收起来罢了。

激情以后的第一盏红灯，已然亮起。

乐秋心说到底是个成熟人，江湖道行相当，一切喜怒哀乐，都不大形于色，等闲之辈不容易看得出来。跟冯逸红比较，后者的表演是差得多了。

这几天，小红一直是没精打采的，就只为跟未婚妻麦耀华吵了嘴的缘故。

固然不便胡乱以上司为诉苦对象，就是跟同事，也不多说。平日闹哄哄的，以公司里头一些无伤大雅的人事或日常生活轶事做话题，还是可以的，要说到私事呢，个个都讳莫如深，有着起码的防范。

至于家里的兄弟姊妹，比自己年长或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都是男孩子，根本从来都不是谈心的对象。事实上，那豆腐方块似的居室，无论如何不鼓励人把心事摊出来讲，谁有任何不得意，就连那最小的小弟都知道。前些时，大哥换了女朋友，小弟是头一个嘲弄他，说：“怎么，枫妹妹不要你了，她另外找到比你更好的？”童言无忌，有甚么办法。

大哥铁青了脸，足足一个月没有回家里来吃晚饭，怕家里人那暧昧的，不知是同情抑或是奚落的面色，在重新出现后，父亲在厨房里问母亲：“脾气发完了，肯见亲戚朋友了吗？”母亲叹一口气答：“这是个甚么世界，发脾气也得要有身家支持。在外头吃一餐多少钱了，有本事先长年大月食在外，就不会闹失恋了。老是嫌弃爹娘招呼得他那红粉佳人不够周到，又不晓得想一想自己的本事？”家里有多大呢，这厨房的一席好精彩的私底话，跟在客厅内发表宣言是没有分别的。

小红吓得一点点心胆俱裂。

是个千真万确的感觉，并非故意夸大。

母亲的一席话不知可否视作熟不拘礼？为甚么亲如骨肉，也要把人糟踏得如此不成话？大哥的感觉如何可不知道。然，这个教训，小红可记紧了，免得过，她绝不会把自己的为难告诉家里人。

故此，小红把失意收藏得紧紧密密，反而在办公时，还会稍为流露疲态，略现心事重重的颜色，一回到家，就只是没事人一样。

活到如今，小红才知道世界艰难，家庭环境不怎么样的人家，种种问题就会出现，家居简陋，别说没有私家用地可供自己痛快地哭一场，就连大声叹息，怕都会被兄弟姊妹听闻而予耻笑。

原以为早早脱苦海，可是，一下子发了臭脾气，跟麦耀华闹翻了，如今怎样下台？才不过几天功夫，小红就憔悴下来。

这天将近放工，有把陌生的女声摇电话进来找冯逸红。

“是冯小姐吗？我们是宜新家私公司负责送家具的，你订的那套餐桌椅已经过了陈列期，可以送到府上了，请示时间地址。”“甚么？”小红惊异地问：“甚么餐桌？”“就在前几天，我们总厂作酬宾倾销大减价，你们不是订了一套餐桌吗？让我看看，订单上写了冯逸红的名字，付款者名叫麦耀华，是你的先生吧？”小红脸上登时泛起红光，精神奕奕的答：“对，你们现在就可以送货了？”“是的，打电话来审查一下地址，问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在明天上午或下午送去，请选定时间，届时按址送货，有人接应了吧？”小红想了想，答：“就下午四时半吧！”这样她可以向乐秋心请半小时假，到新房去接应餐桌。

完全是意外之喜，这表示着自己跟麦耀华的关系还没到濒临告吹边缘。餐桌一定是在她气极跑回市区之后，由对方买下来的。

忽然的有迹象雨过天晴，云开见月，真是太高兴了。

小红准时跑到新居去，拿钥匙开了门，走进去。

客厅连饭厅那二百英尺地方，空空如也。然，小红兴奋得管自在那儿手舞足蹈，甚至情不自禁地哼起小调来。

就这样一边唱，一边雀跃、飞舞，冷不提防，来个大转身之后，竟撞在一个人的怀抱里。

小红吓得尖叫。

“小红，是我。”麦耀华说。

“天！”小红定下神来，随即破口大骂：“你要吓死我吗？无端端在这儿出现？”“我为何不可以在这儿出现呢？这是我们的家，你有门匙，我也有门匙。”“还给你，让你独个儿住好了，我走。”小红一手把门匙塞给耀华，一边抿着嘴，一副哭笑不得的怪模样。

耀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使劲地把她拥到怀里，说：“好了，好了，我们别再吵架了。

刚才你进来时，不是顶高兴的？”小红不知是气是笑，嚷：“早知道你来，我就不必走这一趟，那家私店的人真是岂有此理，何必通知我？”“你怪错好人呢，是我请他们通知你，然后又问了他们何时送货的。我专诚到这儿来，向你赔不是。”小红低下头去了，过去几天来的怒火，似被一阵豪雨淋熄之后，只余一缕轻烟，微微往上冒，熏得人双眼有点红。

“你原谅我。”耀华说。

小红点了头，再抬起来，接触到对方炽热的眼神，正打算闭上眼，门外就人声鼎沸，嚷道：“有人没有，送家私来了？”那套餐桌椅摆好之后，耀华跟小红到楼下商场去买了家乡鸡和粟米，抱了回来，就在这新房子吃他们小两口子的第一餐晚饭。

没有比吵嘴之后和好如初的感受更甜蜜。

“小红，我已请妈妈替我们择好日子，好不好约你父母出来，彼此吃顿饭。”也是到两亲家会面的时候了。

小红有点紧张，怕双方母亲都不是好相与的人，结果会难为了自己。然，难关总要闯过去的。

耀华倒算买了礼物，跑到小红家里来，恭恭敬敬地邀请小红父母，说：“家母请世伯和伯母赏个面，大家围拢起来，吃顿晚饭。也把兄弟姊妹请在内，来个相见欢，凑一凑热闹。”冯家当然答应下来。

启程赴宴的那天夜晚，小红明显地紧张。她帮忙着替小弟换衣服，把一个抽屉内的衣裤翻了出来，左左右右地察看，总觉得不顺眼。

忽然的，小红急躁起来，骂了几句：“怎么你的衣裤竟没有一件光光鲜鲜的，带你出去吃饭，失礼死人！”小红的兄长正在缚鞋带，说：“怕我们失礼你呢，那就不要去好了，宁食开眉粥，莫食愁眉饭。随随便便吃饱肚，省得安乐！”小红立即知道自己说错了话，鼓着双腮，一时间不知如何应付。

她的沉默，并没有把家里头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

父亲已经立即说：“一点都不假，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未过问，就先嫌弃起自己的家人来。”“小红，你别以为快将是麦家的人，就对娘家亲属不卖帐，我这做母亲的真要认真地说你几句了。将来嫁出去，家姑的脾气不易受，那时候才晓得跑回娘家来哭诉，就知道谁才是真心站在你的一边了。”小红的妈煞有介事地教训起女儿来。个个似乎都在凑热闹，趁她说错半句话，就打落水狗，事必要她乐极生悲。

有了上次的教训，小红承忍住脾气，不作声。否则先弄得家人不高兴，坚拒赴宴，怎么好呢，再下来，又会把一口乌气转喷到麦耀华，甚至麦家的身上，那还得了，可一不可再，再闯这次祸，就未必会如上次的幸运了。

这口气只好忍了。

然，人是往往不会因为对方退让，就放过生事的。通常反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

小红的大哥就是一例。

一看风头火势，发觉父母都帮到自己这一面来，便更乘机撒野，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此言一出，父母的脸色更不好看。父亲干脆把穿到一半的袜子脱出来，掷到鞋面上去。母亲呢？使劲地把手袋抛向梳化，跟着整个人跌坐在上面，把脸望向窗外。其余弟妹，都抱着看好戏的心情，或倚在墙角，或蹲坐在凳子上，托着腮，看小红如何收拾残局。

小红的眼泪正在眼眶内打滚，很辛苦，很辛苦才把它们生吞到肚子里去。

她微微昂起头，环望着这间斗室。

无法不苦笑了。

她是第一个可以脱离这个家，跑到外头去另闯天地，成家立室的。

这无疑是一项进步，说得坦率一点，她是这家里头第一个作出突破，脱离狭窄的环境，有本事往外头世界吸一口新鲜空气的人。于是，有人妒恨了，有人将不得志的情意结发泄到她身上去。小红心里狠狠地想，大哥被女朋友抛弃，母亲说是该女子嫌他穷。

是不是人穷志短？就是因为兄长那种小家子气的性格把人家吓跑了。

那女孩子的选择是对的。也许，小红跟在大机构的行政大员身边办事良久，至少训练到自己的涵养与胸襟，晓得辨别美丑，兄长这种酸溜溜、不开扬、不大方、没远见、没风度的表现，怎么可能吸引异性？总是现实的问题。男人不得志，象父亲、象兄长，就会出现一副落泊的形相、猥琐的行止，完全没有办法。越是形容惨淡，器量狭窄，就越没法子发达。越没法子发达呢，唉，不用形容下去了吧！

小红忽然想起麦耀华来，别看他是个普通人家出身的人，就是因为有志气出来闯天下，做小生意，人都出落得比长兄得体。

一想起未婚夫，就立即觉醒到，今儿个晚上的相亲大会，总不能这样子就拉倒作废，如何向麦家交代？好歹把闷气强忍，赔个笑脸，美言几句，但求息事宁人。反正，说句老实话，自己的前途比他们好，再受气也不过是一个短时期而已。当然，对于父母兄长所付予的压力，小红是失望，以致于反感的。

只不过，自己也算行走江湖几年，知道好汉不吃眼亏的道理，也就不必去计较了。

小红跑到兄长跟前去，讲了几句好话，又正式向父母道歉，一场风波才算平息，大伙儿赴相亲的晚宴去。

麦家在一家三流的中国酒楼，摆了一席，也没有要个房间，只在酒楼的大厅一角，霸了一个较静的位置，点的菜更是普通之极。

席间，两亲家都客客气气的，毫不亲热，更缺诚意。

麦耀华连连给未来丈母娘添菜，冯母说：“我吃得不多，你别客气。”“是菜粗了，亲家们不赏面。”麦母如此说。

“我们根本就是普通人家，给我点了鲍参翅肚也吃不惯吧！”这算不算间接怪责对方点的菜没有贵价货呢？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何其不幸，耀华的母亲是个极端敏感的人。她年轻即守寡，把儿子及女儿养大成人，心里就有一份挥之不去，且毫不自觉的占有欲信念油然而生，以致于根深蒂固。儿子要娶妻了，要搬到新居去自立门户了，她的心早已灰冷，对于一总令儿子远离她的有关人等，都痛恨得牙痒痒。

对于今晚，她老早唧咕，在耀华跟前不知说了多少次：“你现今既要创业，又要置家，所有的积蓄都一下子用光，相亲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倒不如以饮茶方式聚一聚就算了。”还是麦耀华坚持：“也不差那几百块钱了吧，一生人只有一次。”“常言有道：山大斩埋有柴。同样的道理，处处节俭，就是一条大数。我看一请了，就得一家大小请在一起，我们家只两个人，就要包起一围台。”“妈！”麦耀华负气地喊了一声。

麦母随即举起手来，说：“好了，好了。再讲下去，母子就要反面了，人还未进我们麦家的门，就为媳妇而破坏与儿子的感情，太划不来。”原来相亲前，两家人都各自有难以言喻的争执与苦衷。见了面，言语之间有一些合不来，真是其来有自，无可避免。

麦母对冯母他们那几句刺骨的话，立即还以颜色，说：“也不是怕你吃不惯鲍参翅肚的问题，老实说，孝敬岳岳母是应该的。只不过，我们耀华是个心急人，事必要又创业又娶妻，齐齐办，手上的资金就缺了。我也不明白他年纪轻轻的，如何会这么着急成亲？先打好事业基础的男人，何患无妻？说句老实话，两小口子结了婚，立即一大堆儿女的生下来，只吃两餐，都会要掉老命，更莫说要把儿子装扮得出色、供书教学了。如果节育的话，那又何必急急结婚了？亲家也是过来人，你说我是否有道理？”一顿饭，在座各人，除10岁以下的小弟外，人人都从背脊骨吞下去。

一回到家里去，小红的父亲大力拍台拍凳，跟妻子二人落力把麦耀华的母亲数个臭。

“都说孤阴不去，独阳不长。原来真有这回事，年纪轻轻就守寡，几十年积聚的郁结，如今发泄到抢她儿子的女人及其家人身上，这是没法子的事。”冯父这么说。

冯母气得脸如土色，问说：“甚么叫没法子的事，谁叫自己的女儿不争气，人家都差不多讲白了，是她急于要嫁，才弄到如今这个地步。”当然不可能没有大哥的份儿，他说：“小红，你好自力之，嫁给姓麦的，是立即抱娃娃，抑或长年大月的节育呢？我看你是两面不讨好。”小红差一点就想叫嚷：“对，对，对，你们都说得对，是我一个人错，吃甚么苦也是应该的。我生我死，我好我坏，我贫我富，统统与人无尤，请高抬贵手，别管到我的头上来，功德无量，福有攸归。”若真能说这番话，怕也可以稍平心中怒气。

既是始终出不了口，那种翳痛运行全身，叫人难受得半死。

最最最伤心的还是天下间最亲密的人，竟最不留情地把自己推跌在地上，拼命践踏，这成甚么世界了？若不是婚期将至，小红就真的无法忍受这种家庭气氛下去了。

然，反正就只有短短几个礼拜就能摆脱一切，过其二人世界，对付有完结希望的困境是比较容易的。

于是，小红再不造声，把全副精神放在工作上头，拼命把功夫尽量做齐，才放她的结婚大假去。

临放假前的一个黄昏，乐秋心把小红叫进办公室去，笑着对她说：“新娘子，恭喜你。”乐秋心站起来，以双手捉着小红的手，非常诚恳地向她祝贺。

小红兴奋地不住笑，连声答：“谢谢！谢谢！”“我没空去搜购礼物，又不知你的小家庭究竟需要甚么、所以想了一个权宜之计。

我跟一位开设电器商店的朋友阮植讲好了，已经付了一个数额的钱给他，你与耀华按址到他的店上去，随便选购电视和录影机等等，好不好？”小红感动得甚么似，连忙答：“不好！不好！”“为甚么呢？”“礼物太贵重，我受不起。”“你我还要说这些客气话，就太见外了。”乐秋心真心诚意地说出这话。这些年来，她有与小红相依为命的感觉，事业发展再顺利，在大机构内的政治人事纷争还是无日无之。全公司，在自己跟英嘉成未闹恋爱之前，只得秘书是最信得过的人。

在英乐之恋传出之后，人前人后，还是有流言中伤这回事，尤其当大局未定之际，很多人心都在起化学作用，那些在公事上头，看乐秋心、英嘉成不顺眼的人，都恨不得他俩的一出戏是悲剧收场，甚而那些根本与他们没有利害冲突、抵触来往的人，都会以别人不幸疗治自己失意的歪心肠，静观其变。

凡此种种，均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压力，够乐秋心受的。

只不过，她身心都溶泻在极度激情之中，没有余情剩力去感受，不会觉察太多的难过。

小红这女孩子非但忠心耿耿，且还善解人意。除非遇上极严重的事，否则，从来都报喜不报忧，那就是说，小红好比守门大将军，把那些不必入耳，入耳亦无用的是是非非都挡绝了，所有消息经她过滤之后才传到乐秋心的耳朵里去，让她耳根清静得多。有些人真不晓得争取眼不见、耳不闻为净的效果，一有甚么大事发生，立即四出奔走，打探消息，死捏着周围人等问长问短，问不出结果来，忧心戚戚，问出了因由呢，苦自气结，真是莫名其妙。

乐秋心在商场内能征惯战，她绝不笨。历年来有甚么公司内的政治危机，她第一件做的事是冷静自己，定夺方针，坐言起行，外间传言，一律拒诸门外，以免影响心情，扰乱视线。这个方法，百试百灵。

然，有些时不是你不要听就听不到的，人像老是在想办法去刺激你，企图令你气愤，乱掉阵脚。故而有小红之流的得力将领挡在前方，诚是她专心应付种种危难的一大助力。

对小红的感激，常在心间。

要回报呢，也还不易。公司有人事部的已定薪金架构在，有好的表现，还是要看年资、学历、职位。小红已在乐秋心照顾下得到相当好的优惠。但秋心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她始终认为不足以表达她对小红的感谢。

如今小红结婚了，正正是大好时机。

既为小红高兴，也有点惺惺相惜。于是决定来个大手笔，以示对小秘书的爱护。

当然，乐秋心绝不是饱人不知饿人饥。她家当相当，但也明白小职员一旦成家，凡事一阔三大苦。

一念至此，就知道小红家居的常用摆设也许会缺了，因而作了这个安排。

小红当然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厚待而深深感动。这年头，连父兄等都受不了生活压力，而不自觉地常常将脾气发泄到自己身上来，这位女上司，难道就缺了形形色色的挑战与考验吗？还能在每天每时兵凶战危之际，对为她出过力、尽过忠的人关照，真是太要感谢，太要知情了。小红千多万谢之后，说：“乐小姐，我放假回来，再请你吃顿便饭。”小红结婚不打算摆酒，一则是这阵子年青人结婚也不重视这个摆场了。二则，不消说了，当然是为着手头没有松动余钱做这番喜事。

乐秋心于是说：“好，你回来后，由我请你们两位吃饭吧！”小红突然想起，嚷：“可能我们谁也不能请谁呀！”“为什么？”“俗例不是规定两个都有喜事在身的人，不宜互相邀请，有相冲之嫌吗？”这就等于肯定乐秋心也在这最近要办喜事了。秋心一时有点点的难受，然，还是欢喜的。因而答：“我们百无禁忌，况且，又不是大排筵席，只是吃顿便饭，有甚么不成？”“乐小姐，你也不打算结婚时要宴请亲朋戚友？”“不！”乐秋心摇摇头：“简简单单算了。”小红回应：“对，反正是两个人的事。”小红认为乐秋心及英嘉成都是在社会阶层内有相当名望的人，也不缺那个钱，一定会铺张，没想过乐秋心如此的答她，也就不好再讲下去了。

乐秋心是有苦衷的。

有哪一个女人结婚前没有想过，要有个相当难忘、相当轰动的婚礼，最好是卫星直播，把自己的幸福，通知全人类，这才算真真正正的威风八面。

然，在自己的例子中，姑且勿论前些时，还在跟英嘉成相处上生了龃龉，发现感情上的第一道很轻微的裂痕，就算依然郎情妾意，十全十美，仍不能把他俩的一份幸福公然向所有亲朋炫耀。

因为，他们的结合，无可否认代表另一段婚姻的脱离。

别说姜宝缘有她的拥趸，还有不少局外人是支持她一面的婚姻卫道者，太明目张胆地向这一干人等挑战，是不智，且心上也有不忍。

一宗光明正大的人生大事，原本可以在大太阳底下进行，但，对她就只能在阳光可到之处的一个角落内静悄悄的处理，不能毫无顾忌地接受四方八面洒来的鲜花与彩纸。

不能不说是一宗憾事。

如果乐秋心没有这些客观环境的故障，她可能还是会携了英嘉成，到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过个如神仙眷属般的蜜月生活，但如今明知不得不如此，才愤愤然，但望能开个轰动全球的结婚酒会。

乐秋心在心内苦笑。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两个已经寻着了终生伴侣的快乐人儿，也有不快乐之处。

冯逸红与麦耀华的蜜月地点是珠海。

他俩订了一个3天的度假村假期，当日在大会堂签字行礼之后，就简简单单两个人牵着手，挽了两个大包包，干脆步行至码头，乘船到珠海去。

珠海的这个度假村，发展得相当不错，尤其是一幢管理得颇整齐的酒店落成后，便可容纳很多游人住宿。

村内的设备还算像样。不但有网球场、卡拉OK、的士高、保龄球场、水上单车、陆路马车，还有各式各样的商店、茶楼、酒馆，可供游人两三日十分丰富的节目。

年青男女结伴前往游玩的也不少，最主要是收费廉宜，像麦耀华小夫

妻，两个人3天的费用，大概还不过是一千元上下的样子，若果在香港要三天节目，支出还可能不只此数。

怎么样的环境下的蜜月，都是甜蜜的。一对新人，生活在心境与环境都如诗似画的情况之下，两个人，由头到脚，都沐浴在幸福之中，光芒四射，新鲜明朗。

这是留在珠海的最后一天，麦耀华携着小妻子，走出度假村，到珠海市上游览。

在一幢文化馆跟前，小红买了很多彩色的人形公仔，打算带回去给弟妹们。心里想，说是姐夫给他们送的小礼物，一定会加强彼此的关系。

耀华呢，转身就不见了人影，原来他走到另一个即席替游客写字画的摊档去。

当小红看到他，急嚷：“吓死人，转头不见了你。我以为你要撇下我不管了。”“不急，待那十年八年后，我总会。”耀华幽小红一默。

小红想了想，才晓得嗔骂：“你敢，我缠定你一生一世。”“此生休矣！”耀华才吐舌头，就把小红拥在怀里。

“你买甚么！”“回到酒店去你便知道。”“不，不，现在看，现在看。”耀华没办法，只好把字画打开，是龙飞凤舞的几个字：“吾爱吾妻”。小红感动得一下子就歪倒在丈夫的怀里，整个人似是喝得酩酊大醉，没有能力再站得稳了。

为甚么还要靠自己呢，都已是人家的人了，就这样永远依傍着他，由他照顾好了。

这个意念，这个感受，实实在在是太好、太甜、太美了。

可惜好景永远不常。

对小红而言，蜜月才那么几天，一返回现实生活，就已苦难重重。

当她回到娘家去，摊开了那些在珠海搜购回来的礼物给家人，就立即被浇了一头冷水。

那唯一的，才14岁大的妹妹逸芳，把弄着那个彩泥娃娃，冷漠地说：“我班上的同学王淑湄的姊姊，也刚刚蜜月回来，姐夫给她买了件礼物，逗得她乐透了心。”小红慌忙兴致勃勃地接嘴问：“是什么礼物呢？也是泥娃娃？”“啊，不。”逸芳慢条斯理地答：“是在英国一间叫哈理斯御用百货公司内买的一套旅行真皮皮包，还可作书袋平日上学用。是名厂货吧，有法国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还未待小红作出反应，她的大哥冯逸忠在旁就笑了出来。

虽没有加一句半句嘴，但那一声笑、那个不屑的表情，还厉害过赏小红两记耳光。

她直情愤怒，扬起声来骂道：“小芳，你别学得这么虚荣好不好？甚么也得讲身份、讲资格，那不是我们可以奢求的生活。你姐夫送甚么给你，也是出于一番诚意，不领这个情，也不必如此刻薄。”骂完这番话，心上仍有气。幸好耀华还在楼下烧腊店买东西，未上楼来，否则要叫他不好受！

小红的妹妹小芳听了她姐姐的怪责，闷声不响，站起来，把那盒泥彩娃娃向小红的手里一塞，说：“多谢了，请代归还你的丈夫。”小红气得发抖，那双手紧紧握着纸制礼盒，竟有一种把它捏个稀巴烂的冲动。她嚷：“你这叫做发脾气了，是不是？”冯逸芳竟挺一挺胸，答：“是。我自承认是个虚荣的人，我不讲身份，也不讲资格，只奢求美好的一切，你与你丈夫的诚意

且留为自用吧！”这番说话，出自一个才 14 岁的亲人之口，太令小红吓呆了。

她只有眼泪汪汪，无辞以对。

环视斗室之中，几张亲属的脸，都像带个似笑非笑的轻蔑表情，难看有如青面獠牙的鬼，冲着她而来。

再忍不住了，小红只有夺门而出，背后还听到有人冷笑几声，道：“看，是谁个使性子了？还不是恃着自己有另外一条路可走，有另外一头家可栖身，才有这副德性。”“蜜月回来，要一家人凑她的兴，硬要人锦上添花。”“风吹得起的几份礼物，就要受惠人感激涕零，过分不过分？一当成老板娘，就摆个气派出来，骂穷亲穷戚虚荣。好笑不好笑？”这些说话，不知是幻象抑或真实，总之，听得小红激心刺肺，掩着双耳，直奔至楼下去。整个人忽然软弱无力的跌坐在楼梯间，似刚刚逃出鬼门关来，既有余悸，又复伤感。

她回望着背后那道幽阴的楼梯，发觉自己与家人竟然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内。

小红在这一刻明白过来了，为甚么人穷志短？一家几口瑟缩在那转身都有困难的居住环境之内，怎么可能培养得胸襟气度来？空间把人压扁了，根本大方不起来。

为甚么说站在名山大川之中，高瞻远眺，人的视野与量度都会豁然开朗，宽松宏大，因为环境是最见效的染缸。

小红必须学习接受一个事实，她是家中唯一一个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层人物言行风采的人，也只有她一个在目前得以脱离贫困局促的居处，拥有自己的窝。

妒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对自己的不甘不忿、凄惶与无奈。不错，小红谅解家人的心情与处境。

然，这并不表征着他们可以通过谅解而再走在一起。

嫁出去的女儿，是父母兄弟要视之为泼出的水，罪不在己。

第一次，小红体会到当自己际遇超越他人时，会遭到家人的联手杯葛，他们以此表示自己的地位与力量。

也是第一次，小红体会到原来从另一个角度看，锦上添花也是气度纵横的人才肯做的事。

远远的看见耀华从街角转弯处走过来，小红立即拭干了眼泪，拿出粉盒来印去泪痕，站起身等耀华走近。

“怎么？你走下楼来了？”耀华奇怪地问。

“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头在痛，母亲嘱我早回家去躺着休息，不必陪他们吃饭了！”“你母亲是个明白人。”耀华一边挽扶着妻子，一边这么说。

甚么叫做好女两头瞒？小红也知道了。

出嫁的姑娘，会在一夜之间成长，怕是为了在柔情与激情之后，巨浪似的翻过来，打在身上的全是人情世故，轮不到你再不脱去幼稚天真的种种憧憬与期望，而面对现实。

耀华正要扬手叫计程车，就被小红叫住了：“怎么了？我们坐巴士回家去吧？”“你不舒服还挤甚么巴士？”也不由分说，就截停了部计程车，硬塞了小红上去。

现今在本城坐计程车，价钱比起外地仍是相当便宜，但以当地普通人的经济能力去应付，则是很吃力的。

小红呆呆的望住了车头的那只价钱咪表，每跳一下，心头就有着重重

的扯动，这就叫做肉刺了吧？这车程怕要用过百元，是起码三餐的菜钱了。

巧妇难为无米炊，学习做主妇，还真不容易。

蜜月回来，探过了娘家，赢得一场至大的没趣之后，还要应付家姑。

小红跟耀华说：“把奶奶请回来吃顿晚饭好不好？”“新妇要为家姑洗手作羹汤，当然好。我明晚下班就顺道把妈妈接回来。”于是小红忙足一天，又是煲汤，又是烧菜。连那张小小4人用饭台，都给铺了张好看的绣花台布，放上一小盆人造丝花，教室内添上不知多少欢乐温暖的气氛。

小红环视这新居的布置，心头就畅快。

真是生活上的一个大跃进。

虽说五百多英尺的房子不怎么样，但有自己的睡房、客厅、饭厅、厨房、厕所，还有个小小的客房，完全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推开那客房，见到一整套价值不菲的电视机、录影机、甚而是卡拉OK的设备，像足小型娱乐音响室，更令小红欣慰。因为都是乐秋心送她的结婚礼物，正好表征着自己年来的工作成绩获得赞赏。让小两口子能在工余，捧玩努力得来的报酬，尤其多一重意义。

每晚她和耀华都可以相偎相倚地坐在散放于地上的软垫，看电视或看那些向朋友借回来的录影带，更兼听唱片，其乐融融。

只容纳着她与耀华的二人世界，是太完美、太宽敞了。

小红开心得吐一吐舌头，更进一步原谅了娘家人各种小家子气的反应。

处在顺境的人，始终拥有着各种贴身享受，不会因为外头的酸风妒雨，而影响有瓦遮头者的安全感与欢乐情绪的。

6

耀华陪着他的母亲抵达新居时，小红已经把一顿晚饭烧得停当了，殷勤地招呼着家姑尝试她的厨艺。

说到底，小红还是年纪很轻的姑娘，老想着如果家姑能说一句半句赞美之辞，在丈夫跟前让自己脸上贴金，那就好了。

可是，没有。

半顿饭下来，耀华与小红不住的往麦母碗上添菜，她都不行可否，小红的心已冷了一半，只好再接再厉下去：“奶奶，我给你添碗汤好不好？这鸡汤是熬了大半天的。”麦母一手按住了碗，板起脸孔说：“不用了，小红，别怪我多言，你这叫做未学行时先学走。不是人人都喜欢饮鸡汤，也不是逢是鸡汤就必是进补有益的。就像我，早一阵子，还有些少感冒与几声咳嗽，鸡汤灌下去岂不是害我感冒传里，更辛苦了。再说，一凉一热，也得分清楚才能做个贤妻良母，我们耀华是个受凉不受热的底子，你可没有摸清楚了是不是？”小红没有造声，她拿眼看一看丈夫，只见对方低着头，若无其事的非常专注的吃饭。

一顿饭其实已在麦母的这番评论之下，吃得完全不是味道。

吃完了饭，奉上了香茶与水果之后，耀华对他母亲说：“妈，你还没有好好的看过我们的房子，来，我带你参观去。”麦母懒洋洋地站起来，把双手交叠在背后，跟着儿子走，让他当导游。

厨房很小，麦母没再走进去，只在门口向内瞄了一眼，见小红在洗盘碗，就说：“这厨房算很不错了，现今小红站在里头烧饭，怕比从前娘家的睡房还要松动，可以随意转身活动，游刃有余。”小红在心里轻叹，家姑要一脚踩踏在她娘家的头上去拿这个彩，就由着她好了。

麦母又探头进睡房去，耀华到底买了一张简简单单的双人床，另加一张书桌与化妆桌两用的小台，一张小圆凳子。入墙柜根本是房子附设的，不再加工。

麦母说：“有没有找人来看过风水，摆床摆得不对，就不能丁财两旺。你们大概不晓得这门学问了？”小红在厨房里听见，差点大笑。那小小睡房，只能仅容一张双人床，怎么还能随意放左摆右，来来去去只得现今这个位置算是妥贴的了。

到那客房，门一开，麦母的眼睛就发亮的瞪着那套簇新的电视音响器材。说：“难怪我刚才一进门来，小红就赶紧伸手关掉这房子的门。”小红在厨房内听到家姑这么说，慌忙走出来，站在走廊上解释：“奶奶，不过是为了要把客饭厅的冷气机开了，好让我们吃饭时凉快一点，那部冷气机是上业主留下来的，马力小，如果还要把其他房门敞开了，更不够凉快了。”“啊，是这样的。”麦母提高声浪说：“耀华。是你妈说错了话，怪错了人，害你老婆要长篇大论解释一番，真对不起。”小红登时双眼湿热，走向厨房去不是，留在走廊内又不是。怕没有比现今更难为光景了。

耀华站在一旁，终于开口说话：“这房子里的全是小红上司送她的结婚礼物。”麦母扬一扬眉道：“是吗？我还以为是嫁妆？价值不菲呢，小红的上司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小红这下子忍无可忍了，答：“奶奶你这句话是甚么意思？”话才出了口，火山就乘机爆发了。

麦母根本连眼都不看媳妇，回转头就对儿子说：“初归新抱、落地孩儿，怎么容得了这等人在我跟前放肆！耀华，谁一手带大你和你妹妹的，母兼父职，眠干睡湿，你最清楚没有了。”稍一回气，麦母继续说话：“我这个做母亲的，可有权说自己亲生儿子几句。所谓无功不受禄，要是你老婆娘家有个闲钱，贴补女儿女婿，让你们生活得好一点、舒适一点、豪华一点，那还说得过去。受不相干的外姓人过重的恩惠，管对方是男是女，也不是甚么光彩事，享用不起的就别享用了，虚荣些甚么？”再说，教你岳家人来到一看，白白认为你沾了妻子的光，又岂是好事？人情是素来凉薄的，没有人会记得你把血汗钱拿出来又兴家又创业，只会以为你闲坐着的享受全靠裙带尊荣。别说我做母亲的不言之在先？”耀华默默半垂着头，没有造声。

小红看丈夫这么一副驯服的样子，心上更气，于是答：“奶奶，家庭是我和耀华两个人携手共创的，请别分彼此。他拿积蓄出来买这单位，我也一样。房子还是在我公司的员工居者有其屋福利计划下承受着低息长期特惠的。”“这么说，你在暗示我这个做娘的离间你们夫妻感情与关系了，是不是？”“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别强我承认这个罪名。”小红不顾一切的辩驳。

“好，都是我的错、我的不是、我的多心，要不要我向你斟茶道歉了？”“你们别这样吵下去了成不成？”麦耀华一声咆哮，压止了两个女人的火拼场面，“好端端的撩是斗非，叫人怎么说了？”小红红着眼，急步走向厨房去，门一关上，整整哭了个多钟头。家姑是甚么时候走的，丈夫又是甚么时候已经倒在床上睡去？小红都不知道。她自厨房跑回睡房时，只见耀华闭上眼睛，心上的怨愤之气，又再涌上心头。

她伸手摇撼着丈夫说：“起来，你这就睡了？”耀华睁开眼睛，望住妻子。

“我无法忍受你妈的无理取闹。”耀华再闭上眼睛答：“你根本与她不住，偶然见一次半次面，有甚么叫忍受不忍受的。”这个答案真叫人失望，也教人心寒。

小红立即嚷：“麦耀华，你别睡，我们得好好的讲清楚这件事。”“这件甚么事？”“我和你母亲的关系不能再这样子下去，我受委屈还不够多了，连你也不明不白，只一味以为我应份哑忍，太岂有此理。”耀华坐起身来，说：“那你要我怎么样，她是我母亲，你是我妻子。关系怎么改变？你要我抛妻还是弃母，嘿！”麦耀华居然冷笑，又再重新睡在床上，干脆把面孔朝里，不再理会小红。

忽然之间，小红醒悟了。

原来男女的激情之后，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有的甜言蜜语，不是灰飞烟灭。

所有的海誓山盟，都非悔约。

生活与人情是滔天巨浪，淋熄了激情所引致狂燃的心焰，同时，也冲刷着三生石上坚固的盟约，使之黯然褪色，只留痕迹。

如果丈夫有一颗已变的情心，还可以干净利落的设法扭转乾坤，或者再回头也不要他算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它只不过是迫令小红自一个痴迷的美梦转醒，接受现实，适应人生。

而这过程，竟是痛苦得只能意会，而不便言传。

麦耀华依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赚回的一份收入，安安稳稳的放到妻子的手上。他认为这已经尽了义务。于是安心等候享用他的权利。

而其中最大的权利就是小红要勉力做一个百忍成金的好妻子，所有人情事理，如何纠缠、如何化解，如何结怨、如何妥协，做丈夫的不要再管再理。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太鲁苏、太琐碎、太婆妈，都不应该是男人大丈夫所关注的。更遑论着手处置。

作为女人，或更具体一点说，作为妻子，就有天生的责任去哑忍，或排解这一切的生活纷扰和人情瓜葛。

小红在蓦然发觉了这重重的人际关系与义务之时，吓得哭过闹过，以致于猝然憔悴。

婚后的冯逸红被所有的富恒企业同事认为是沉静了，少掉活泼。却增添成熟，都说是由少女晋身而变为少妇的当然表现。

小红心内叹息，怕是所有无忧无虑，浸沉在激情一段日子之后的男女，蓦然回复普通人的生活，继续人生的另一个成长阶段时的一份无奈而已。对于上司乐秋心，小红更不便把难题与苦处相告。

除了身份地位仍有悬殊之外，小红都不知从何说起，这是最凄凉的地方。

有甚么具体的，最重的祸事临头，仍可奔走相告，逐门逐户向亲友乞求怜悯。这些婆媳父女夫妻之间的争执，在天地之间、于风云起伏的大都会内，算甚么事？况且，小红心里想，自己不会是一个奇特怪异的例外，换言之，乐秋心也必会遭遇到类同的情况，她只静静地等待那心照不宣，甚而是无言相对唯有泪千行的一日来临，更切实际了。

的确，小红的估计正确，谁在世界上会成例外？不，都一样。

激情三百日之后，接踵而至的难题多如恒河沙数。

乐秋心自从英嘉成提出过好不好等一两年再结婚之后，她的心冷却了。再没有主动的提起婚事。

对于同居之后的英嘉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淡。

使乐秋心更寒心的是，英嘉成对彼此之间的感情低潮，似乎没有特别的介怀。

或者是公事烦心。

这是唯一的能令乐秋心替英嘉成解释，而让自己宽慰的理由。

乐秋心在毫无选择下只得相信。

事实摆在目前，徐永禄在富恒企业内已日渐得宠，差不多已是上下皆知之事。

连母公司的总裁孙国栋都礼让徐永禄三分，老是在乐秋心跟前说：“徐永禄手上的各项业务计划很重要，你的后勤部门要跟他多一点的紧密合作，公私分明。”这最后的一句话令乐秋心很不高兴，却又不便发作。

甚么叫公私分明？何谓公？何谓私？情势异常明显了。公是指徐永禄要做的商人银行大事，私是说乐秋心与英嘉成的关系。

如果公私二者没有抵触，则不用要求她公私分明。这象征了徐永禄与英嘉成在富恒的势力已达均衡状态，乐秋心若不与徐永禄通力合作，无疑是站到英嘉成一边去，以私会公。

乐秋心当然明白，在大企业内任事，面对的与交手的全部是功力深厚的一班江湖高手，每一句说话都绝少会是无心之失，信口雌黄。

因此，她上了心。

没有把这件事向英嘉成复述，免加添他的烦恼。

徐永禄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

然而，他对乐秋心，似乎有点另眼相看。

这日，会议完毕，他一直跟在乐秋心后头，直走向秋心的办公室去。

“你有事要跟我商量？”秋心问。

“对，要你帮忙！”“请说！”“今晚有个业务晚宴，富恒派了我出席，实在腾不出空来，三单上市书项要关顾。

我看你能不能代一代我。主客是国内来的贵宾，习惯晚宴在下午六时半就举行，我若能赶得及用甜品，已经幸运。万一富恒的代表缺席，很没有礼貌。”还未等乐秋心答复，徐永禄又补充说：“原来不敢劳驾你，派个公关经理上阵原无不可，可是出席的人客，身份都是相当的，我们总不能失礼。”乐秋心看对方态度诚恳，再加上先前孙国栋的说话起了些少作用。她不愿意徐永禄以为自己采取不合作态度，那不但坏了名声，还变相地承认了英嘉成的地位受到徐永禄的威胁，那就更非所愿，所以，一口便答应下来了。

下班前，她叩了英嘉成的门，把这个安排相告。乐秋心的原意是要向英嘉成交代，是晚不能陪他吃晚饭了。

谁知英嘉成的反应大出她意料之外，竟说：“好极了，我正愁没有人给你作伴。”“怎么、你今晚有应酬？”“倒不是甚么应酬。母亲今天生日，她嘱我早点回家去吃晚饭。”“嗯！”乐秋心像被人在胸口上捶了一拳。

英母的生日，她竟是在这最后的一分钟，才在无可无不可的情况下被照会。

英母固然没有把她当作自己人看待，连英嘉成也没有。

乐秋心问：“有甚么人出席晚宴呢？”“没有甚么人，只不过是一家大小在母亲家里吃顿便饭而已。她年年都作兴如此，并不崇尚铺张。”那句“一家大小”的话，更触动起乐秋心的敏感，随即忍不住问：“姜宝缘会出席吗？”英嘉成一怔，呐呐地答：“我想她会，母亲叫了她，且铭刚与铭怡也要他们的妈来吧！”英嘉成这几句话，旨在向乐秋心解释，这并不是他的意思。

然，欲盖弥彰。

乐秋心再不多说话，应了一声“嗯”就掉头走了。

英嘉成站了起来，本想跟乐秋心多说两句话，逗她高兴。其后翻心一想，不必了。

凡事都要得到乐秋心认可的话，这以后日子怎么过？说到底，这是正常的家庭叙会。

就是离婚十年八载之后，母亲仍以姜宝缘为媳，有她个人的自由。一双儿女更不可能改认乐秋心做妈妈。至于自己，有个一夜夫妻百夜恩的念头，是念旧的好德性。难道要弄到跟前妻成为世仇，才算对得起秋心？乐秋心要是不高兴，那就随她去吧！

老实说，秋心又何尝不是身不由主呢，徐永禄说一声请她帮忙，她问都不问自己意见就答应下来了，这又是甚么意思？如果今儿个晚上，预备好节目跟乐秋心分享的话，那岂不教自己失望？人人都有借口去做一些自己的赏心乐事，他英嘉成何独不然？今晚，他将会有一个温暖的晚上，最低限度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有慈母与爱儿的笑声可闻，又有旧时枕边人可见，或可知悉她的近况一二。

至于乐秋心，走离了英嘉成的办公室，脚下浮浮荡荡的都把持不住重心似。

宴会还是去了，一颗心却在翻来覆去的想些老问题，她无法原谅英嘉成的态度。最低限度她有权预闻这个家庭聚会的安排，这是个她备受尊重的问题，甚至乎，她乐秋心有权不让英嘉成再出席这种合家欢的场面，也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一个英母、两个小童，再加一个前妻就可以联手争取到与她乐秋心平起平坐的位置，她是不会肯的。

面子太挂不下，自尊心被踩踏，必然会站起来，挺直胸反抗！

一边思潮起伏，另一边应酬欢笑，真是件苦差。

直至徐永禄赶来出席，乐秋心才如释重负。由着他充撑场面，自己静候散席。

“真多谢你帮这个忙。”徐永禄陪着乐秋心走出会所的餐厅时这么说。

“别客气，都是为公司做事。”“有开车来吗？”徐永禄问。

“没有。”“方便由我送你回家去吗？”如果乐秋心说不方便的话，就太不大方了，于是只好点头微笑。

徐永禄跟乐秋心走过会所的咖啡室，再准备走下停车场时，徐永禄说：“我是个得一想二，永没厌足的人，可否再请求你陪我到咖啡室去吃个汉堡包？现今腹似雷鸣。”的确，徐永禄赶到宴会时，已是上甜品的时候了，为了公事，废寝忘餐是乐秋心司空见惯的，太易感同身受。

乐秋心终于叫了一杯咖啡，陪着徐永禄吃他的汉堡包。

“一连欠了你两个人情，无以为报，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徐永禄举起

水杯，向乐秋心致敬。

咖啡没有加糖添奶，益觉苦涩，乐秋心依然一饮而尽。

“你大喜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徐永禄问。

乐秋心不知怎样答，只唯唯诺诺。

“英嘉成是个很有福气的人，太令人羡慕了。”徐永禄说这话时，是有诚意的。

这使乐秋心不期然认真地望徐永禄一眼。竟发现他是个眉目清爽，很惹人好感的男人。

她随即垂下眼皮，这个感觉令她难为情。

徐永禄与英嘉成在公事上的不咬弦，已经日渐表面化，作为英嘉成的未婚妻，她怎么可以对徐永禄有一丝多过普通同事的好感，当一个女人要把自己连名带姓的依附在另一个男人之下时，原来会有这么多掣肘。

结婚是女人的归宿，可是要付出的代价可真不少。

她忽然之间不忿起来。

还未入英家的门呢，为甚么不可以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径？再说，姓英的可又有把她看成自己人了，最低限度直至目前为止都没有。

乐秋心低头看看手表，现今这个时刻，怕英家的一家大小正在团圆欢乐呢，她乐秋心为甚么要为英嘉成管住自己的心？“是不是要赶着回家去了？”徐永禄见乐秋心看手表，因而有此一问。

“不，不！”乐秋心对徐永禄有点不好意思，对英嘉成则有点深深不忿，于是答：“还可以多喝一杯咖啡。”徐永禄于是招呼侍役，再为乐秋心添了咖啡。“喝多了咖啡，你能睡？”徐永禄问，语调是关心的。“我能不能睡，跟喝咖啡没有关系。”乐秋心说的是实情。“同意。”徐永禄竟然感慨地说：“商场与情场均如战场，我这一阵子喝不喝咖啡，也不能睡得安稳。”乐秋心不知道对方为何这样子说，他要不解释的话，也不能苦苦追问，说到底还是同事，且是男女同事而已。

徐永禄继续说：“我跟英嘉成在业务处理上头有甚多不同的意见，往下去，无可避免会有相当多的困扰和纷争。你是商场内能征惯战之士，当然明白，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难免会有令人不快之事，如此的无奈与迫不得已。”叫乐秋心怎样答复呢？对方是这般的坦率。

“各人都是尽心工作，公事公办而已。明理人是不会如此介怀的。”乐秋心这样答。

“你当然是个明理人吧！”徐永禄说这话时，眼光恳恳地直射到对方的脸上。有几分请求怜惜的味道在。

这令乐秋心有点心惊肉跳。

“其实，我永远赢不到英嘉成。”徐永禄忽然垂着头，把弄手上的咖啡杯：“没有人知道我在他面前是个失败者。”乐秋心默然。

“或者因为我自知是个失败者，所以我在工作上更蓄意地采取攻势，以弥补缺憾。”乐秋心抬头，触着对方毫不遮瞒的眼神，已经告诉她太多太多了。

“为甚么要告诉我？”乐秋心问。

“因为忍不住，藏不牢。心事搁着多时了，有一种外泄的冲动，且以为只要让你知道，在婚前知道，会是我的一个安慰。”乐秋心蹙着眉，心是七上八下，默默狂跳。

“更因为如果我日后在公事上头跟英嘉成火拼了，你会考虑原谅我。”徐永禄忽然伸手过来捉住了秋心，说：“请相信，你的谅解是我的最大愿望。”任何一个女人接受异性的膜拜，都是一份享受。

一时间，随着徐永禄的情迷，乐秋心有着她的意乱。

她不晓得回答。

既不能表示甚么正面的期许，也不愿给予甚么负面的反应。

乐秋心明知自己眷恋这种感情上的虚荣，不能自己。

她原谅自己。

她让徐永禄的表示得到了一个鼓励性的结果。

听过一个这样的西洋故事没有？人们说，当小姐愿意对先生说“不，我不愿意、我不接受”之时，等于这位小姐心里说“我愿意考虑、或会接受。”当小姐嘴里对先生说：“我愿意考虑，或会接受”时，就等于小姐心里说“我愿意，我接受。”但当小姐明目张胆地直接表达“我愿意、我接受”时，只证明这位不是正经的淑女而已。

故而乐秋心的缄默，没有表示任何不悦与嗔怪，对徐永禄而言，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反应了。

他不能在开仗的第一个回合，就直捣黄龙，要求全胜。

徐永禄把乐秋心送回家去时，两个人沿途都无语。这是徐永禄刻意的安排，不宜急攻的事，切勿造次。

况且，此时无声胜有声。

让乐秋心胡思乱想，是最高的一着。

乐秋心呢，她的确在胡思乱想。

脑海里一忽儿是徐永禄一往情深地望住自己的表情，一忽儿又是英嘉成被妻儿围绕着吃喝玩乐的情景。

她的心情跌荡得厉害，而又要强自镇静，其实是极辛苦的一回事。

英嘉成这一晚，也并不比乐秋心过得更自在。

他回到母亲的家去时，只见一双儿女陪坐在姜宝缘身边，正七嘴八舌地跟她说话，母亲又在厨房里打点晚饭，根本都无人有空招呼他。

忽然的，他觉得备受冷落。

这份冷落完全是因为自己偏爱上了乐秋心所致。

值得吗？为一个女人而牺牲了这么多亲人的感情？更何况这女人可以随时随地有外鹜的心，有独立而不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有见异思迁的可能？不比姜宝缘，这前妻是个彻头彻尾缴了械、手无寸铁的女人，她对自己，只有依傍、只有倚赖、只有顺从、只有忠耿。

或者跟这么一个附属品长厮守是相当沉闷的一回事，不比与火热温柔，兼而有之的乐秋心刺激。

可是，激情之后是生活啊？一旦搬住到乐秋心的公寓去数月之后，就已经发觉彼此的激情被惯性心态所箝制而减弱。

不外如是。

唯其姜宝缘没有热烈地跟英嘉成倾谈招呼，益发刺激他往这个方向去思索，面对着妻儿，无由而不能自制地有一丝的悔意。

英母的每年生日，都要拍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以留纪念。

今年也不例外。

当两个孩子吵吵嚷嚷地跟着祖母去上菲林，弄相机之际，姜宝缘对英

嘉成说：“对不起，如果今晚的安排为你添上麻烦，那是我有心无力的事。你母亲对我实在是没有话可说了。”英嘉成当然明白姜宝缘的意思，英母寿辰，现今出席的应该是新人而不是旧人了。

老人家的固执与坚持，是姜宝缘的一份荣耀。

“你一直待母亲很好之故，其实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英嘉成这样说，是出于真心诚意与感慨。

他忽然的想起了过往的许多年，姜宝缘这个做媳妇的，也真正很受家姑的一点气。

是百忍成金，修成正果了，可是得到了家站的全力支持却失了丈夫的爱宠，姜宝缘不是不可怜的。

英嘉成这样想着时，姜宝缘也有相同的思维。

因而，她的双眼稍稍温热，红了。

除了想到这婆媳之间苦尽甘来的一日，自己已成弃妇之外，更为丈夫迟来的赞赏，太令姜宝缘感慨了。

她倒抽一口气，似把前尘往事都豁出去了，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年了，明年，你应该跟母亲说一声，把乐小姐带来。老人家终归最爱的是自己儿子，没有不听你的。”这番话听进英嘉成耳里，感动在心。顿时间，他也似觉喉咙有物堵着，作不得声。

就在此刻，扬起了孩子的欢乐声，叫道：“爸爸，妈妈，我们跟奶奶一起拍照了。”于是，铭刚拖着母亲，铭怡拉着父亲，分站在英母身旁，让家里头的菲佣替他们拍照片。

连连地拍了几张，铭怡还用英语给菲佣说：“露西，你再站过另外一个角度多拍两张，怕你拍得不好。”然后又换过位置，由着英嘉成与姜宝缘站在英母左边，两个小孩站在英母右面，照了几幅，那才作罢。

吃饭时，英母与铭刚、铭怡都情绪高涨，额外的开心。

铭刚对英嘉成和姜宝缘说：“学校就要开恳亲会，爸爸妈妈会答应跟我们一起出席吗？”“有空的话，我会去。”英嘉成这样答，顺眼看姜宝缘，期待一个令自己好过的答案。

然，宝缘低着头吃饭，没有答。

铭怡摇撼她母亲的手，说：“妈妈，你也要来，好不好？”“看看吧！”“不，不，你现今就答应。”“你爸爸不是说，届时有空就去，我的答案也一样。”“去年，你们是有出席的，我们要年年一样。”铭怡这样说。“对，奶奶今天才说，我们年年都要一样，一家子陪着奶奶过生日，爸爸妈妈可要陪着我们去参加恳亲节。”铭刚坚持这项建议，以致于不期然站了起来，像演说般有点愤慨激昂。

“看到这双儿女的表现，嘉成。我不知你内心的感受如何？”当英嘉成向母亲告辞时，英母这样对他说。

“妈，大局已定。何必还要我为难？”“大局已定吗？”英母说：“别说你还未正式娶姓乐的，就算娶过来又如何，十年八载的夫妻情，要不念就不念。既可以反脸仳离，也可以重拾旧欢，覆水重收。”英嘉成再不说话了，掉头要走。

英母又叫住了他，说：“你最低限度会送宝缘回家去吧？”“这个自然。”英嘉成与姜宝缘坐在汽车上去时，气氛是有点突兀和尴尬的。

也许是为今儿个晚上，家中的老少都刻意地将两个人重新拉拢在一起。

这好似相亲时，双方的媒人都在极力说好话，搅得当事的两个人，心上七上八落，极之难为情。

这种难为情有时有催化作用，使男女双方不期然地对对方增加好感。

或者，英嘉成与姜宝缘之间就有这种情绪。

英嘉成为了冲淡车厢内那局促不安的怪异气氛，于是开口说：“你近期生活怎么样？”“较前忙了。”“嗯！”英嘉成奇怪：“孩子跟奶奶住，没有减省了你的功夫吗？”“啊，就是因为刹那间没有了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所谓无官一身轻，可又闲不着，要找点精神寄托，于是听了朋友的劝，决定找点小生意来经营。”“朋友信得过吗？”“都是真心关怀我的。”“做些甚么生意了？”“讲出来你要见笑，不是甚么金融财经的大生意，只不过开一间小小花店，你还记得我是学过插花的，很有点兴趣，自己可以动手的话，不用全依赖伙计，也是一项长处。”说来是头头是道，看样子是事在必行了。

“嘉成，你如果觉得不是太为难，且看看能不能给我一点生意。花店不久就开张了。”

我很希望能有些商业户口。你们机构单是年中送出的花篮就已经不少。”说罢了，又回头向英嘉成笑笑说，“当然如果你要送花给太太，我是一样乐于做这笔生意的。”姜宝缘如此说，刺激着英嘉成，竟然不顾一切地答：“如果收礼人是你，会不会算相宜一点？”这句话有没有叫姜宝缘心内连连牵动，英嘉成无从知道。

他是自己把话说出口来之后，浑身烫热，有着明显的不安。

这份不安究竟是象征对姜宝缘旧情复炽？抑或是发觉对乐秋心不起，连英嘉成自己部搅不清楚。

姜宝缘没有答，刚刚汽车已抵步了，她乘机向英嘉成道了晚安，就匆匆走下车去。

7

这一晚，躺在一起的乐秋心与英嘉成，显然的是同床异梦。

谁也没有向对方追问晚饭的情景。

这跟过往的情况有分别。以前每逢各自应酬饮宴回来，总会互相交换讯息，看遇到甚么人，发生过甚么事。

是晚，是奇特的。

两个人都好像对对方的遭遇漠不关心，不想追问，避免提起。或者更恐怕因而要自己投桃报李，将行踪与心事也一并和盘托出。

的确，床上的两个人，各怀心事。

英嘉成把乐秋心与姜宝缘交互思量。

乐秋心脑海里也除了英嘉成之外，多了个徐永禄。

这令二人都有着莫名的恐惧与焦躁。

然，又情不自禁地觉得心头的不安，是一份并不太难受的感觉。

日子表面上像往常一般过去，或许彼此都知道关系潜伏着危机，而不敢胡乱再去碰扰它，以免一发不可收拾。

乐秋心和英嘉成都有各自的惶恐。

秋心自从跟徐永禄有过那次的交谈之后，她不期然地在公事上额外的关注徐永禄。

就像这一天，公关部把拟好的百灵达企业上市的新闻稿，循例交给乐秋心看。按平日的规矩，除非出甚么大事，否则她只是读过就归入档案了。

对于下属部门乐秋心一直予以相当的自由，让他们可以独立行事。

可是，对于百灵达企业上市的新闻稿，秋心不但动笔改好了一些语气，而且还加附一张字条给公关部的经理，说：“尽量关照财经版的编辑，争取最多的篇幅报道此事。”

还有，快点安排有关人等接受访问，把百灵达的招牌擦得闪亮一点。”有了这份额外的关注，她的手下一定更落足功夫。尤其这是乐秋心少有的行动。

公关部的同事都不禁窃窃私语，道：“乐小姐这么紧张其事，怕是为了不要让人家误会，她完全站在英先生的一边，不助徐先生建功。”这个说法，通过小红，更美化一番，传回乐秋心耳里，反而令她心上多一重震惊。

完全是作贼心虚之故。

这天，小红一早上班，就见台面上有一大束的百合与星花，写着送“乐秋心小姐”。

下边空着。

小红一心以为是英嘉成的杰作，也就不以为然，为上司把花插好在办公室内。

连到乐秋心回来，看到办公桌旁的小几上放着的那一大束白色百合与星花，都以为是英嘉成送的。

也许因为这阵子忽然产生的貌合神离，英嘉成要向乐秋心表示一点额外的心思，让她有着惊喜，也是合情理的。

乐秋心不觉心甜起来。

正想着今儿个晚上应该为英嘉成做一些甚么小菜，办公室的内线电话就响起来了。

乐秋心打从心底里笑出来，一抓起电话，对方“喂”了一声，秋心就喜孜孜地说：“花很漂亮，已插起放在我办公桌旁边了。”“谢谢你赏这个面子。”对方这样说。

乐秋心听见，呆了一呆，并不晓得答话。

对方再说：“我是徐永禄，花是我送来的，不方便写上名字，又禁不住要表示心意，让你误会，始料不及，很对不起。”“不，不，很多谢。”乐秋心这样应着。

忽然间眼眶温热，完全不能解释为甚么自己会一下子伤感起来。

她微微恨着英嘉成。

“秋心，我但愿可以静静地在一旁每天观赏你的动静而不采取任何骚扰你的行动。”

可是，办不到。自从那晚之后。我更管不住自己，老要向你表示我的心意，我自知这是相当要不得的。”“我明白，你已经尽过力就好。”“没有用，我仍然渴望约会你，秋心，可以吗？”秋心想到刚才自己为今晚的晚饭菜式伤脑筋，脸上就是赤热。

会不会是狼心当狗肺？“秋心，请考虑，我下班前再给你电话，是今晚，抑或明晚，还是后晚，大后晚、我一直等你的答复。”究竟是意外之喜？

还是意外之忧？乐秋心的头慢慢鼓胀起来，这一天真不知是如何的过？午膳之前，小红走进来提她有个业务应酬午宴，秋心皱一皱眉毛，说：“小红，替我把饭局推掉，没有这个心情。”小红点点头，正要走出办公室外，又被秋心叫住了：“你午膳时有空吗？”“有。”“我跟你到外头的百货公司走走，想添装。”“好。”主仆二人在中环的名店内穿来插去。

每走进一间店铺，售货员都恭恭敬敬地说：“乐小姐，你好！”他们的眼光真锐利，一望小红的打扮与行为，就差不多估量得到身份，根本都不劳向她介绍货色，只一味的缠在乐秋心背后，给她述说有甚么新鲜热辣的出炉货。

秋心忙于一件件的试穿。她要自疯狂购物的行动之中，觉着快感。

女人心情不好，尤其喜欢逛公司买东西。

理由是自己可以控制局面，可以把一件自己看上眼的东西，在下一分钟就永远据为己有。这种感觉很好、很自豪、很有安全感，是女人需要的。

尤其是正在失意的女人。

小红从没有走入过名店。

本城的名店，对一般小市民而言，气氛有如宫府。等闲人非请勿进。

那些守在里头办事的职员，有一点点似牛头马面，对不请自来者很不客气，碍着他们办正经事似。

小红听说，外国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忽然想起，耀华说过，如果她喜欢到外国去移民，耀华会答应。

或者远离本城，才真正有资格实实在在的逛名店。可是，一念到移民只是妄想，是高攀，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现今她坐在这儿，唯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呆等乐秋心试穿衣服。

其二是听乐秋心问她：“好看不好看？”然后，她就答：“好看！”或“不怎么样！”每逢她提供的答案是后音，乐秋心一转身走向更衣室去，那些售货员就会以一副不屑的冷脸孔相向，或甚而以愤怨的眼光瞪着她，似在说：“你凭甚么资格批评，坏掉我们的生意。”就在这一家，小红原本好好的坐在一角等候乐秋心换衣服，那店员就毫不客气地走过来说：“对不起，暂时请让位，我们要用这椅子折放一些衣服。”小红只好站起来，百无聊赖的在店内站着。

就在这个时候，走进来两个艳装的太太，店员慌忙的迎上去打招呼：“霍太、袁太，你们好！来看看有甚么新装了。”那位霍太太说：“上星期才光顾过，你一下子哪来这么多新货。走得累了，跑进来歇歇脚而已。”袁太太说：“对呀，顺便借个电话，摇给司机，叫他把车子开过来。”售货员一叠连声地应。“欢迎，欢迎，请两位这边坐。”一手把放在椅子上的衣服捞起来，交给同伴，就请那两位太太坐在原先小红坐的那张椅子上去。小红的脸，无端端热辣辣的滚烫起来。她忽然的极度难过。一直以来，她都想，娘家的父母兄弟，没有一个有机会见过甚么上流社会的场面与富贵中人的举止，因此，他们现了小家子相。

自己在富恒企业，跟在乐秋心背后行走多年，见多识广。本城十大富豪，包括富恒的主席在内，差不多都见得七七八八，年中富恒举行的大宴会又多，都让自己的人生体验丰富至极。

然，事物往往有正反两面。

小红看到灿烂的一面，也接触到腐朽的另一面。

有人为着要走乐秋心的门路，而跑上富恒去找小红，向她打恭作揖。

换了一个环境，则又有人认定小红是个跟在上等人家屁股后头当跑龙套脚色的，瞧她不起。

这其中的甘与苦，是否能平衡得来？还真是未知之数。

正在无端百感交集之际，乐秋心从更衣室出来，买了两件衣服，另放弃其他试穿的。3“我们分头行事，你呆在这儿等他们把衣服包好，我到刚才那间店去取手袋皮鞋，然后到这商场地库的日本餐厅去吃午饭。”小红点点头。

乐秋心这才踏出名店，坐着歇息的两位太太就连忙交换意见。

“要等5分钟，车子才能来，且坐坐吧！”霍太说。

“看到刚才走出去的那个女人没有？”袁太问。

这么一说，小红立即竖起了耳朵听。“什么人？”“姓乐的，是财经界的女强人。你的老霍没有向你提起？”“没有。这起所谓女强人，现今个个大机构都有三、五、七名，有甚么稀奇？”“她不同，风头一直蛮劲的。最近更厉害，弄得富恒企业那姓英的董事闹离婚，说要娶她。”“娶成了吗？未到走进教堂去的那一分钟，都不作数。当今之世，大多女强人要把人家的丈夫抢走，结果呢，有多少人成功了？这一厢靠着几个女朋友虚张声势，说与那个男人如漆似胶，快要成亲了，那边厢成营坊众目睹人家夫妇两一齐打球游泳逛街，还手牵着手，恩爱如昔。告诉你，这种游戏，只便宜了我们，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而已，不然，这候车的5分钟，我们谈些甚么好？”

“那姓乐的年纪看来不少了？难怪她急于上岸。”“在正经大机构任事的女人总比较欢场女子能顽抗岁月的，后者未到30，已经人老珠黄。前者呢，起码还有多十余年光景。”“想想还是我们妥当，一只船早早靠了岸，那管外头风与雨！”“所以，老叫你别对老霍看得太紧，猫在外头拉屎，在外头偷吃，到时到候晓得回归，没有骚扰到府上来，就要只眼开只眼闭了。”听完了这两个贵妇人的一番话，面对着一大盘新鲜美味的鱼生，小红都食不下咽。

“怎么？没有胃口？”乐秋心问。

小红勉强夹起了一块三文鱼，缓缓地放到嘴里去。

“不是已经梦熊有兆，故此影响食欲吧！”秋心关心地问。

“不，不。”小红连忙否认。

她放下了筷子，望着乐秋心，问：“乐小姐，你其实是一表人材，甚多选择啊。”“甚么？”乐秋心惊问。

小红忽然红起了眼，不再造声。

“为甚么忽然说这两句话了？”乐秋心一问，小红的眼泪就挂下来：“乐小姐，你一向待我好。我很替你不值。”乐秋心默然，想了想，说：“你听到闲话？”小红点点头。

“公司里头听到的？”“不，同事不会在我跟前说你的不是。”乐秋心点点头，自嚷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算街知巷闻，也是意料中事。”

“乐小姐，你生活圈子内有那么多的独身男士，总没有一个合你意吗？如果非英先生不可的话，那就快快结婚吧！”小红是心腹，她竟这样建议了。

乐秋心怦然心动。

更多的是左右为难。

原来自己已走到穷巷的尽头，要捡回一点体面，要堵塞人言，只有嫁英嘉成。

嫁英嘉成有甚么不好？不是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为甚么到可以把对方迫一迫就能成亲之际，却有这么多的顾虑？顾忌甚么？顾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激情三百日之内，乐秋心的确拥有英嘉成的整个人整个心。

三百日之后的今天呢，她还能肯定吗？要她选择，秋心宁可英嘉成睡在姜宝缘身边，脑里心上想的是她。万万好过人在身畔，心却飞驰老远，仍落在旧时枕上去。

单是这么想一想，都惊出一身冷汗来。

乐秋心怕死了那种不得不维持的人际关系。

平日要她对牢一些看不顺眼的同事与客户，已经累得一塌糊涂，回到家里去，若还要维持一头不得不维持下去的婚姻，秋心自觉终会有日暴毙。

小红说得对，她不是没有选择。

谁个好眉好貌、有份正经职业、有笔可观积蓄的女人会嫁不出去？只在乎嫁谁？在乎你愿不愿纤尊降贵、委屈求全而已。

自己就是不肯屈就，才放弃很多很多嫁给独身汉的机会，候着了这个英嘉成？如今，竟面临着功亏一篑吗？整个下午，乐秋心更无心工作。

看看表，快五点了。

再望望办公台上的内线电话，随时会响起来了。

应该如何反应？乐秋心简直心乱如麻。她霍然而起，推门而出，直趋英嘉成的办公室。

英嘉成的秘书看到乐秋心，立即笑着说：“英先生在外头开会还未回来。”“有没有说甚么时候回来呢？抑或他会直接下班了？”“英先生没有说，大概还会回来一转，有成叠文件他未批出来。乐小姐可以坐坐稍等，或我在英先生回来时立即通知你。”“我且进去坐坐。”乐秋心走进英嘉成的办公室去，百无聊赖地踱着方步。

在这儿，总好过候在自己办公室内，万一徐永禄的电话接进来，会不知所措。

她走近英嘉成的办公桌去，只见台头放着的两张相片是铭刚与铭怡的。

并没有乐秋心的份。

她苦笑，劝勉自己别再多心。

待两个人结婚后，再放婚照，比较合情理，乐秋心忽然心情轻松了一点点。

她肯朝宽处想去。

结婚以后，一定要赶快生孩子。有了孩子，就更能使自己和英嘉成的关系牢固了。

不久将来，他的办公台上不但有铭刚和铭怡兄妹的相片，且还会有她和儿女，起码2想着，似乎情绪安稳了。

顺手翻一翻英嘉成的文件，竟看到压在文件下的一叠照片。

乐秋心取来一看。照片印有日子，正正是前几天的事。

英母的生日会上，英嘉成与姜宝缘仍站在一起，跟一双儿女陪在英母身旁，一家五口全都咧着嘴，笑得很开朗。

乐秋心的手松了，好几张相片散跌到书桌上。

她倒抽了一口冷气，心口相问。还要不要多生几个小孩子出来，跟这姓英的一家拼过？有意义吗？有需要吗？有选择吗？有后悔吗？一连串的问题。

题涌现脑际。

乐秋心苦笑。

为了一个还不是养活自己的男人，荒废光阴，浪掷感情，且让情绪忽高忽低，跌荡不定，何必？她步出了英嘉成的办公室，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去。

才坐下，内线电话就响起来。

对方说：“我已摇过来三次，以为你要为回避我而提早下班了！后来一想，才警告自己千万别如此妄自尊大。”乐秋心笑起来。

“今晚一起吃饭成不成？还是要我再等下去？”乐秋心答：“今晚吧，今晚我刚好有空。”当乐秋心收拾好公事包，穿回了外套，打开手袋，拿出粉盒来补了粉，正要站起来下班时，英嘉成推门进来，说：“你刚才找我？”乐秋心望望英嘉成，说：“对。”“甚么事？”“没甚么事。只想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有应酬。”“是吗？”“是。”这种对白对英嘉成与乐秋心而言是非常新鲜的，然，并不有趣。

“甚么应酬？”英嘉成问，仍维持那平静的语音。

“百灵达企业的应酬。”那就是说同行的人是徐永禄。

“嗯！”英嘉成应了一声，并没有表示甚么。

“你呢？”乐秋心问。

“我？”“对，你今晚有节目吗？”英嘉成耸耸肩，说：“没有。”随即再说：“没关系，我可以随时回母亲家去吃饭，陪孩子们玩玩或是甚么的。”对，乐秋心想，英嘉成是的确随时有这项至高无上的节目的。

少替此君担心。

于是她抓起手袋来，走出办公室去，并且微笑地对英嘉成说：“再见！玩得开心一点。”英嘉成呢，非常有风度地为乐秋心拉开了门，也回了她的话，说：“再见！你也是。”一对极度激情后的男女，会如此礼貌周周，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通天下的人，都不是自己放肆地发脾气的对象，都应该温文尔雅，只除了亲人。

英嘉成与乐秋心在社会内泡了这么多年，怎会不晓得这番道理？心内的叹息是既深且痛的。

坐到那可以远眺整个海港景色的酒店顶楼餐厅内时，乐秋心的心其实是灰蒙蒙一片。

徐永禄举起酒杯来，说：“请别不开心，为你自己。”乐秋心扬扬眉，还未回答，对方就说：“不要否认，我知道。”“你怎么知道？”“如果你开心，我就不可能得着这个机会了。你不是个轻浮草率的人。”“多谢你的赞美。”

“这是鼓励。”“对朋友尽心支持，尽力鼓励，未必会得着甚么好的回报。你是不是个施恩不望报的人？”“笑话了，我像这般伟大吗？”徐永禄呷了一口酒：“望报是情不自禁的。可是，不会因愿望可能落空，投资可能失败而不作尝试。”徐永禄看牢了乐秋心，说：“我已经想清楚了。”“何必浪费弹药，打无把握的仗。英嘉成将会娶我了！”“他应该昨天就娶你。”至理名言。深感乐秋心的心。“他迟了，我就有机可乘。”“徐永禄！”“乐秋心，我是认真的。”“如何可以停止这场游戏？”“起码直到你正名为英乐秋心为止。”“何必令我为难，令英嘉成尴尬，伤心。”“你为难表示我有希望，英嘉成尴尬，与我无干。”反正是伤心定了，无可再损失下去，为何不作孤注一掷，背城一战。”乐秋心失笑了。她并不讨厌徐永禄。如果没有英嘉成，她不会排除

跟这男人走在一起的可能。

他具备了相当多不错的条件，说话像人样是首要条件。

社会上充塞着太多语无伦次的人，男人有此表现，更加恐怖。

试过一次，乐秋心上理发店，翻阅画报，读到一段男女影星闹恋爱的新闻，那男明星一开头接受记者访问就说：“我不能透露关于我和她的事情，怕惹她不高兴。”然后整篇都是由他口述的恋爱经过。真有点小人得志，语无伦次的感觉。比女人讲是非不知要低格多少倍。读完那段报载，乐秋心纳闷了起码3天。有些事情，女人可以做，可以放肆。男人不可以。譬如说女人要做泼妇、骂街，旁人不会看不顺眼。换了是个男人，绝对不能接受。

坊间有风度的男人并不多见。

物以罕为贵。

看样子，这姓徐的相当合格。

男人一旦有涵养，就自然会吸纳学识。二者兼备而没有机会发迹的，其实在今天是绝无仅有的。

尤其是本城，给有条件的男男女女太多公平的机会了。

一般而言，抱怨时不我予者，只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志大才疏而已。

故而，具备了这一总上乘资格，又是独身未娶的徐永禄，未尝不是未婚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乘龙快婿。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相逢恨晚？乐秋心尝试着把持自己，不要被对方的激情洪流所淹没。

晚饭还是吃得相当愉快的。

徐永禄是个健谈的人。

且，凡是野心家，都必有其独特的吸引之处。

他惹人抗拒他，或接纳他，都是一种具魅力的挑战。

乐秋心基本上是个欢迎挑战的人。

更重要的是人性对激情，往往趋之若鹜。

当一段情冷却之后，有另一段情代之而起，一场刺激接着下一场，到底是吸引的。

乐秋心回到家去之后，赫然发觉英嘉成还未回来。

不错，英嘉成此刻正在英母的悉心安排下，陪着一儿一女吃罢了宵夜，才送他们回睡房去休息。

之后，英母毫不矫情地嘱咐英嘉成：“夜了，一就在我这儿住宿一宵，一就快快护送宝缘回家里去。”还未待英嘉成反应，姜宝缘就说：“不用了，我正在等朋友电话，还要到他们家里去商议花店明天开张的事。”“好，那么，嘉成陪你小坐，我困了，要睡。”客厅里只剩下这对旧时的夫妻。

英嘉成似有很多话要跟前妻说。

“我已经嘱咐了公关部及人事部，有应酬的花篮要买，就光顾你的宝缘花屋了。”“多谢。”“且还替你摇了好几个电话给相熟的机构，相信他们会赏这个脸。”“在本城做生意，非要靠强劲的关系不可。”“花屋是你独资的？”

“占大股，其余的朋友也注资，表示切实支持。”英嘉成终于忍不住问：“有多少个股东？”“连我，共三人。”“男的还是女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两兄妹。”“我认识的吗？”“不，你不认识，女的是我小学的同学，一直保持来往。”姜宝缘竟也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英嘉成突然的有一种被孤立了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不应该有的，是绝对自私的。然，英嘉成挥之不去。“宝缘，我有句话要问你。”“甚么话？”“你是不是恨我了？”姜宝缘一愣，随而想一想，说：“不必再讲这些虚无飘渺的话了，对生活一点帮助也没有。”英嘉成捉住了姜宝缘双臂问：“你对我没有了感觉了，是不是？”“嘉成，你要我怎么样？”宝缘一脸莫名其妙。

这表情、这反应更刺激着英嘉成。

“一就是恨我，一就是仍爱我。”英嘉成竟这么说。

“二者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的。”英嘉成瞪着眼看姜宝缘，他像看到了一件以前从没有看过的奇珍异宝，以致于他死捏着，舍不得再松手。

心里头有个呼声在叫喊：“让我们再恋爱一次，让我们再恋爱一次，让我们再恋爱一次！”突然的，石破天惊，电话响起来，英嘉成缓缓的放松了姜宝缘，他自己伸手去接听。

对方是把男声，问：“姜宝缘小姐在吗？”不再是英太太，而是姜小姐了。

英嘉成递过电话，姜宝缘接听，脸上立时间浮出了笑容，说：“好，5分钟之后，我在楼下等你。”挂断了线之后，姜宝缘垂下眼皮，没有直望英嘉成，说：“晚安，改天见。”英嘉成睡到床上去时已是夜深，身旁的乐秋心没有动静，英嘉成以为她已熟睡。

其实，不。

两个人都在默默的思量，默默的伤感。

感情如病，来时如山倒，酿成绝世的激情。

去时如抽丝，太多太多极度的无奈。

当英嘉成坐在会议室内，主持茂荣食品上市的会议时，他跟徐永禄辩驳得面红耳赤。

徐永禄主张把茂荣在中、港、台三地的投资及营业额全部捆集在一起，一次过上市集资。

“盛茂荣先生根本就会听我们的建议。”徐永禄这么说。

“唯其盛老让我们替他全权拿主意，我们才应该为他着想。”英嘉成回驳。

“把集资数目抬高4倍，不是为他着想是甚么？”“若分开中、港、台三地资产，日后以不同名义上市，或再行注入茂荣，到头来集资数目更可观。”“包销商会不会一定是富恒，是问题之一。市道是否如现今的畅旺，是问题之二。

中、台两地有没有因政情变幻而受到影响，是问题之三。集这么多未知之数在一身，何不在今日就独断乾坤？”照情理审度，徐永禄未尝无理。

但英嘉成如果这就肯了，很深深不忿。

别说两虎相争已成定局，何况相争的不只是事业上的一口肥肉，现今还加添一重私怨。

英嘉成更咽不下这一口气，他断然作了决定：“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我们已经为这个结而延误了上市的日子，必须把条件定下来，预备招股书。茂荣食品的盛先生既是拜托我为他主理上市的，就由我决定，把茂荣食品上市只以本城的资产及营业状况为基数，且押后中、台两地的业务，留为后用。各有关部门不必再延误，进行工作好了。”会议的气氛当然不好，各下属恨不得在下一分钟就作鸟兽散，免看两位头头的脸色。

反而是英、徐二人并不急着离开会议室。

只剩下他俩时，英嘉成说：“对不起，令你失望了。”“不要紧，胜败要看全盘大局。”“对，未到最后一分钟，不知谁是王？谁是寇？”“随时随地有意外之忧与喜。”“老弟，你对这意外的收获可是认了真了？”“可以这么说。我秘书刚才问我，公关部自明天起改用宝缘花屋做各种公司人情，问我每天订购的百合，要不要也光顾这家新开张的花店？我看是最好不过了。肥水不必流过别人田。”“多谢你的关照，我代她们俩向你致谢。”“对，我忘了，直至目前为止你还有代表她俩的身份与资格。”日后呢？徐永禄会心微笑。

这席话，落下败风的似乎是英嘉成。

他愤怒地走向乐秋心的办公室，推门走进去，随即走出来。

只要不是盲人，一推开秋心办公室的门，就能见到那一大束的百合花。

乐秋心居然明目张胆把别个男人送的花，放在跟前。没有甚么比这个还要表白得清楚了。

8

英嘉成一怒而去。

那表情叫坐在乐秋心办公室门口的小红，既骇异又惶恐。

她不知道好不好跟乐秋心报道此事。

秘书不错是可以听闻甚多上司的隐秘，但知是一回事，插手处理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事人对前者可以容纳，对后者未必忍耐。

人的感情与关系，往往就是这般复杂与微妙。

一下子处理不好，有甚么深厚的渊源，都可以毁诸一旦。

小红最后还是决定三缄其口。

况且她实在不能等乐秋心开完会议回来，就得下班了。今儿个晚上，父母约了她去吃晚饭。

无可否认，小红是爱父母、紧张父母的。

自从前些时跟娘家亲人闹翻之后，她心里一直不好过。

小红想，打死不离亲兄弟，比起家姑来，宁可忍受自己姓冯一家的闲气。

正愁着不知如何架起下台的阶梯，跟父母重修旧好，就收到她母亲约会的电话，喜不自胜。

父母说，有事要跟她商议，约在外头见面。

于是小红准时下班，还特意跑到果摊去，买备了一篮水果，才到约定的酒楼去。

父母老早在座。

小红兴致勃勃地叫好了菜，然后就对母亲说：“这篮水果是给弟妹们，还有，等下要一碟烧腊，也带回家去，大哥喜欢吃。”冯母望冯父一眼，分明打了一个眼色，父亲示意母亲开腔。“小红，”冯母于是清一清喉咙说：“如果你真的这么爱护兄弟姐妹的话，有件事倒是可以帮他们做的。”小红立即问：“甚么事？”她母亲并不即时作答，只道：“你自己知道，如今呢，家里头经济环境最好、前途最光明的怕只有你一个人了。”

你大哥做了多年的事，仍是个写字楼的跑腿角色，再说，你的三个弟妹，还未出身，我和你父亲年纪也相当了，无论如何不能负担得起照顾他们的责任，那担子呢，看来不得不搁在你肩膊之上。”冯父忽然的暴躁起来，嚷：“长话短说，别这么多开场白了，肯就肯，不肯就不肯，看是不是拿个良心出来做人做事得了！”冯母也板起脸孔来，道：“那么，你说好了，老早知道开口求人难。”小红知道事态严重，也不晓得父母是故意的商量，抑或是真的因为不知如何开口而着急，发了点脾气。于是只好打圆场，说：“有甚么事，只管直说好了，我是有责任要照顾兄弟的。”“那就好，我们一家子商量过了，想着在本城是不会有甚么前途的。你看，单是居住环境就不能改善。要你买间跟你现在住的单位给我们，也是妄想，是不是？何况除住屋以外，还有弟妹们上大学的费用，始终要筹措的。如何是好呢？只有一个办法。”“甚么办法？”小红问。

“移民。”冯父答。

“移民？移到哪儿去了？”“澳洲嘛！”冯母说。

“哪来的移民资格呢？”“怎么没有资格？耀华不是有个亲妹妹到了澳洲去做护士，已经安居乐业了吗？要是她申请你们，两年后你再申请我们，还未到九七，就已经可以全家到澳洲去了。”冯父越说越兴奋。

“对呀！小红，人家都说外国贫富并不太悬殊，普通人家都能住花园洋房，且学校又都是免费的，还有，你大哥若在唐人埠之类找一份工，一旦有了居留权，就可升为钻石王老五，还愁失恋呢，怕那些要移民的少女，排满一条街等候我们逸忠的青睐了！”小红望住她的父母发呆，耳朵在嗡嗡的作响。

这顿饭真不知怎样吃得下。

“你怎么说了？小红？”母亲问。

“妈，移民不是简单的一回事。况且耀华根本没有移民的念头。”“他是你丈夫，你不可以影响他吗？不是曾在婚前说过，如果你喜欢移民，他也会跟你成行的。”不知为甚么冯父会记得耀华对小红说过的这些话。

小红急得满脸通红：“耀华不喜欢到人地生疏的埠头去创业，现今在本城还未挣扎出个头绪来，怎么可以连根拔起？况且，他妹妹连母亲都未申请到澳洲去，如何可以跳一步轮到我们的？”“有甚么叫做不可以的？几多人是赞助兄弟姐妹去作家庭团聚。你大哥去领事馆查问过，今年移民的配额，冷气工程师是很高分的，耀华正正合格，如果错过了这一年，就可能没有这么高成数了。他妹妹去当赞助人，只是助力而已。”“妈，移民到外地去，有很多辛苦凄凉处不足为外人道，你别只听人家讲好的一面。”小红惶恐至极，她不欲诸多解释。

就最近才接到一位富恒以前的旧同事，当过人事部经理秘书的蔡紫薇，跟丈夫以独立移民身份到了加拿大多伦多，两口子半年没有法子找到工作。银行不肯借钱给没有定薪的人买房子，就是肯了，首期要掉他们全部积蓄，也不是办法。结果，租住人家的地库，表面看上去，居住面积比香港他们原居的廉租屋是宽敞高尚多了：其实呢，每个月负担五百加元租金，天天住得心惊胆跳，好凄凉，于是写信回来给同事们诉苦，信末说：“同事一场，不怕见笑，把真实境况写来，千万听劝，没有三百万港元身家者，切勿考虑移民，辛苦死。”那班富恒的小秘书们争相借阅此信，个个都抹一把汗，自觉现今的工作与生活都顺遂幸福。

小红心里想，父母怎么会天真幼稚至如此地步了？“你这是甚么意思呢？小红，上了岸的人就不顾娘家的死活了是不是？”冯母开始以一贯尖酸刻薄的态度对付女儿了。

“别多说话了，是肯与不肯，你只说一句就成。肯呢，回家去跟耀华商量，才跟我们从详计议。不肯的话，拉倒！我们从此知道要照顾自己，再不骚扰你算了。”父亲的气焰更甚。小红悲凉地想，自己究竟是不是眼前父母的亲生儿了？这叫骨肉情深吗？本城的人为了自己的愿望，前途与利益，不择手段去压迫旁人，图夺厚利，已是司空见惯，连亲属都如此。

只要你比他们活得好一点点，人家就来谋算你，迫害你。

你让一步，人们进迫一步。

永远是那个骆驼入帐幕的故事。

小红没有选择的余地，眼前只有两条路，一就是从此断了六亲算数。一就是想办法迎合他们的意思，最低限度再试一次。

终于，小红还是选择了后者，说：“让我跟耀华说去，再给你们消息吧。”整整一个星期，小红都不知如何开口跟丈夫谈及这件事。

既觉得过分，且也为耀华实在很忙。每晚都做到 11 点过后，才回家里来。

淋浴之后，立即一头栽在枕上，睡得贼死。

婚后的这些日子来，麦耀华为了一盘冷气维修生意，辛苦到不得了。简单一句话，伙计难靠。身为老板，其实事事要亲力亲为，落足功夫，才能维持门面开支及自己的一份粮。

如果人人做生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达的话，还会有人去当受薪阶级吗？这一晚，耀华稍为早回家来，对妻子说：“我腹似雷鸣，你给我下个面，吃了再睡。”就在耀华吃下了那碗面之后，小红觉着不妨抓住这个机会给丈夫提一提，于是她呐呐地说：“耀华，你是否有发觉到我们整整一个月没有到外头去看过一场电影，吃过一顿饭了！”还未待小红把话说完，耀华就发脾气，说：“干活艰难，何其不幸，你嫁的不是太子爷。”这句话其实夹杂很多闲气，但小红都不管了，慌忙解释，说：“我就是看你太辛苦了，长此以往下去，不是办法。”“那要怎么样才是办法？”“我听人家说今年澳洲放宽独立移民，你的专业得最高分数，且你不是有个妹妹在澳洲当护士吗？好不好试申请到澳洲去。那儿生活比较不紧张。”忽然之间，小红也说不下去了。

她是诚惶诚恐的，生怕耀华一口答应了，将来要肩负的担子更重，一家大小的申请到澳洲去，不是闹着玩的一回事。

耀华望了小红两眼，说：“为甚么忽然有这个念头？不会单单为见我太劳碌之故吧？”小红不知如何作答。

情虚心怯之余，整张脸涨得通红。

“是不是你娘家里头的人出的主意？”小红是个老实人，答：“你怎么知道？”“你大哥有一天来过我店上，问我的履历，看我的冷气维修有文凭没有？跟我聊了几句，我就知道他的意思。”小红见已势成骑虎，就坦白说：“他们是有这个意思。”“你呢，你已经附和他們了？”“并没有，我打算跟你商量。”“不，你只是打探我的口气。”耀华显然不大高兴。

“这有分别吗？”小红也有一点点的老羞成怒。

“当然有。你坦坦白白的跟我商量，是对我尊重。我有权表示对移民没有兴趣。刚才你这么说，好像要我踩进个陷阶里，变成移民对我有绝大好处，

完全是为我着想似。”耀华这样直说了，倒一点也不顾及小红的感受，无他，工作量太重，精神压力大，身心都有了负荷，不能再容忍家里头一丁点的不如意，他的语气态度，令小红下不了台，僵在那儿干着急。忙乱之间，她抓到了个借口，说：“你硬要冤枉我只顾娘家人不顾你，也叫没法子的事。你知我知，一盘小生意开始了这段日子，有甚么成绩可言呢，还不是苦苦的撑着个假场面，每个月都提心吊胆，怕结算时连自己的一份粮也赚不到，与其如此，倒不如安安稳稳打份牛工算了。”小红越说越觉得自己合情合理，整副精神都朝那个方面发展，情绪于是显得有点高涨，于是继续说：“反正是粗工一份，我就宁愿到外国去了，最低限度，生活环境使人不觉自卑，不易觉得贫富悬殊。就算捱，也心内好过。”这番话其实更有效地伤了耀华的自尊心，他说：“原来在香港，有自己房子住，有盘足够糊口，又有前景的小生意，有肯定的收入，也算是捱吗？”小红被丈夫塞了这几句话，益发难过。说：“耀华，婚前你是不是说过如果我要移民，你会随我去。”麦耀华愣住，心里有气：“我有没有说移民这回事我极之不愿意、极之讨厌、极之抗拒。如果你硬要我做这件事，你可又是为我着想了？”“我不为你着想、我若不为你着想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就不再受你那母亲的窝囊气。且别向我说她守寡几十年，应受尊重，一手养大的孤儿可不只你麦耀华一人，她也有个女儿麦耀媚远在外国优哉悠哉呢，前些时寄回来的照片，不是刚买了部簇新的车子吗？怕她也有能力照顾你母亲，把她接到彼邦居住了吧？何必每个星期跑到这儿来委委屈屈的吃我烧的一顿饭，左右逢迎皆不是，拿我当老妈子看待。”“今晚到此为止，我们不便再谈下去了。”耀华生气了。

“你这叫做老羞成怒？”“彼此彼此。”“婚前说过的后，全不算数了？”“婚前你待我并不如此。”完全僵住了。

小夫妻婚后第一晚分房而睡。

麦耀华走向睡房去，一头就倒下去，累极，没法子再往这些闲气堆想去。

小红呢，不服气自动睡到丈夫身边，于是跑进客房，蜷伏在软垫上，苦苦的在自舐受创的感情伤口。

这种闹情绪的状况，竟然维持了整整一个星期而毫无进展。

或许一切的悲伤与顾虑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不必再放在心上。

然，有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像一块重铅似压在心头，令她不舒服透顶。

为甚么婚前所有横亘在生活上的不如意，所有发生于二人之间的龃龉，都是爱情上可喜的考验，都能过五关斩六将。可是，婚后呢，全变了质了。

彼此都觉得大势已定，不容商榷，于是放肆脾气，不劳容忍。

还有一个思想，只因在自己的生命中纳入另外一条生命之后，能加强力量，争取更多欢乐与幸福。这个期望对所有新婚夫妇都是高涨的，一旦事实并非如此，或甚至背道而驰，失望所带来的激动与忧愤一旦表面化，就造成了夫妻之间的疏离。

非常简单的一条道理，如果成双成对在生活与感觉上没有进步，何必多一个人成为负累，徒添掣肘。

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感情就会骤降。

日积月累的不满，造成冷漠与无奈。

经年的冷漠与无奈之后，忽有另一度与第三者的激情出现，便促成化

离。

小红打了个寒噤。

她想到乐秋心与英嘉成，也想到英嘉成与姜宝缘，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不知道是否这条公式？这阵子，富恒里头关于他们的是非真多，听得小红忧烦不已，都不知如何反应。

只为英嘉成关照了公关部及人事部，把公司的鲜花户口分一半给宝缘花屋，于是同事们都跟那位前英董事太太有了接触，姜宝缘似乎给所有人的印象都非常好。

公关部经理宋美云的秘书任俊萍有一天午膳，有意无意之间就对小红说：“你见过英先生的太太没有？”“你是说他已离异的前任夫人。”小红答。“看，乐小姐有你做秘书当真是太大的福气，连闲闲的一句话，你都维护她。”小红笑：“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那么，你不会愿意听任何对姜宝缘的赞美吧？她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不说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小红只好答：“姜小姐如今的好与坏，怕已经跟英先生无关，更与乐小姐无尤了吧！”“我们就是奇怪，为甚么英先生会狠得下心抛弃糟糠，姜宝缘人很和善客气，做事合情合理。英先生怕不怕吃不了兜着走？”“这是甚么意思？”“乐小姐似有新欢。徐永禄的秘书每天都忙于订不同品种的鲜花。”小红气了，顾不了同事之间应有的礼貌，说：“俊萍，你我其实都是同搭一条船的人，何心要望船沉。”这么一句话说出口来，任俊萍整张脸都变得通红。

说得一点不错，整个公关部都属于乐秋心管辖，正是同根而生，相煎太急，有何好处了？小红其实心上甚多翳闷，除了与丈夫的冷战依然持续之外，也为乐秋心之惹是生非，她本人也有责任要负。说得直接一点，是她不争气，有把柄放到别人的手上去。

世上没有比发现自己偏帮爱护的人，原来真个贪赃枉法更难过、更委屈。小红甚至不可能去责问乐秋心为甚么要跟徐永禄来往，这到底是她个人的私隐与自由。

别说小红不方便问，就算放胆相问，乐秋心也怕答不出来。

很多感情上的转变，是无法解释的。

发展到现阶段，英嘉成与乐秋心都觉得骑上虎背，不知如何解决尴尬的困境。

要英嘉成向乐秋心提出结婚的要求，对英嘉成是太深深不忿了。

既为发现对姜宝缘余情未了，更为不愿如此明显地要把婚姻这最后一招抬出来，孤注一掷，为把乐秋心从徐永禄的圈套之内抢回来，这会严重地伤害他的自尊。

至于乐秋心，她嫁英嘉成不是，不嫁他又不是。看样子，英嘉成的心仍有一部分不放在自己身上，这是很难吞的一口气。

下意识地跟在此时此地出现的徐永禄来往，原本有着刺激英嘉成的作用在内，谁知自己竟也稍稍动了心。弄得感情悬空吊着，不上不下，辛苦得要命。

乐秋心现今跟英嘉成在一起，心头的压力很大，反而不及与徐永禄畅谈交往，来得轻松。

这一晚，下班时，徐永禄探头进乐秋心的办公室来，说：“不能跟我吃晚饭的话，去喝杯咖啡成吗？且让我今天领个安慰或入围奖。”中环太平洋会所的“快乐时光”酒吧一般不是太挤拥，他俩坐在一大片玻璃窗前，傲视

着本城的美丽黄昏景色，徐永禄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话实在好，秋心，我之所以仍不放过你，是为把我们的这一段时光看成夕阳景色，也还是值得。”乐秋心原本想怪责对方，未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了。

其后翻心一想，广东俗语所讲“牛不饮水，不能按得牛头低”，自己也要肩负那回应的责任。

“问题总要解决的。”乐秋心只能这样说。

“或许很快你就要作出决定。”“我的决定其实已经早作出了。”“环境有变，会影响你的心意。”“不见得吧？”“你是说环境不会有变，抑或就算变，你也会此志不渝？”徐永禄这样问。

乐秋心似乎被他迫到墙角去。

她只好把问题带歪一点，说：“不见得环境有变吧？”“是你以为我没有听到消息？抑或英嘉成守口如瓶，连对你也不会泄透？”“甚么？”乐秋心茫然地应。

“你真的不知道，关于英嘉成的去向？”“不知道，英嘉成的甚么去向？”乐秋心不是不惶恐的。

“看样子，我要变成个搬是非的人了？”“现今才闭口不言，已经太迟，不如干脆地告诉我。”徐永禄沉思一会，说：“英嘉成就快另有高就。”“甚么？”乐秋心这声惊问，透露着太多她与英嘉成的关系，疏离得令她本人也大吃一惊。“英资英林集团聘他当执行董事，力邀他跳槽，看来已经水到渠成，日内他就会向富恒交代。非常的薪高权重，你知道英林集团的地位与势力，均在富恒之上，这将会是震惊财经界的盛事，听说年薪采取包薪制度，不论市旺市弱，一千万元是肯定放进他的口袋里，真是个大喜讯。”乐秋心的心直往下沉，如果这算是个大喜讯，自己竟不是从英嘉成的口中听到，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以致于伤心了。

是英嘉成的事业转折点，怎么也不跟她商量，也不告诉她呢，只有一个解释，乐秋心在英嘉成心目中的地位已然褪色。

“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乐秋心问。

“英林最高层。”“一千万元包薪？如果市道缓慢，公司岂非很不着数。”

“少担心，生意人计算过的一盘数，错不到哪儿去，英嘉成一定有他的把握。”对，所有商业机构都不是不牟利的慈善团体。

“英嘉成会带着一班富恒的重臣跳槽，你会不会随他而去了。”徐永禄问。

这一问好比一记闷棍重重的打在乐秋心的头上，令她眼前金星乱冒。

怎么说呢？乐秋心忍不住苦笑：“我既未预闻政变，根本就没有资格说自己决定站在哪一方面。”“秋心，如果英嘉成紧张你，他必会把你带在身边，留你在富恒，是太危险的一件事，他绝不肯让我近水楼台。”徐永禄的态度紧张，语音焦躁，这使乐秋心心里头好过一点，最低限度，她纵使是瘦田，也有人在争。

“况且，秋心，如果英嘉成摇曳蝉声过别枝的话，你留在此地，也有诸多不便。”徐永禄这番是推心置腹的话，两夫妻是绝对不能分别服务于两间势成水火的金融机构，而同时任高级职位的。公司的商业秘密外泄，谁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换言之，英嘉成转投英林，将造成了乐秋心在富恒的不能立足。

英嘉成若不在这上头已作好了安排的话，乐秋心在富恒的地位会变得

异常尴尬。

乐秋心从没有想过跟英嘉成闹恋爱，本钱竟然连自己的事业在内。

这一铺是不是押得太大了？“是留是去，秋心，我相信你很快就得作出决定。”徐永禄这样说。

然后，他伸手过来捉着了秋心的手，直把她送给唇边，轻吻一下，说：“我先郑重声明，对你，不论在公在私，我都不会放过，我都竭力争取。”这算不算最后通牒？那就是说，她留在富恒，就只得连跟英嘉成的关系都断了。以后同捞同煲的变为徐永禄，否则，便得与英嘉成另闯天下去。

在未回到家去见英嘉成，看他的反应之前，乐秋心还有另外一个寄望。或者英嘉成打算把她从今收起来，不让她再在人前劳动，要她作个修心养性的妇家娘，甚至乎要她学习教育提携铭刚与铭怡，做全职家庭主妇。对于这个建议与安排，乐秋心仍不大情愿接受，可是，这是一个英嘉成依然爱她、需要她、重视她、占有她的重要讯息，仍令秋心快慰安乐。

可是，当乐秋心回到家里去，对牢英嘉成一整晚，仍不见对方有何特别动静与交代时，她的心就开始灰了。

并不是她想像的一回事。

英嘉成根本没有打算让她预闻大事。

乐秋心越想越气，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她听过商场内的一个故事。两位女强人甲与乙原本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共事同一间机构。忽然有一天，全港大字标题，其中一位女强人甲被另一间大机构罗致，带齐整队人马跳槽。跟其他很多同事与朋友一样，女强人乙在阅报时才得悉这个在行业内惊天动地的新闻，自此之后，乙跟甲成了世仇。不论甲对乙如何解释道歉，她只是不听。任何公众场合碰上，连招呼都不肯打，摆叫车马，壁垒分明，势成陌路。

坊间的批评，是偏着女强人乙的多。认为她愤怒有理，且刚强的性格有其极感性的一面。

的确，一心以为肝胆相照，祸福与共的朋友，不是不可以有个人私隐，而是当其他的人都知道人生大计与走向时，亲人反而落在人后，懵然不知，实在是太不顾全情面，太漠视交谊之举了。

完全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卸责任。

乐秋心气得浑身发抖，真要到那个地步时，自己的脾性一样会一发不可收拾。

“你睡不着？”英嘉成这样问。以手枕着头，扭亮了床头的灯。

“嗯！”乐秋心应：“你也一样吗？”“刚才不应该喝浓咖啡。”乐秋心想起徐永禄给她说过，咖啡对他失眠与否并没有关系，全在于是否心事重重，难以安堕梦乡。在这一点上，乐秋心与徐永禄是同道中人。

忽然之间，乐秋心有点羞愧。

怎么可以睡在一个男人身边，却想起另一个男人的言行举止来？故而，她翻了个身，也坐起来，打算跟英嘉成好好的谈。

“嘉成，这阵子我们都没有机会好好的谈一些生活上的事。”“你比较忙之故吧？”英嘉成这样答，有点酸溜溜。

原本乐秋心可以答：“彼此彼此！”然，此话一出，便变成针锋相对了。

乐秋心决定沉着气，再忍让一步。

于是她答：“应酬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说，跟徐永禄走在一起，也

不过是应酬而已，并不是认真的。

英嘉成显然语气好转了，说：“这阵子，富恒的事实在多，人人都忙，就算人闲心也不闲。”仍没有乘机踏入正题，这使乐秋心纳罕。

只好又硬着头皮，先行引路，说：“公事上有没有令你为难与不满的地方？”“还不是那老样子，难题到处都是，不一样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嫌倦吗？”“何来此言？”英嘉成说：“就算不愁衣、不愁食，我们仍是要有工作的。”还是没有透露他那大计划的声气。

“有没有想过要自己当老板了。”“你说甚么笑话？英家虽富有，但都不致于有足够财力发展像富恒的金融业务。”“不是有‘宁为鸡口，莫为牛后’这句话吗？”“若不是牛后，而是牛头，就不必苦苦去当鸡口了吧！富恒有甚么不好？”始终不露声色，这令乐秋心越发心寒。终于忍不住酸味冲天地说以下的一段话：“要说牛头呢，那不是富恒了，就拿英林集团跟之相比，就给比下去了。更何况，英林集团的后台厚，九七之前，英资在金融界必然大有油水可捞，虽说洋鬼子可能只剩这几年好光景，但光尝九二至九五年的甜头，就已经够享够长了，到时变了时势，再谋别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还是有极多人在这段大英帝国杀入直路的日子，快马加鞭捞最后一笔的，想想也未可厚非吧！”英嘉成看牢乐秋心，愣住了。

那么的不能置信，乐秋心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吗？一直以来的相处，他都不觉得乐秋心是个全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对于香港政府联同证监会不住压迫中小型华人股票经纪，要以各种手段将他们赶尽杀绝，秋心也曾义愤填胸地不知谩骂过多少次。如今的这番话，口风完全转了，为甚么？是为了这阵子以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吗？徐永禄跟英嘉成在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英嘉成知道徐永禄跟英资的金融机构关系极为良好。别的不去说它了，单是早半年交易所理事会改选，徐永禄落力的为英林集团的执行董事佐治麦丹尼拉票，还在市场上造另一名参选的华资经纪的谣言，就已经显露了那副急功近利的嘴脸。

当然，这些体会，不必在人前散播，英嘉成不是个婆妈狠毒的男人，他在事业上有大丈夫光明磊落的气概。认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明眼人必然看得出个所以然来，不劳旁人穿针引线，耳提面命。为此，连在乐秋心跟前，英嘉成也没有把这些情况提起过。

尤其是英嘉成有他的心理故障，他不屑在乐秋心及富恒其他同事面前，说徐永禄半句不是。在他与徐永禄有嫌隙之后尤然。

何必要以搬弄是非为手段，去巩固自己的地位，去赢取别人对自己的信心。这跟无知妇孺拿坊众的谣言做人情，增加受欢迎程度有甚么两样？英嘉成与徐永禄之嫌隙，除了两个人多少有权位之争外，主要是英嘉成看不起徐永禄那副在英国人跟前的讨好巴结嘴脸。

业务上头，徐永禄勇于进取，若是生意在华资行家之手，此君不择手段，不惜工本，也要抢过来。若是竞争对象是外资呢，必定借故退缩，实则引让。

这个情况，英嘉成还是要相处了一段日子，看过几宗业务处理，才敢断定徐永禄这种媚外的，打算依傍在英国人身上，趁这几年尽量捡刮的行事态度。

无法不对徐永禄反感。

英嘉成其实并不少英国朋友，单是英林集团就有好几位谈得来的老相熟。他们有甚么维护港英政府的言行，看在英嘉成眼内，也觉得顺理成章。

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红须绿眼的英国人。

到了这个香港主权即将归还的时代，产生国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要英国人牺牲英国的利益而维顾香港的中国人，未免是迫人舍情弃理，妄求伟大。

没有人活在世上偏袒自己的国家民族、家庭与亲人是不值得谅解的。

英国人何独不然。

只有中国人为讨好英国人，双手把属于中国人的利益奉献给英国人，那才可悲！那才可耻！

故而，英嘉成对徐永禄有着挥之不去的成见，因而造成业务上的心理故障而跟他不合拍。

人们，包括乐秋心在内，只看到他们不咬弦的一面，却忽视了结怨的根源。

英嘉成不劳向乐秋心诸多解释，除了他本身的性格使然，也为他对秋心有信心，认为她必有慧根所致。没想到她居然会认为现今转投英林集团才算是附骥尾的行动。

一定是这阵子跟徐永禄走近了，受他影响之故。

女人总是把持不定的，容易听人唆摆，真是没法子的事。心上有气，更不欲多言，反身便缩进被窝去，实行一宿无话。乐秋心可也是气得两眼发光，瞪着天花板到天明，无法入睡。翌日，回到办公室去，看到徐永禄送来的三打雪白玫瑰，气才稍稍消掉了。

小红把花插好之后，忍都忍不住，对上司抛下一句话：“这样子下去，真不是办法。”“说得对，就快要解决了。”乐秋心应着，随即埋头工作。小红轻轻地叹一口气。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不知道谁的葫芦内卖甚么药？小红退出乐秋心的办公室之后，徐永禄的电话就搭进来了，问：“三打白玫瑰，可否打动你的芳心，让我今天跟你吃顿午饭？”乐秋心答：“可以。”他们约在太平洋会所的西餐厅吃午饭。

同是 26 楼，西餐厅也分东西两翼，西翼名为图书馆厅。东翼则叫扒房，徐永禄因知秋心午膳时并不喜欢多吃，故此订位在图书馆厅吃自助餐。

刚走到 26 楼的接待处时，坐在那候客梳化上的一个洋鬼就站起来跟徐永禄打招呼。

“我来给你们介绍，”徐永禄说：“这位是英林集团的执行董事佐治麦丹尼，这位是乐秋心小姐！”“闻名已久，在报上也看过乐小姐的照片，真人好看得多了，真羡慕英嘉成先生。”佐治麦丹尼这样说。“我的另外一位同事若翰韦逊正好约了英先生在扒房吃饭。等会儿我再过来跟你们喝杯咖啡吧！”当徐永禄和乐秋心坐下来时，他说：“怕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了，若翰韦逊是英林集团内专责人事的董事，英嘉成对你表态了没有？”“徐先生，午饭时别说这么令人神经紧张的挖角事好不好？”徐永禄一叠连声的说好。

实则乐秋心十二万分的不自在。

一种已被人出卖的感觉，弥漫全身。

没办法，在徐永禄跟前，只能当作若无其事。

那位佐治麦丹尼真的在他们喝咖啡时走过来打招呼。徐永禄问：“要不要我充当临时侍役，为你们拿点甜品来？”还未及乐秋心回答，佐治就说：

“难得你纡尊降贵，请把各种甜品都拿一件来好不好？”徐永禄应命而去。

佐治悠闲地举起咖啡杯，对乐秋心说：“欢迎你，将要成为我们的同事了。你的英名，如雷贯耳。相信有你协助英嘉成，英林会更受益。”乐秋心无辞以对，她笑得很尴尬。

全世界的人都以为英嘉成非带着她在身边不可，独独她自知不是那回事。

午膳后，她着小红去调查，果然证实英嘉成刚才的确与英林集团的若翰韦逊有的会。

容忍有个限度，乐秋心决定今晚就要跟英嘉成坦白的说清楚这件事。

就算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随它去吧！

这预期会发生的火拼场面，竟提早在富恒的主席杜佑祺办公室内发生。

是他单独召见英嘉成的。

“嘉成，我们宾主一场，一切开心见诚的讨论。”杜佑祺这样说，就表示英嘉成有甚么事是隐瞒着他的了。

英嘉成觉得很奇怪，先是一愕，随即冷静下来。淡淡然以平日的语音说：“当然，我们一向如此。”“这最近有点转变了，是不是？”“主席，我不明所指。”“孙国栋给我报道说，好几个部门的头头都向他提出请辞，包括富恒投资的几个打理商人银行业务的经理，以及公关部的宋小姐在内。你可以解释原因吗？”英嘉成更愕然：“他们没有跟我透露过半点风声。尤其公关部的宋小姐，更非我的直辖属员。”“她是向乐秋心述职的，是不是？也许乐秋心要把自己手下的猛将带在身边一起走。”“走？走到哪里去？”英嘉成莫名其妙。

“嘉成，如果你继续以这种态度跟我商议，我们谈不出个结果来。你不妨坦白告诉我，要甚么条件才能把你，以及你的一班手下安抚下来。

“市场上已有传闻，说你拉大队到英林去，何况现今又有好几位同事辞职，理由不谋而合。”“太笑话了，”英嘉成把声浪提高：“我会跳槽英林？”

“是他们的官高薪厚太吸引了，是不是？嘉成，如果条件真如市而上相传的一千万元包底，那我就无话可说了，的确是非常可观的数目。”英嘉成差点失笑，道：“一千万元这个数目如果是包薪的话，即是说市旺，做多些生意时，可以超越此数，市淡呢，又起码以这个为基数押阵。主席，你是熟悉市价的人，知道有没有可能？”英嘉成差点想举那些女明星在影视周刊的宣传为例，动辄就说那一个财阀以金屋藏娇，一出手就是千万元，完全是夸大10倍的言论。如果有那个女人真的价值千万，财阀必定已娶她为妻，只为跟她有段露水情缘，不值这个数目。本城楼价高达三千元一英尺，女明星名下物业有几幢，每间房子又有多大？明眼人一看，心上一算，就知得一清二楚。

一千万元？开玩笑。

杜佑祺的脸色一直没有好过，说：“这当然要物有所值，嘉成，既是宾主一场，你别怪我直言，单是茂荣食品中、台两地再上市，就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佣金，只要年中有一两单这种十拿九稳的生意，市道再差，也不愁达

不到一千万元的花红，是不是？”英嘉成一听这番话，额上立即冒出豆大的汗珠来，整张脸涨得紫红，因盛怒而口唇不住颤抖。

杜佑祺误听市面上的谣言，以为自己跳槽并不打紧，要自行联想以及思疑到他英嘉成收藏着客户的生意，留为己用，作结纳新贵以及抬高身价的本钱，无疑是大大损害了他的人格与专业操守。

是可忍，孰不可忍。

英嘉成终于在牙缝里挤出话来：“我们合作一场，对我竟如此的不信任？”“话不是这么说。我只是想不明白你在茂荣食品上市上的政策。要为茂荣留力，原因何在？老实说，有几人真会如此忠厚，为客户着想？直至我收到讯报，知道原来英林以超乎常价去挖角时，我才觉得你此举合情合理。当然，茂荣只是徐永禄注意到且力争的一宗个案，还有其他的很多宗，我们无法在现阶段洞悉。总之一句话，要拉大队去英林，未免大伤富恒的元气，我们若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也请你给我三分薄面，以你个人的力量另起炉灶好了。”也算不得晴天霹雳，商场中司空见惯的是广东人所谓“反转猪肚就是屎”，一旦有利益冲突，立即反面无情，毫不稀奇，毫无例外。

在这种气氛之下，英嘉成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气鼓鼓地说：“要离开富恒，只我自己一人，其余所有人等的去留均与我无关。”“好，一言九鼎，嘉成，多谢你成全。”杜佑祺伸出手来，跟英嘉成一握。

这一握，等于接受了英嘉成的请辞。

英嘉成回到办公室去，立即闭门苦思。

情绪慢慢平稳下来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是送羊入虎口，一脚踩进杜佑祺与徐永禄联手布下的陷阱之内。

将刚才那一幕回想，就会发觉到其中有诈。

杜佑祺行走江湖多少年了，对于一个他的爱将去留会如此轻率处理，意气用事？绝对不可能。

杜佑祺在商场上是出了名的老狐狸，他要罗致谁，谁都不可以逃出他的天罗地网。

史有前例，他要把财务好手聂正延聘到富恒来为他看守那盘账目，何只礼贤下士，还不惜出动儿媳，向聂正的夫人着手，通过什么慈善妇女会结识她，且出钱出力让她在社团活动中大出风头，于是枕边细语，当然劝丈夫效力富恒去。

就算当年要打英嘉成的主意，何尝不是出尽八宝，把一班英父生前的商场好友拉拢，让他们在英嘉成母子眼前说尽杜佑祺量材而用，选贤与能的种种好话，才水到渠成。

换言之，除非某人在他杜老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他才会轻视。

英嘉成打了个寒噤。

无须要妄自菲薄，自己在富恒仍有可利用的价值。只可惜，杜佑祺一定是发现了有人可以取替英嘉成，而此人的可资利用价值比英嘉成更高更强，于是二者择一，条件相比之下，英嘉成不战而败。

这个取代英嘉成的人太呼之欲出了。

究竟徐永禄手上有什么把握，如此的感动杜佑祺的心，现阶段依然未揭晓。

其实原因已不重要，后果已到了不得不正视、不得不承担的时候。

那就是英嘉成必须离开富恒，权位让予徐永禄。

英嘉成苦笑，真不是杜佑祺的对手，布一个局，再加几句说话，就把自己的火气撩起来，堕入他的陷阱之内。

现代人一讲骨气义气，就要付出代价。

英嘉成不再受杜佑祺的闲气，他就得放弃公司要辞退高级职员所作的赔偿。

谁叫他主动请辞？谁叫他不努力沉住气？直至杜佑祺觉得非要他让出位置来不可的一日，自然只得主动贡献一个“黄金握别”，把一张填写了很多个零的支票放到他的面前，才斯斯然离开富恒不迟。

当然，这要经历一个刻苦而可能没有什么自尊可言的过程，不是很多人捱得住。

英嘉成冷静下来，才洞悉乾坤，已经太迟。

唯一令自己稍为安慰的是，他为个人尊严能付出的，是物有所值。

何必要在自己年青有为之时，要食嗟来之食？东家不打下西家，天地之大总有藏身之所。

他很爽快地打好了辞职信，交给人事部，然后又嘱咐公关部取消宝缘花屋的户口。

不必要人家出声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连带这些附属的利益，都必须自行割舍，才是正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向姜宝缘交代一声。

英嘉成提早下班，直趋宝缘花屋。

花屋设在一个高尚的百货商场内，布置得相当雅丽明亮，让人透过一大片的玻璃窗望进去，已见繁花似锦的画面，已有芬芳浓郁的感觉。

英嘉成呆望着在柜位后收银，跟客人笑语娓娓的姜宝缘，百感交集。

从前，他未曾看得起过这女子。

认为姜宝缘的一切，均由他英嘉成一手赐予，包括舒适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以及见得光的地位；穿得光鲜。吃得丰富、住得华丽；一切的一切，姜宝缘都是受惠人、承恩者。

因而，他看她，不过是平庸的、随处可见的一个女人而已。

多年来顺境生活，感情上平静无波，更生枯燥。

于是一旦与乐秋心翻起滔天巨浪似的激情，益发觉得姜宝缘的不可取。

然，如今看她呢，纤瘦的身材，精灵的五官，我见尤怜。

再加上那遭逢逆境、接受考验而显露的一身傲骨，灼灼然汇聚为一股独特的气质，薰人欲醉。

他深感难堪、歉疚。

他是太看扁她了。

英嘉成推门走进花店，随即响起了柔和的铃声，姜宝缘抬起头来，看着走进来的客人。微笑道：“是你！”不知道二人心上是不是都浮泛起一些爱情故事的情节，男主角走进女主角的花店来，买花做人情，却忽然的爱上了女主角，花全部都买下，只送她一人。

“这么早下班？还是路过？”姜宝缘说。

“不，专诚拜访。”“多谢。”“宝缘，”英嘉成讷讷地说：“刚才我通知了富恒的公关部，结束了你花屋的户口了，过一阵子，我定了去向，再帮你的忙。”姜宝缘先是一呆。随即自柜位走了出来，依然平静地说：“不要紧。我

这儿地方不多，要不要到隔壁餐厅去喝杯咖啡？”坐在咖啡室里头，英嘉成一股脑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遭遇与辞职事件告诉了姜宝缘。

姜宝缘拍着英嘉成的手，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嘉成，这些年来，你太顺境，也不是绝好的事。或会为今次的风浪，得出个事业上的突破来亦未可料，凡事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英嘉成望住了姜宝缘，感触良多，说：“宝缘，是不是我们的离异，对你都可能是福不是祸了？”“嘉成，我们现今是老朋友了，你这样子说，真叫我无从作答，要欺骗你，固非我所愿。要坦白，或许你会误会我在故意刺激你。”“我知道你不会。”“那就好。嘉成，我总要设法好好的、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是吧、生命还这么漫长，自闭与自苦都不是办法。”姜宝缘说：“就活像如今你离开了富恒，不管是被迫的抑或自愿的，老实说，也只有希望经此一役，得到一个处事上的宝贵教训，有益于将来。

若不努力的化险为夷，设法于因祸得福。是对自己不起的。”说得太对没有了。

从前，非但没有发现姜宝缘的智慧，他们夫妇俩也从未曾如此开怀的谈论过人生，交换过意见。

宝缘说得对，他们现今是一对很要好的老朋友。

离开宝缘花屋时，英嘉成挑了一大盒用白色康乃馨堆砌成的鲜花，笑问宝缘：“这康乃馨又名毋忘我吗？”宝缘点头。

“能给我一个8折？”“7折也可以。”宝缘笑。“多谢，老板娘。”随即付足了钱，再问：“是有张礼品卡附送吗？”“对。请把收花人的姓名地址填写妥，我们自会送去。”“服务一流！”说着，英嘉成就在那张小小的礼品卡上写：“请你，毋忘我！男人总是自私的，你会谅解？嘉成。”之后写好了姓名和地址，交给姜宝缘，才离开花店。宝缘看看地址，眼中就是湿濡。

柜台前的电话，正好于此时响起来。

宝缘接听，说。

“宝缘花屋。”“今天生意好吗？下班后来接你吃晚饭好不好？”姜宝缘流着两行热泪，望着那一大蓬的毋忘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电话里头的一把男声在嚷：“宝缘，宝缘，你还在吗？”“在，在。”“我说的话，你听见吗？”“你说什么了？”“我说，下班后来接你去吃晚饭好不好？”“好，好。当然好。”宝缘挂断了线。

跟前的一朵康乃馨，含苞欲滴，只为她的眼泪水稍稍溅于其上。英嘉成很晚很晚才回到乐秋心的家里去。

他心情实在差，百无聊赖地在中区踱着。又跑进会所里，管自独个儿喝闷酒，一直熬到近午夜时分。英嘉成不是没有想过乐秋心会担挂，甚至不是不知道今天在富恒发生的大事，他还没有向乐秋心交代。

然，他有点使性子，无法禁耐得住对徐永禄的憎恶与怨恨。

无可否认。在公事上的一仗，他败下阵来。

或者乐秋心早已在徐水禄的中听到有关消息，就由着他抢着居功炫耀去吧！

何必争？故而，一直拖慢了回家的步伐。

无疑，至今英嘉成才明白姜宝缘与乐秋心两个女人有自己心目中的差别，前者予他的感觉是安全，他深知自己再潦倒，在姜宝缘跟前仍有肯定的分量与地位。至于后者，对他始终是挑战，万一落难，就有可能在乐秋心跟

前矮掉一截。

在太平日子，人们需要安全感，只追求挑战所带来的刺激。

在艰苦时期呢，情势或许有异。

当英嘉成回到家里去时，情景令他吓一大跳。

大门口堂屋处放着一个皮箱子，正正是多月以前他自宝缘家迁到秋心住处时提用的那一个。英嘉成蹲下身来，把皮箱子打开，全部他的衣物已经执拾妥当，放在其内。

这是什么意思呢？下逐客令？怕再没有别个解释了吧？乐秋心竟于他辞职富恒的同时，不予他支持，还结束彼此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太忘情负义，太岂有此理了？英嘉成冲进客厅，走过走廊，直趋乐秋心的睡房。

房门是紧闭的。

英嘉成正想冲进去，立时间一个念头清晰的浮现。

那是姓乐的私人重地，这所是姓乐的名下物业。自己姓英。

法律上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个体。

感情上若有关连，还可以聚在一起生活，否则楚河汉界，河水不犯井水。自己凭什么身份冲进人家的睡房去？英嘉成气馁了。

他稍稍退后两步，终于决定回身就走。

挽起了那只简单的行李箱，他如何的来，就是如何的去。英嘉成这一夜宿于酒店。

睡不好的不只他一个人，还有姜宝缘，还有乐秋心。秋心更是狠狠的，伤心的哭了一整夜。下午她已经听到了英嘉成请辞的消息。当然是徐永禄报的讯。

人事部又是直属部门，她一下子就求证了真伪，果然已经接到白纸黑字的通知。

只她乐秋心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她吓得整个人呆住了。

从而伤心欲绝。

徐永禄以商议公事的借口，向乐秋心已然淌血的心再加戳几刀。

他跑进乐秋心的办公室，说：“有要事务必火速办理。好几位富恒要员都向人事部递了辞职信。主席嘱咐，能挽留的尽力挽留，否则动摇根本，对富恒有坏影响，这一场与英嘉成的争夺业内好手之战，非要展开不可。我恐怕有令你左右为难的地方，故此，先来跟你商量，看你意下如何？”这才叫尊重。乐秋心是这样想，口里便说：“公事公办，那几位经理如果肯留在富恒的话，最好不过。我们出来做事的人，也无非是看雇主出的条件如何，然后就跟谁办事。公平竞争，何为难之有？”“对。到目前为止，你还是富恒的属员，是吧？”那就是说英嘉成到如今这个白热化的时刻，还没有提出要乐秋心共同进退。

这一下闷棍，照头照脑的打在乐秋心头上，她只好忍着痛，作不了声。

“秋心，那就要麻烦你嘱咐人事部一声，尽量以优惠条件挽留经理级的同事，力挽狂澜，稳住大局，至于主席能否以甘辞厚币令英嘉成回心转意，则非我们的职权范围了。”这其实是孤立与杯葛英嘉成的一着，乐秋心不至于傻到看不出来。可是，你不仁时我不义，英嘉成既是挖角在先，就怪不得富恒出手在后。

乐秋心是无话可说的。自己的激愤还未平伏过来，更没有多余的心力

去理会其他。

她火速的给了一张公函式便条于人事部，着人事部经理全权跟那几个请辞的部门头头讨价还价。乐秋心也提早下了班，一心回到家里来，苦候英嘉成的出现。

乐秋心在这心神俱碎的最后关头，仍对英嘉成寄予一份希望，他会得回来好好与她畅谈一夜，一切都有个圆满的解释，令她接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毫无音讯，甚至没有电话摇回来告诉她是否会回来吃晚饭。

乐秋心于是打电话回富恒，问小红：“英先生有没有给我留口讯？”“没有。”“英先生还在办公室吗？”“不知道，要我问问他的秘书吗？”乐秋心想想，说：“不，你把我的电话接过去，由我跟她说吧！”英嘉成的秘书叫李太，是个比较年长的有经验的秘书，听到乐秋心的问话，意识到在英嘉成辞职的今天，可能有要事要把他寻着。且对方也非闲杂人等，于是说：“英先生已下班，刚有电话接回来问口讯，他目前正在太古广场咖啡屋，他嘱咐有要事可以接电话给他。”“谢谢！”乐秋心挂断了线。

当她正摇着太古咖啡屋的电话号码时，忽然的心血来潮，挂断了电话，再重新接到电话公司去。

“我想查宝缘花屋的电话。”对方一会儿答：“是不是在太古广场的一家？”乐秋心握着电话的手冰冷，说：“是。”然后她默默地写下了宝缘花屋的电话号码，再鼓起勇气摇过去。

对方是把好听的声音，说：“宝缘花屋。”“你们，有新鲜的白玫瑰吗？我是富恒企业的同事，英先生介绍来光顾的。”“对，对，对，小姐，多谢你赏光，英先生刚来过，跟姜小姐到隔壁去喝咖啡了。”对方非常兴高采烈地报道这个消息，无非想落实和加强彼此的关系，始踏入正题：“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买入的白玫瑰已经卖光了，明天给你预订好不好？”“我明天派人来亲自挑选好了。”“欢迎，欢迎。”电话挂断之后，乐秋心觉得一切都完了。

要她再为英嘉成的所作所为寻找借口，实在是委屈。

这最近的一连串事件与隐忧加起来，乐秋心愤怨得几乎认为她还未曾与徐永禄有超友谊的关系，是件很不必要的、太赏英嘉成面子的事。

爱的反面，从来是恨。

乐秋心一个箭步走向睡房去，把衣橱内属于英嘉成的衣物，都放进那个他带来的皮箱之内。然后挽到门口堂屋处，搁在那儿。

事情就是如此这般的僵着了。

富恒这几天真是满城风雨。

人事部接到主席的训令，把英嘉成应得的薪金一次过支付，等于说即日他就可以离职，他在母公司的执行董书职位，正交由公司秘书部循正式手续办理，委徐永禄继任，将由董事局提名，再转交会员大会认可。

手续只不过是门面功夫，实则上徐永禄已经接管全部原来隶属英嘉成名下的部门与业务。

英嘉成这一头离开了富恒，成班递了辞职信的经理都在富恒成功挽留，得着了加薪的回报，而转投徐永禄门下。没有一个人离去。

反而是乐秋心，稍萌去意。

这么个公认的富恒叛臣的情妇，依然大模斯样，若无其事的坐在高位，是不是有太多的狼狈、尴尬、难以为情？不知道是否自己敏感，手下的部门

已有点我行我素，对她的尊重大不如前。

譬如说，人事部迟迟都没有把挽留那班经理的加薪幅度向她报告，要她嘱小红追问，才把个给主席的报告副本送过来。

公司秘书部为徐永禄的履新而作的一切安排，根本不劳征询她的意见。是驾轻就熟，抑或架空职权，真是匪夷所思。

再下来，最令她光火的是公关部发放了英嘉成离职、与徐永禄继任的消息，字里行间，对前者贬，对后者褒，完全在她不知就里下发放。

当乐秋心责问公关部经理宋美云时，对方说：“徐先生看过新闻稿，认为可以，我们才发的。况且副本已呈送给你。”乐秋心非常的不满，加多一句：“请以后在未有我签批之前，不可发放任何文字给传媒。”“以前并非如此安排的。”“对，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离开了富恒的同事，都有一份尊严，不必在字里行间如此的踩人一脚，有失大机构的风范。”宋美云没有再造声，脸上的表情带一点无可无不可，这是更令乐秋心不满的。

秋心把小红叫了进来，以从未有过的苛刻语调说：“公关部的新闻稿是哪个时间送来的，为什么不立即交给我？”小红有点茫然，答：“我不是已经立即送进来了吗？”“你是几时接到他们的新闻稿的？”“今日。”“当然今日，我问是几点钟？”“这可记不起来了。”“你以后把文件的收发时间记清楚一点成不成，我不能每一次都向你解释事情的轻重。”小红没有立即反应，因为乐秋心的语气空前的恶劣。她鼓着腮，没有回话。

乐秋心望望小红那个不忿的表情。觉得刺眼至极，就说：“这儿没有你的事了。”小红退出来以后，双眼立即泛红。日来，谁没有成箩的委屈？只有位高权重的人才资格发泄，才有机会把自己的一口乌气喷到别人身上去吗？不管平日你对上司有多忠心，有多热诚。到头来，还是地位悬殊，格格不入。或许是家事太烦心，所以小红才这般敏感。

10

移民一事是拖无可拖了，她把母亲单独约出来午膳，希望可以母女之情，寻求一点谅解。

“妈，我跟耀华商量过了。”“他怎么说？”“他的公司才刚刚起步，开了头，很难煞地收手，一旦前功尽废，损失也很可观。”“话可不是这样说，熬下去反正没有什么前途的话，为什么不干脆结束，另谋出路。”小红心头的怒火快要忍不住燃烧到脸上来了，为什么人可以偏心到这地步，为了一己之私，而妄视他人的权益。更何况这所谓他人，也是自己的骨肉？很多事是不由你不信的，同根而生，连父母都要把他们分彼此。

小红答说：“还未走到最后一步，怎么能认定耀华的生意不外如是呢，我总不能为了我的心愿而漠视了他的。”这番话也真叫客气了，最低限度，小红表示自己是站在娘家的一面的。

可惜，母亲依然得寸进尺，道：“你大哥的年纪不少了，总不能由着他因一次失恋而一蹶不振，为他铺回一条可行的道路，人人有责。又你二弟就快要会考了，这年头，会考成绩不怎么样的话，连找间好的预科学校攻读也难，遑论升大学的机会，再下来……”小红完全没有再听下去。

她心中只一个问题，重复又重复的在响：“为甚么要冯逸红一个人把全部责任肩负？因为她有能力脱离家庭独立之故？”“你们因此并不放过我。”小红不期然地说出口来。

“甚么？小红。你在说甚么？”她母亲追问。

小红低下头去。

“你这是食碗面，反碗底是不是？”母亲骂将起来了。

声音并不轻，邻座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们。

小红不敢看去，她刚走进这餐厅时，看到有一桌子的人正是富恒的同事。

“妈，请别要我在人前出洋相。”小红压低了声恳求。

“你怕出洋相？我以为不孝不义的人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妈，请你别再在言语上放肆，容忍有个极限。”“我正要跟你说这句话。人嫁出去了，只顾两口子住高楼大厦享福，置我们于不顾。

如今求你一个方便，都难比登天，又不是要分你的身家，若将来要你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关照我们，岂不更无指望了？这么一个女儿，我认来作甚？”小红再忍不下去了，为甚么有些人会得跟亲人也反口。必然不是单方面所应负的责任。

她扬手叫侍役把单子给她。

母亲看见小红这番举动，更炸起来了，破口大骂：“才不过嫁了个有份手艺傍身的男人，就这么大架子，若你捞着个有点家底的，怕要嫌你娘家所有人低三下四，不配跟你攀关系了。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你以后也就别回来看我们。我们的生与死，跟你无关。”小红下午回到写字楼去，已经有同事带一脸的关怀，特意走来向她说：“小红，别难过嘛！家里头一定有这种无谓的纷争的。”小红连忙说多谢。

多谢同事这么有效率地把自己的担忧与出丑事火速传扬出去。

看样子，小红在家里已成了个人人心目中的罪人，娘家与婆家两面都不讨好。

她仍睡在客房之中，好多天了。

人一下了班，似乎就可以放肆地心碎了。四肢瘫痪了，脑筋停顿了。她只晓得蜷伏在客房内，一动都不动，直至累极入睡。这一晚朦胧之间，似有人在扫抚她的脸。“嗯！”小红叹息一声，问：“谁？”“还会有谁？”是那非常熟悉的口气，喷到脸上来，有一阵的温馨。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小红轻轻的咬着嘴唇，竟有微微的痛楚。多么的兴奋，竟不是梦。“耀华吗？”小红问。“嗯！”对方只这么应了一声，就把身子压上来，紧紧的抱住了妻子。“耀华，我有很多话要好好的跟你说。”“明天吧，明天才说。”“不，耀华……”根本都没有机会再讲多句了。对面楼房的灯光，隐约地透过那列花窗照进来，只朦胧地看到两个纠缠在一起的剪影。交叠着，似乎永远不要分离似。

小红心内的忧疑渐渐为兴奋所赶退。

一场暴风雨终于又为另一场暴风雨所取代了。

小红开心地陶醉在丈夫的热情冲刺之中，直至整个人整个心被对方融化。

这一晚出奇的好睡熟睡。

小红心里的安慰无以伦比。

遍天下的人都不视自己为亲人也不打紧，终究丈夫还是离不了她，还是跟她至亲至爱的。

翌晨，阳光滟滟地一早就洒进小屋里来，温暖得教人发笑。小红把粥熬好了，还赶到楼下去买了一碟肠粉回来，白雪雪，香喷喷，全放到丈夫跟前，让他享用。耀华拿起报纸一边看，一边吃粥。一切如常，是雨过天青了。小红带笑地问：“耀华，我有话要跟你说。”“甚么话？今晚再说好了。”“你少看一会儿报纸成吗？”麦耀华放下报纸，对小红说：“如果是关于移民一事，请免开尊口。所有有关你娘家的指使，都别转架到我身上来。”“甚么？”小红呆望丈夫，那么的不能置信，“耀华，你的口气怎可以这么难听？”“难听就不要听好了。”“天！”小红惊叫，“那么，昨晚你闹的是什么笑话？”“昨晚？”耀华耸耸肩，一口把碗里的白粥喝掉，站起身来，披上了外衣，就拉门出去。

门关上时，像大力的拍打在小红的心上似。

她真的惊痛莫名。

昨夜的甜美温馨，原非梦境。只不过是灰姑娘在子夜来临时的一场折子戏，之后，灰姑娘的身份还是打回原形，只不过是每天胼手胝足，努力继续家计，打理事务的一个老妈子而已。当然还要奉献最贴身的免费服务。

人们说妻子是订了长期合约的最便宜的娼妓。信焉？小红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流不下来，也吞不回去。

所有的辛酸、委屈、忧愁与劳累，都原来始终是自己的事，不会有人愿意分担。

结婚才一阵子，就已心灰意冷。

这以后的漫长岁月，怎么过？原以为跟了一个人在一起，是多了几个家庭，可以穿来插去的交往，实际上呢，如果自己吞声忍气，就会得走投无路，哭诉无门。

人生，怎么会如此这般的无奈与惨淡？当然，小红或者会想到，自己的处境比起乐秋心来，也还不算苦了！

最低限度，工作上未有严重的压力。

像乐秋心，整个富恒之内的同事，都正在张大眼睛看她如何下场？是背叛英嘉成，归顺徐永禄？抑或随英嘉成而去？人人伸长了脖子，带着好戏在后头的心态看热闹。

徐永禄已有好几天没有约会乐秋心。

乐秋心的矛盾更添几重。

跟英嘉成闹翻之后，她真想让全人类都知道，自己已经回复自由，有其独立的身份在。

并不是英嘉成的势力在富恒引退，她就须要立即表态。而是乐秋心在事发之后，才深切体会到自己公私不分，把那个职业女性的地位都押在情爱与婚姻上头，一下子赌输了，有可能连一份赖以光彩地站在人前的职业也牺牲掉。

她盼望徐永禄依然随侍在侧，最低限度可以让她有个靠山，好使她回一回气，再图后算。

如果在今时今日，连徐永禄都把她搁置一旁不予理会，那就未免太惶惶，太不知所措了。

为了人情而乱了阵脚，这还是她跑到社会上头干活以来的第一次。

因此，乐秋心对徐永禄出现的盼望比英嘉成会回头是岸尤甚。

终于，她没有失望，徐永禄在这个晚上约她吃饭。且开门见山地问：“你跟英嘉成分手了？”“我们这几天来没有见面。”“只可以这么说？”“对，只可以这么说。”“你知道这样对我并不足够？”秋心愕然。她觉得徐永禄表现的热切带一点霸道，一点咄咄迫人。

这使她不安。且也不满。

“怎样才使你觉得足够？”“下定决心，离开英嘉成，在富恒与我携手合作，里应外合。”“你的心意，我不大明白。”“秋心，富恒可以是我们的天下。”“富恒的主席姓杜。”“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办得到。”“你原来是个野心家。才坐高了一级，又立即想篡位。”“这是个非进即退的世界。”“你或者看高了我的能力。”“并不需要你处理前方的一切战役，只要富恒的大后方，你能给我看牢即可。秋心，其实你并没有太多选择，孙国栋老想找借口将你铲除。这阵子，他正在主席跟前下功夫，只是杜老要看我的意思。”“孙国栋？他为什么要铲除我？我一直是他辖下的一名好将领。”徐永禄忽尔冷笑。

“你笑什么？”“笑你天真，因而秋心，你更见可爱。”“什么意思？”“你曾当面辱骂过孙国栋，为了你辖下的那班后勤职员加薪卡，你不留余地的把他的面子刷下来，或者因此而受到英嘉成额外的青睐，却为此而种下了不自知的恶果，秋心，商场上有胸襟、有量度的人，半数是看钱银前途份上，你在这上头对孙国栋有何贡献，他需要卖你的账？”“我为他管理好这么多的后勤部门！”“知否目前个个部门的头头都伸长脖子等你的去留，看看腾出来的位置，可否由他们来取代？”闻者惊心，乐秋心差点就昏倒。

曾把下属的福利放在自己得益之上，如今落得这个收场。是否太不公平了？然，乐秋心不敢断然否认这些可能性。

谁敢说人性不是凉薄的？“所以，秋心，只有我才能维护你。”徐永禄非常自豪地说：“英嘉成过分敦厚，且有愚忠，成不了霸业，我不同。”乐秋心听了这个批评，心上稍为牵动，这是连日来最能感动她心的。于是她问：“如何成就你的霸业，有了腹稿吗？”“从现今以至九六年，金融业内的生意必在英资机构之手。华资具规模者，如富恒，如若肯跟英资联成一气，就有大利可图。很简单的一回事，有些生意英资不能全部包揽的，拨过去给依附他们的华资机构，再加上原本手头的客户，就有大把世界可捞。”乐秋心微微震惊，依然极力保持镇定，说：“富恒可以跟哪一间或哪几间英资金融机构拉拢？”“当然是最大间的代表性机构。而交易所若改组成功，理事会的代表席位不再站在华资小经纪及金融机构的一面，我们更有利可图。”“以九二至九六年这五年的利益换以后长久的前程？”徐永禄又笑得爽朗，说：“识时务者为俊杰，5年后当权者准。谁知道呢？到时再继续钻门路不迟。一声痛改前非，回头是岸，再狂拍在位者的马屁，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请放心，条条大路通罗马，到处杨梅一样花。”乐秋心打冷颤：“英林有你的死对头在！”徐永禄扬起眉毛。得意的问：“谁？”“当然是英嘉成。”“他？”徐永禄笑：“不，他打不入围。我的最后消息，英嘉成全军覆没，他没有跟英林谈得拢条件。”“你是说，他现今两头不到岸？”“可以这么说。”“是英嘉成未部署妥当就被杜佑祺知道他要造反，是这样不是？”徐永禄没有正面答，只说：“成败得失，指顾问事，且风水轮流转，英嘉成得着了今次的教训，可能在将来会打漂亮的一仗。”这一夜，乐秋心完全无法入睡，太多的蛛丝马迹使她觉得事有蹊跷。

绝对有可能是一场极大的误会。

她老盼着太阳快快升起来，照耀大地，让她看清楚真相。

一早她就直接摇电话到英林去找着若翰韦逊，彼此是同行，又是同业，都兼顾机构的人事部门。在那个国际人事事务研讨会上，他们都碰过面，于是很容易就把若翰约出来共进早餐。

乐秋心开门见山，问若翰：“请恕我冒昧，有件事要向你打探。当然。如果不方便提供答案，我会明白。”“很好，请问吧！”“英嘉成什么时候履新？”若翰韦逊愕然，一时间不晓得回答。

“我说过不方便提供答案，不要紧的，是不是在现阶段还不宜宣扬？”

“不，不！”若翰连忙答：“你的这个问题不是不方便答，而是不知道怎样答。”

“为什么呢？”“或者说得具体一点，是我没有答案。因为英嘉成没有准备效力英林，英林亦没有准备邀他加盟。”“是条件谈不拢？”“不，根本从来没有谈过什么条件。”“若翰，这对我私人来说，是件重要事。”“我是清心直说。并无虚言。你如有圣经在手袋内，不妨拿出来，让我按着起誓。”“市面传他跳槽。”“我也听到，还说一大班人跟着他一起到英林来。”“这就是说，实无其事。”“最低限度，经我手处理的人事上，没有这宗个案，从来没有，且根本不可能。”“昨天，你和英嘉成午宴。”“我不只跟他午膳，我们还很多时一起打网球，是谈得来的朋友。然，我们各为其主。他这副德性，怎能在这大时代跳槽服侍英国人的眉头眼额。我们都旗帜鲜明，立场清楚，并且互相尊重。这个朋友可以交下去。但在九七之前，绝无合作之可能，昨天我才又跟英嘉成吃晚饭。”“天！”乐秋心轻喊。

“恕我直言，是不是踩进徐永禄与杜佑祺陷阱内的不只英嘉成一人？你对他出了大误会了？”“你知道？”“不难联想，自英嘉成离开富恒后，上市生意差不多尽入英林与富恒的囊中，这是因为徐永禄跟我们的主席，透过佐治麦丹尼的穿针引线，现今如鱼得水，合作愉快。两家中英大金融机构一联手，蚕食鲸吞所有中小型华资金融公司的生意，简直易如反掌。”“你如此不避嫌的坦白告诉我？”“都已是妇孺皆知，报纸报道得已成旧闻的事，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对，愚蠢的只是乐秋心自己。

难怪连徐永禄都大言不惭的在乐秋心跟前透露声气。

不是对方大意，而只是胜券在握，且日内就有人人可见的事实，何必还作不必要的隐瞒？且，最重要的是，正如徐永禄所言，如今的乐秋心没有太多的选择。

“若翰，你昨晚见了英嘉成，他怎么样？”“还可以，是个经得起风浪的男子汉吧，正在跟另一间华资金融行洽商受雇条件。

当然，规模没有富恒的大，然，事在人为，说不定他可以大展拳脚。”早餐之后，乐秋心马不停蹄地赶回富恒去，把小红叫进办公室来，口述了辞职信，请秘书立即为她打好。

“乐小姐！”小红只喊了一声，眼眶就已湿。

“小红！”乐秋心站起来，走到她跟前去，紧紧的拉住小红双手，说：“多谢你这年来的良好服务，你的忠耿尤其深感我心。这些天来，太多意料不及的不如意事发生，人变得既暴躁，又敏感，对自己亲近的人，生的误会尤其多。包括连累你委屈在内，要郑重的请你原谅。”“请别这么说，乐小姐，请别这么说。我实在也是力有不逮，正如你说的，婚后要处理的人与事，令我措手不及。”“激情之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再加一大堆人情事理，真要命！”

是不是？”“是，乐小姐！”乐秋心与小红紧紧的抱在一起。

秋心拍着小红的肩膀，说：“请替我把信打好，事不宜迟。”“乐小姐，我也不干了，随你一道进退。”“千万不可。我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不知道前途如何，否则还可以一直把你带在身边。”小红默然，一会，才忧心地说：“不知道他们会把我调派到什么人的办公室去？”“不要紧的，你是个尽责的秘书，任何一位上司都会喜欢你。”“乐小姐，多谢你的鼓励。如果我有选择，我宁可跟随你。”可是小红并没有选择。

乐秋心突然辞职，很快就接到人事部的通知，接纳她的请辞，并同意她随时可以开始放积累多年的大假，差不多就等于不用再上班了。

她循规蹈矩地打好了跟各部门头头道别的便条，下属部门都跑进来，跟她握手道别，礼貌周周。她呢，一式一样，跑去主席室与总裁办公室，跟杜佑祺及孙国栋请辞，彼此都虚伪地跟对方作这最后的应酬。

乐秋心踏出富恒时，累得差不多要当众晕倒。

她没有跟徐永禄道别，对方也没有来找她。

这一场折子戏已经落幕。

乐秋心没有意思再跟徐永禄玩这种人际把戏。她之于他，是人生的一片云也好，是事业上一块踏脚石也罢，甚而是他借题发挥的一个对象亦不相干，深究是没有必要，且是太赏对方面子了。

至于徐永禄，他有一万个理由不跟乐秋心说再见。再奸狡的人，都可以有感情脆弱的一而，也可以有忍不住跟人结怨的执着与冲动。因此，徐永禄对乐秋心的离去，不欲、不忍、或不屑不顾，全都有可能。

乐秋心在这个黄昏，探访了太古广场，找到了那间叫宝缘花屋的。推门进去。

屋内立即响起了好听钟声，姜宝缘正在整理一个花篮，扬起头来，看见了乐秋心。

两个女人一时间都有一点点的难为情。

还是姜宝缘先开了口，说：“乐小姐，你好！”“你好！”“找我？”这是肯定的，乐秋心不至于专诚来买花。“是。”秋心有点惭愧。“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这阵子，我跟嘉成失去了联络。”“你想找他？”“方便吗？”这个问题，其实要的是另一个答案。姜宝缘当然会意。她说：“嘉成住在凯城酒店。”“嗯！”乐秋心吁一口气。

“乐小姐，他没有回家来，我相信他在等你，快去找他吧！嘉成需要你。”“多谢！”乐秋心有点惭愧地微垂下头。

“别难过，有误会、有争吵，才会有激情。你俩要走的路还长。”乐秋心抬起头来，看到姜宝缘和蔼可亲的笑貌，心头觉着的竟是一点点凉意。

她再度称谢，走出宝缘花屋。

边走边以双手环抱着自己。她太明白这一场仗，姜宝缘并非全军尽墨的一个人。

一个肯把自己的胸襟勉力拉到如此宽阔的女人，必有令人谨记与感动的地方。

尤其是经过这一役，姜宝缘更站于不败之地。

新欢可以战胜旧爱，但妻子不能取代一个通过考验与患难而建立永久感情的好朋友。

姜宝缘现今的身份，高贵且屹立不倒。

不可能再希冀斗赢她了，只能此生此世，让她在精神上与自己共存共荣。

来到了凯城酒店的大堂，站在那一排通上房间的电话之前，呆望着电话，久久没勇气拿起来。

为什么呢？是怕续不了前缘？抑或是怕续前缘？两者都是为难。

不是没有发觉心底藏着的对英嘉成的情与爱，只是，激情之后接踵而来的永远是一连串不会磨灭，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的生活困难与阻滞。所有曾有过的欢愉都只会成为追忆。

是很令人气馁，心灰的一回事。然，生活仍是要持续下去。

既如是，总需要一个自己心爱的伴侣。

乐秋心轻叹一声，终于拿起了电话，对接线生说：“英嘉成先生的房间号码？抑或请你代我接上去？”耳畔回答的声音如许熟悉。

“英先生不在房间。”乐秋心缓缓地放下电话，回转头来。

似过了千秋万世。

英嘉成喊了一句：“秋心，你终于来了！”他们紧紧地相拥着。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乐秋心问都没有问，英嘉成怎么会知道她终于来了。

于是英嘉成也毋须再坦率地告诉她，是姜宝缘通的风、报的讯。

彼此都明白到，有些事，有些人必须在对方跟前，擦出局外。

姑勿论再有没有激情，都需要重新开始。

是一个艳阳天。

中环花园道的圣堂内，站着一对新人。

在神父挚诚的祝祷之，结成了夫妇。

他们圈着手，走出教堂时，赶来了一个嘉宾，小红。

小红是满头大汗的，喘着气的才在这最后一分钟赶至。

她几乎感动得要哭出来了。

自从乐秋心走出富恒的大门之后，人事部通知，由公关经理宋美云接替乐秋心的位置，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后人们才洞悉内里乾坤，传出英嘉成跳槽一事，只不过是杜佑祺与徐永禄迫走他的一个骗局，请辞的一班经理，全是过档到徐永禄门下去的人马，无非做个样子，布个烟幕，让英嘉成觉得冤屈，自以为无从解释，忿而拂袖而行。论功行赏，固然以挽留为借口，加了各人的薪金。乐秋心不肯归降，那就提升宋美云，更是意料中事。

宋美云有自己的心腹秘书任俊萍，然，为了接任方便，仍要人事部把冯逸红留在她身边帮忙着办事。然，不论是声望与地位，小红都给任俊萍比了下去。

任俊萍是个有风驶尽里的刚升为城隍的水鬼，笑得阴恻恻地，对小红说：“小红，我们现今当真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要好好的联手服侍宋小姐，是你说的，何必要望那条船沉？”这以后，小红在任俊萍的作威作福之下，日子当然不会好过。

她有想过辞职不干，徐图后算，或者跟在耀华身边，到他的店上去帮帮忙，也未尝不好。

正打算好好的跟丈夫商量时，这一晚，麦耀华很早就回家里来，脸色不大好。

小红问：“你不舒服？”“没有什么？心情恶劣之故。”“有什么事

吗？”“小红，”耀华握着妻子的手：“这阵子公司的生意毫不稳定。很多外账到期，都总是拖着没有给我们结算。自己欠负的街数呢，刻不容缓地要结清。再这样子下去，怕只有结束营业了。”小红叹一口气，说：“别担心，恶势总会转过来的，人不可能一辈子行歪运。是不是？”“小红，谢谢你！我一直为了生意不景而影响心情，以致有时疏忽了你的感受，你不会怪我？”

“不会。怎么会？我们是夫妻嘛！”“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吧？”“不会，放心。”“娘家那儿，你应付得了？”“没问题，一阵子的不高兴、不满意，总会过去的。到底是一家人、亲骨肉。我不担这个心。”“这就好！幸亏你有份如意的职业，家里其中一人有了安定的收入，总是比较妥当的。”“是。”小红没有再造声。

翌日绝早就回到办公室去。把任俊萍交待下来的功夫都尽快做妥，才算正办。

连这一日，是乐秋心的大喜日子，为了要赶上参加婚礼，小红都要对任俊萍额外讨好，一早就关照说：“萍萍，我今午要提早 12 点出去吃午饭，你不介意吧，如果宋小姐找，请你替我美言两句。反正有你坐阵，宋小姐就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了。”还是如此这般的落足了心机，才能早一点出来，赶上参加乐秋心的婚礼。

小红的出现，叫乐秋心义高兴，又感慨。

喜孜孜的场面，只有一个宾客凑高兴。

倒不如只两个人行完礼，就度蜜月去来得干净干脆。

当然，小红是自己人，她不会见笑。

自己人，只得小红一个，怎能不叫乐秋心叹息。

当他们把婚讯告诉英母时，老人家不置可否，只道：“你们决定下来的事，告诉我一声也就可以了。”英嘉成问：“妈，你会为我主持婚礼？”“这么巧，我答应了几个朋友一起到日本去一转，顺道把孙儿带去狄斯尼乐园耍乐。

婚礼呢，也不是你的第一趟了，没有什么值得紧张的吧！”英嘉成无话可说。

乐秋心也唯有苦笑。

在还没有上新工、重新打天下，吐气扬眉之前，更不欲骚扰朋友了。

人们多是跟红顶白。

谁个叱咤风云，怕是不相不熟的都会跑进婚宴去，签个名，鞠个躬，沾一身的光彩。

英嘉成与乐秋心太明白自己的处境了。

故而，小红能在她的百忙中赶来，致最挚诚的祝福，也算是一份媲美阳光的温情。

英嘉成在婚前的几天，给姜宝缘摇了一个电话。

宝缘说：“祝福你！”之后，双方都觉无话，就挂断了线了。

小红陪着一对新人走出教堂，紧紧提着新娘子的手说：“我送你的结婚礼物跟你送我的，差得实在太远了。”“心意的分量是相同的，是不是？”

“是。”“小红，多谢你。”“不，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乐小姐，在你那儿，我学到很多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你是我的老师。”“在为人妇的一课上，你可是我的前辈了。”乐秋心笑。“有什么要教导我的？”小红的眼珠子转动着，想一想，说：“是谁说过的话呢？激情之后，总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千

种人情，万般事理，弄得人筋疲力竭，可仍是要生活下去。婚姻是激情的终结，是生活的开始。”对的，乐秋心想，她和小红都明白过来了。

激情可待成追忆。

生活还是能在不断的奋斗之中，发现有极多的期盼。

金黄色的温软的阳光投射到圣堂前的一对新人身上，似在降福他们，让他们手携手心印心，地老天荒的相伴着生活下去。

